

陳昌浩著

# 近代世界革命史

卷二



MG  
K14  
4

# 近代世界革命史

(二卷)

陳昌浩 著

1939



3 1762 7001 9

目錄

第一章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一五六

第一節 革命前法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二

第二節 二月革命與臨時政府.....八

第三節 六月暴動與資產階級專政.....二一

第四節 資產階級立憲共和國及其瓦解——路易拿破崙的政變.....三一

第五節 總結.....四八

第二章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五七——一五三

第一節 德意志是怎樣沿革來的.....五八

第二節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七五

第三節 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九三

第四節 維也納十月革命.....一一一

第五節 反動時期.....一二七

第六節 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的工人運動及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一二九

第七節 總結.....一五一

第三章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一五五——三〇二

第一節 北美民族獨立與北美民族統一運動……………一六〇

第二節 波蘭、匈牙利、斯拉夫的民族運動……………一九〇

第三節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與統一運動……………二一八

第四節 德意志的民族統一運動……………二二三

第五節 愛爾蘭問題……………二五四

第六節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二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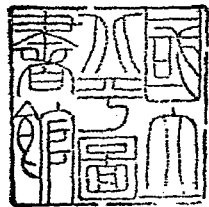
第七節 歐美民族運動的經驗教訓……………二九四

## 第一章 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

自「共產黨宣言」公佈之後，法國的二月革命就爆發了。這次革命是全國大多數人民——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貴族統治的革命。這次革命的爆發，仍然是工業資產階級領導，亦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由於法國無產階級之形成與發展，他不僅出現於歷史舞台與資產階級一塊共同擔負革命的使命，而且還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來負擔這一革命的事業。不僅如此，這次革命還有它最主要的特點，即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發展，使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的進程中，走上與資產階級作第一次互爭統治的偉大門爭，開闢了無產階級鬥爭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同時，這次革命不只是震蕩了法國，而且異常急速的波動到全歐陸，特別是與、普、意諸國，緊接二月革命之後，與、普、意諸國的革命就爆發了。由此，可知法國二月革命的重要性。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以下的問題：

一，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點何在？它與法國十八世紀大革命及十九世紀



三十年代的革命有何不同？

二，在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起了什麼作用？兩方的立場如何不同，各方追求如何不同的目的？

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如何轉成爲公開的鬥爭，這種公開大門爭的意義何在？無產階級失敗的原因如何？

四，小資產階級在這樣的鬥爭中，處在怎樣的立場？

五，這次革命的結局如何？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何在？

六，這次革命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 第一節 革命前法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

路易腓立浦的統治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後，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前，這就是法國的路易腓立浦的統治時代，或者說是「七月王政」時期。路易腓立浦統治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呢？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上面說道：

「路易腓立浦時代，統治法國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之一部分，即所謂金融貴族：如銀行家，交易所鉅子，鐵路大王，

煤礦大王，鐵礦主人，森林主人及一些與他們聯合的大地主等。這一部分資產階級，欽定一切國會中的法令，所有國家官職，上自內閣，下至煙草局，無一不由他們支配。」（此後引文均見俄文本『馬克思選集』第二卷）

在這個代表金融資本家與大工業資本家利益的路易腓立浦統治時代，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在政治方面，王權是稍稍加有限制。選舉法稍稍有所改變，選舉資格由三百法郎減到二百法郎，被選舉者的年齡，由四十歲減到三十歲。因此，選民由十一萬增至二十五萬。第二，在經濟政策方面，這個『專為剝削法國人民的股份公司』，爲了銀行家與大工業家的利益，厲行極端的保護政策，施行極高的關稅。因此，法國資本主義在七月革命後，發展很快。例如，工業品的出口，在一八三〇年不過值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在一八四七年已增至八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對外貿易總數，在同一時間內，也從一、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增至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鐵的出產，從七一四、〇〇〇噸增至一、六五八、〇〇〇噸；工業消費的煤，也由一、七〇〇、〇〇〇噸增至五、一五三、〇〇〇噸；國內蒸汽機在一八三〇年還很少，而到一八四七年已有四八五三部，約六二〇〇匹馬力；鐵道線長度在一八二五年只有二三公里，而到一八四八年已達一八三七公里，在建設中者約二八七〇公里。至於國債之擴充，正是銀行家交易所主之所期望的，一八四七年終，法國國債已增至二五

七、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至於對於法國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復施行許多新的捐稅；對於工人，則施行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此外政府亦如英國一樣，施行『穀物條例』，而尤利於地主，不利於一般工業資產階級。

總之，路易腓立浦的統治，只是爲了極少數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宰制全法國的人民，就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也因爲大資產階級之壟斷金融、貿易、生產以至政權，也弄得無可忍受。這樣，就不能不引起法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造成革命不可避免的社會因素。

階級關係  
的新變化

一、工業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一則對於金融資產階級之獨佔權利與擴充財富表示吃醋，二則由於自己的經濟勢力相當脹大，亦要求更順利的更普遍的發展資本主義，因而，對於現存制度表示不滿。因爲『這制度的本身，是有害於工業、農業、海運業的利益，及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至於在政治上，由於金融貴族的把持，使資產階級中之最大部分，因高額選舉資格的限制，被拒絕於政治權利之外，而更加憤怒，這種政治權利是資產階級本身利益之發展上所必需的。馬克思說道：

『真正工業資產階級構成公認的反對派的一部分，就是說，它在國中  
所代表的地位僅僅是少數派的地位。當財政貴族獨霸的趨勢愈加明朗，當它



已經血肉橫飛的鎮壓了：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以及一八三九年的暴動之後，它自己愈加覺得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是鞏固起來的時候，那末，它（對於財政貴族）的反對派的地位是愈形堅決。」（『法蘭西階級鬥爭』）

然而，在這般資產階級的反對派中，一部分只是要求減低選舉資格，藉以獲得權力，並謀與王政妥協。但另外還有一大部分的共和派民主主義者，則要求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國，甚至還有下層一點的分子，還擁護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二，小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連農民也在內，自然是完全擯出政治權力之外。特別在經濟地位上，農民因新的賦稅之壓榨及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使廣大破產農民之流入無產階級與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一八三〇年農村人口佔全法國人口百分之九十，而到一八四七年則只佔百分之六十）而對現存政權表示不滿，就是中農亦多因借債而失去自己的土地。城市小資產階級亦感覺其生活地位之日益惡化，這樣就使他們普遍的對現存政權不滿與表示反對。

三，工人階級。一八三九年運動失敗後，許多勞動運動的首領（如勃朗基等）被捕，工業無產階級與手工業勞動者的力量都受到很大摧殘，且失去了他們許多的領導成分。一八四四年，居在法國的德國詩人梅涅曾這樣寫道：『支配法國的，是極平穩的、陰沉的、冷酷的、朦朧的世界。』但是正在這『朦朧的世界』中，勞動大眾的力量却又在成熟着。他們因生活的痛苦，政治上的束縛，於是路

易勃朗與勃朗基的思想，又在工人中醞釀起來，不滿意於現在政體的怒火，是日益昇漲着。

當此金融貴族獨攬大權，暴戾恣睢，橫行無忌之際，於是在法國人民之中，無論是大部分的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無不怒目相視，表示與現存政權不相容。他們在一邊，統治着在一邊，這中間的矛盾，在革命前兩三年間就開始提昇到第一位。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來向民衆呼號與求助民衆，不過他的要求與民衆的要求又大異其趣而已。這是革命爆發的一般社會原因。

### 革命的 激動

一八四七年是歐洲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多事之年。這時法國情形怎樣呢？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上這樣說道：

『因爲兩大經濟的變端，加深了國內已存而普遍的不滿，促動了暴動的風潮；一八四五與一八四六年的馬鈴薯的腐爛與歉收，因而加強了人民中一般的騷動，一八四八年「物價的」騰貴，在法國以至全歐洲，引起了流血的衝突。人民爲着必需生活資料的鬥爭，正與財政貴族們的狂妄，遙相對照。在下參議，有參加飢民騷亂的人，橫遭殺戮；在巴黎，則有皇家的惡棍，逃出法網。促成革命爆發的第二種經濟的變端，是英國的工商業的總危機：到了一八四七年秋季，

這種危機，畢竟在倫敦做殖民地生意的破產商人中，爆發起來了。於是各農業銀行的破產，與英國許多工業區的工場倒閉，接踵而至。當二月革命爆發時，對於這種危機的善後辦法，還沒有收到效果。」

這種國內國外經濟上的大變亂，固然予勞動者、農民、小生產者以非常不幸的打擊，而對於資產階級不良影響亦大；因此他們對於財政貴族的專制主義，是忍無可忍了。於是資產階級極力號召民衆，威脅政府。資產階級喊出的口號只是咒罵政府「混蛋」，然而民衆口中喊出的口號，則是「打倒惡棍」，「打倒殺人犯」。於是巴黎及各地民衆起來了，他們大有不推翻王政不止之勢。可是，這時法國工業資產階級，大不同於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是在他們看清這時的民衆力量，使他們顧慮特別大了。法國資產階級所首先注意的是改革選舉，以擴充他們在國會的權力。誰知當「革新宴會」舉行之時，政府毫不對他們讓步。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國會開會，國王親臨演說，堅決反對關於選舉權的任何改革。資產階級的選舉人，就定於一八四八年一月召集宴會，隨後改到二月二十二日。政府則預先從事阻止這個宴會的舉行，並擬以武力干涉之。那時，資產階級中不自由派，甚至共和派，也自信沒有抵抗政府的能力，本已拋棄自己的計劃。然而，巴黎的無產階級却毫無顧慮的走上前鋒，跳上革命的政治舞台。這時在政治上影響工人羣衆最大者是路易勃朗。從此，法國革命的大風暴又是一觸即發了。

## 第二節 二月革命與臨時政府

法國革命的第一時期（從二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四日）——即革命的開幕時期。

革命  
爆發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宣佈翌日舉行宴會，政府果然加以禁止。是日（二十二日）巴黎的工人、學生、市民，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並高呼『打倒基佐，改革萬歲！』的口號，一直向巴黎中心區衝進。當政府軍隊出來開槍彈壓時，民眾即迅速進入附近房屋內，施以抵抗。到傍晚時，郊外工人區域已築成巷戰工事，翌晨（二十三日）即與軍警大規模衝突。政府決心為鎮壓這次暴動起見，即召集三大中等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國民自衛軍，但民眾竟拒絕參加彈壓，其中一部分竟響應叛亂；他們認為打倒基佐與改革選舉，正是有利於自己的。政府見勢不利，為了緩和民眾戰鬥情緒，乃下令罷免基佐大臣職。消息傳至全城之後，資產階級對於這一消息，都與高采烈，宰相慶幸。而一般羣衆都大以為不足，戰鬥雖暫時停止，然而工人區羣衆仍守着堡壘不動。當時，政府正準備進攻，並命令一個最殘暴的武夫步岩（Bugeand）為軍隊總司令，於是暴動

民衆的怒火，又重新燃燒起來。同時，在軍官署前面又發生了所謂「鳴槍的『歡會』」，軍隊與民衆的衝突，致民衆死者十五人。羣衆到處喊叫，奔入各街道中。而激進的共和派，民主派的領袖們則作激烈的演說，要求復仇。於是工人示威遊行又起，無數的示威隊伍，高唱『採用共和，懲辦元凶』的口號，通宵不停。翌晨（二十四日）巴黎全城築起了巷戰堡壘，民衆毫不以新組成的『自由內閣』爲滿足，仍是繼續戰爭，暴動方面的勢力益大，而國民自衛軍，在政府看來，又幾乎全不可靠。當着羣衆一步一步的進逼到推勒里王宮的時候，路易腓立浦見大勢已去，來不及整裝，就越牆逃走了，巴黎革命市民遂佔領了王宮。『七月王政』從此推翻。二月革命就這樣勝利了。

『二月革命是一個美麗的革命，是一個普通同情的革命。因爲反抗王政的革命中所暴露的種種矛盾，還未發展，它們還在一個牀上伴睡着。而構成這些矛盾的內在的社會鬥爭，也還只是憑空的存在在詞句上，存在在口頭上。』（『法蘭西階級鬥爭』）

在這次革命中，資產階級極力慫恿民衆：『民衆們：路易腓立浦屠殺你們，不亞於查理士第十，現在要把他送到查理士第十那裏去。』他們渴望民衆造成自己的勝利。民衆——特別是工人——則堅決要求實現『博愛』的樂園，即，『社會』的共和國。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革命勝利的成果毫不隱瞞的，又落在資產

階級手中。打倒金融貴族統治之後，接踵而至的就是一般資產階級的統治。

臨時政府  
與第二共  
和國的宣  
佈

在二月巷戰中所組成的臨時政府，按它的成分說去，彷彿是參加革命的各階級的同盟。政府要員共十一人，然而，其中大多數代表是工業資產階級，如亞拉哥、莫洛、拉馬丁等均是。律德魯·羅林、佛羅孔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至於無產階級，則只有兩個代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和一個工人亞爾伯特（Albert）。顯然地，在這臨時政府中，是存在着彼此敵對的階級。從政府組成之日起，從前還是隱蔽着的社會鬥爭，就開始顯然的暴露出來。資產階級則極求獨佔這一統治地位，不容他的同盟者——特別是無產階級分佔其利益，甚至連共和國也遲延而不宣佈，自然更談不上實現什麼工人夢想的『社會共和國』了。當着巷戰的戰士們向着政府首要分子拉馬丁要求頒佈共和國的時候，他的答覆是：『共和國應當經過法國人民選舉，巴黎無產階級不應該用篡奪手段來污奪自己的勝利。』

而在另一方面，所有的政府要職，已經在政府資產階級分子與軍官、銀行家、『國民報派』律師們中間分配就緒了。

然而，在工人方面又怎樣呢？他們在『博愛』『友誼』的煽動之下，在前仆後繼的肉搏之中，就一眼望着勝利之後就立刻會來一個『博愛』的共和國。何況

當時全國政治中心的巴黎，在國內變亂的俄傾間，是在工人勢力的統治之下。工人們急於選派自己的代表到政府中去，那知至二十五日午間，臨時政府組成之後，還不宣佈爲共和國，於是問題就發生了。

馬克思這樣敘述道：

「這次工人們決定再不要像一八三〇年那樣受騙了。他們準備用武力來爲實現共和國而堅決鬥爭。拉斯配龍受着這一委託，前往「臨時政府」辦公廳，他代表巴黎的無產者，命令臨時政府宣佈共和國，假令這個人民的要求不能在兩小時之內實現的話，他就率領二十萬人退轉去。死難者屍身未冷，堡壘還未撤去，工人的武裝還沒有解除，而能夠和他們對抗的武力，只是國防軍。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局智慧上的疑難與臨時政府法律上的顧慮，頓然消失了。兩點鐘的時間還未過去，而巴黎的一切牆壁上，就已經出現了這樣偉大的歷史詞句了：「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法蘭西階級鬥爭」）

法蘭西共和國在工人階級的威迫之下，表面上宣佈了。雖然它是基於普選權的共和國。可是，事實上，只是表示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或者說，是一切有產階級與金融貴族們共同取得了統治。即佔選民大多數的農民，亦無非是普通的私有財產者。至於工人呢？馬克思說得好：

「在七月革命中，工人們奪來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在二月革命中，他們奪來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政體。同樣地，七月君主政體被迫的宣佈它是『共和立憲的君主政體』；二月共和政體被迫的宣佈它是『社會立憲的共和政體』。巴黎的無產階級達到的就是這樣的讓步。」（同上書）

巴黎無產階級打出來的是實際江山，老是屬於資產階級，而自己所得到的只是表面上的『讓步』。自然，他們就一天一天的明白起來，總想爲着實現自己的實際利益而鬥爭，他們想實現的，是這樣的『社會』共和國，即改變現時的社會制度，工人也得到社會平等地位的那樣共和國。

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兩大階級利益的懸殊，要求的歧異。二月革命勝利後，他們中間的鬥爭，是顯然的發展起來。無產階級正在以獨立的立場踏在歷史的先頭；同時，也就招徠了全部資產階級的法國起來反對它（無產階級）。

無論工人們正在那裏爭取實現所謂『社會』共和國，而資產階級却在極力加強與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即使工人從政府方面，一時得到了若干諾言，但是資產階級不使之見於實現。即使工人選派了自己代表到政府中去，但是資產階級極力排除工人在政府中的附庸地位。總之，使這一革命的勝利成果，

完全落在資產階級手中。

盧森堡  
委員會



工人所急切要求於共和國的是什麼呢？就是「勞動權」，他們在路易勃朗主義影響之下，以為政府能夠保障勞動的權利，則工人生活地位就可以改善，在政府內部只要有勞動機關，則勞動權利然後才有保障。這大概就是「社會」共和吧！

這在二月二十五日的時候，巴黎勞動者就在政府辦公廳前面舉行示威。工人馬士（Marche）跑進辦公廳內喊道：「人民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意思，人民如果不得到一道命令，宣佈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存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散去的。」政府要人——拉馬丁從各方來避免對馬氏問題的答覆。於是馬氏氣沖沖的說道：「不要說空話啊！這種政治的把戲也要夠了！人民是主人翁，他們命令這些公僕以命令宣佈勞動權，不要遷延吧！」（見李卜克內西的「三月十八及其相同事件」）

不錯，政府曾經被迫的接受了路易勃朗的提議：公佈過這樣的法令，即「法蘭西共和國當以工作保障工人的生活；它當為一切國民找到工作；它承認工人有聯合之權；臨時政府屬於工人的，它從平民所得的百萬法郎轉給工人」。可是，法令還是法令，法令公佈之後，政府毫無動作。馬克思關於這點，曾經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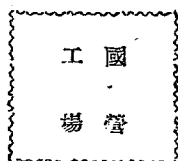
「幾天之後，它已經將它所允許的事件忘却了，他的心目中是沒有無產階級了。於是二萬工人們列隊到辦公廳，大呼：勞動的組織！成立勞動的特別內閣；臨時政府為了反對這種熱潮，經過長時間討論之後，就任命了一個特別的經常的委員會，並委託它去「研究」改善勞動狀況的方法。這個委員

會是由巴黎的各手工業組合的代表組織成的，而以路易勃朗、亞爾伯特爲主席，盧森堡宮爲其辦公地方。這樣，工人階級的代表，就從臨時政府的會址中被驅逐出來，而臨時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把這個實際的憲法改權完全的拿在自己手中了。」（法蘭西階級鬥爭）

由此，可見二月二十八日成立的「盧森堡委員會」無非是政府「資產階級要的一套妙把戲，目的在於把工人階級的代表從政府中驅逐出去，藉以完成自己清一色的統治地位而已。同時，還在工人中可以散佈這樣的煙幕，彷彿政府是代表工人的，藉此以緩和工人的鬥爭。工人階級之受到這樣的欺騙，也就剛剛證明路易勃朗主義——所謂「勞動組織」學說的破產。馬克思接着說：

「工人們大體上同資產階級一塊共同幹出了一個二月革命（馬克思在該書後面又指出：「二月共和國是工人階級奪來的，不過在資產階級的消極援助之下。」——編者註），現在工人們想與資產階級併列起來貫徹自己的利益，彷彿在臨時政府中，他們也在資產階級大多數的旁邊安置了一個工人。「勞動的組織呀」！但是，僱傭勞動，這就是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勞動組織。沒有僱傭勞動就沒有資本。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勞動的特別內閣呀」！但是，難道財政的商業的公共事業的內閣，不就是勞動底資產階級內閣嗎？在它們的內閣旁邊來一個勞動的無產階級內閣，這個內閣

一定是沒有力量的內閣，一個白開心的內閣，一個盧森堡的委員會。工人們既相信能夠與資產階級連在一塊去達到「自己的」解放，因而他們也相信在法國國環之內，能夠與其他資產階級國家連在一塊去實現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同上書）



資產階級對工人耍的把戲，還不止於一個『盧森堡委員會』。二月二十七日，政府又下令組織國營工場（National Workshop）（這是路易勃朗在盧森堡委員會所極力主張的）。政府的目的，在於向勞動者證明路易勃朗思想之愚妄，使勞動者親身去試驗自己所相信的『社會主義』（即路易勃朗的社會主義）之無出路，藉此以撲殺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同時，又增加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負擔，激起他們對工人們的不滿，分裂工人與小資產階級，藉此以奪取小資產階級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共同來反對無產階級。

妙極！國營工場於三月一日成立於巴黎。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到一八四八年因受革命影響愈形嚴重。法國全境失業者的日增，單在巴黎一處，三月已有五萬人，四五月間已達十萬人。失業者成羣結隊的湧到國營工場來，除巴黎之外，在里昂、馬賽、蘭德、魯安等地也組織起來。失業者在這工場內作工，所作者並非生產工作，多半是挖土築城。這種工作，並非人人做得來的。所以每人每

週只做兩日，每日給工資二法郎（以後減至一法郎與半法郎）。至於主持工場的人就是工務大臣託馬斯，這人正是路易勃朗的主要政敵，也是敵視工人的健將。資產階級任命這樣一個極端反對路易勃朗的人來實行路易勃朗的理想，這真是太聰明太滑稽了。工場內面，厲行嚴格的管束與粗暴的待遇，生活的惡化更不待言了。自然工人們就不滿意啊，於是聰明狡猾的資產階級及託馬斯就馬上回答工人們說：『這就是你們所「希望」的社會主義呀！這就是勞動權呀！』

政府供給在國營工場的這批錢又是從那地來的呢？資產階級在這一點更是聰明得很，不但弄錢的好機會到了，同時破壞工人與農民聯合的機會也來了。他們藉維持國營工場的經費之故（主要的是好大肆剝削法國人民，自己從中漁利）就立刻在國稅上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的附加稅（即每一法郎上增加四十五個生丁），用這種對一般人民的稅收，來代替對銀行家工業家及投機者的稅收。這種稅收就成爲農民的主要負擔，於是馬上引起廣大農民及小手工業主的不滿，甚至引起農民的叛亂。這時，政府就有詞可借了，政府對工人說：『這種稅收，主要是從地主與大發財人那地來的』；但是，對農民說來又不同了，它不但告訴農民：『這是爲了要養活工人，是工人要你們加稅呀！』，同時還大肆造謠說：『工人不但要使你們加稅，他們還要奪取你們的土地，實行社會主義咧！』。因此，農民對附加稅的憤怒，就立刻轉爲對國營工場以至對一般工人的憤怒。農民說：『國

家的勞動年金——這就是社會主義呀！」，「要我們增稅去維持寄生者呀！」於是，農民就視勞動者爲仇敵，謂國營工場爲懶惰者的避難所。這不但使工人階級陷於孤立，同時還使資產階級抓住農民來反對無產階級。

「農民担負了二月革命的費用——並且，他們組織了反革命的主要軍隊；從此以後，在法國農民看來，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稅繳給國家，而巴黎的工人則是他的浪費者。」（『法蘭西階級鬥爭』）

資產階級分裂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接合，但不以此爲滿足，同時還進一步的去分裂無產階級本身，而使工人階級中這一部分與別一部分對立起來。資產階級在國營工場內抽出一部分工人成立軍事組織的『第二勞動軍』；並且在巴黎及各地招募十五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多半是流氓無賴之徒）組織二萬四千人的『動員隊』（每人每日領受一個半法郎），使之成爲自己的武裝力量之一部，增強反對無產階級的武力。然而，『這次資產階級在國營工場中却做錯了，也如工人在青年動員隊中做錯了一樣，資產階級建立了騷亂的軍隊，但另一個目的是達到了。』（同上書）這就是說：勞動者在國立工場中已被組織起來，與一部分被武裝起來了。這就替爾後的鬥爭中，特別是六月暴動中培養了一部分工人暴動的力量。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是上了當。可是，破裂勞動者的關係，組織青年動員隊，資產階級是收到他的效果，達到了他的目的。

三月十七  
日與四月  
十六日的  
運動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暗鬥是在一天的向前發展着，由於這些種種的欺騙，臨時政府卒使勞動階級日益陷於孤立。但是農民對於政府的賦稅政策不滿，不管政府如何嫁禍於工人，而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政府中間的矛盾還是存在的。政府爲了緩和農民的不滿，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工人階級起見，於是頒佈了四月九日進行立憲會議選舉的公示，同時極力準備資產階級完全當選。照這樣下去，資產階級的勝利，已是手到前拿的事。此時勃朗基已從終身禁錮的監獄中釋放出來，他看透政府的陰謀；他準備了在三月十七日舉行巴黎羣衆大示威，目的在於：（一）挽回政府走上革命的道路，迫使政府在可能條件下清除其中資產階級的成員；（二）要求延緩國民會議與國民軍的選舉日期，使羣衆方面可以從事準備。但是事實上國民軍中間的資產階級，却在三月十六日舉行了一個反對臨時政府的示威，這般資產階級者們跑到政府辦公廳去，高喊：『打倒律德魯。羅林』的口號，要求政府趕出左翼分子。因此，左派所預定的三月十七日示威，其性質，就不能不完全改變，原爲向臨時政府示威的運動，就一變而爲擁護臨時政府的運動。這天羣衆示威者的口號是『律德魯·羅林萬歲，臨時政府萬歲！』這自然就更加鞏固了資產階級在臨時政府中的地位。

四月十六日，民主派又組織新的示威。大批工人們集合於馬爾斯及意皮德魯

姆廣場，準備國民軍總司令部的選舉。馬上，資產階級大造其謠言，說「工人武裝隊伍在路易勃朗、勃朗基、加貝等領導之下，企圖暴動，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共產政府」。同時他們在一小時之後，召集了十萬有武裝的人，政府辦公廳都由國民軍把守，並高呼「打倒共產主義者，打倒路易勃朗、勃朗基、加貝！」而廣大示威的無武裝的工人及民衆，則打起許多旗幟，上面寫道：「勞動的權利、勞動的組織」，「廢除人對人的剝削」。結果示威遊行是被驅散了。資產階級正以此藉口調遣外面的國民軍，回駐巴黎。

馬克思說：

「所以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迫在眉睫的鬥爭中，一切優勢，一切險惡的地位，社會中一切中間階層，都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十六日，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內醞釀起來的兩大階級鬥爭的前哨衝突。」  
(同上書)

國民會議  
與真正資  
產階級共  
和國成立

資產階級（金融貴族也在內）在臨時政府中的勢力愈益鞏固，他們爲了對付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不能不極力拉攏小資產階級、農民、地主以至保王黨分子與牧師，目的在於包辦國民會議的選舉。他們事先在各地竭力煽動，在農村中利用教會牧師的宣傳，造成許多關於「均產」與「共產」的謠言，城市

中的小店主甚至手工業者，也同樣驚懼『共產』之說，許多人來擁護資產階級。國民會議共九百五十個議員中，資產階級共和派佔大多數，其中還有不少的來自鄉村的保王黨與牧師。路易勃朗之當選是所得票數最少的一個。

在五月四日的國民立憲會議中，無疑義的，是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臨時政府宣佈解散，法蘭西正式共和國成立，由國民會議選舉了執行委員五人，組織政府最高機關。這是資產階級清一色的政府，這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如果說在二月革命以後五月四日以前，法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還是多多少少帶着一種暗鬥的形式；那末，從五月四日以後，這兩個主要階級的鬥爭，就進到公開的鬥爭，同時這兩個主要階級的鬥爭也就真正走上法國歷史的首位。

如果說，二月革命後所宣佈的共和國，是被迫宣佈的，是工人還有一小分的，是資產階級統治至少受些威脅的共和國；那末，現在五月四日以後的共和國，則是『正式』產生的，『國民』承認的，沒有工人參加，而且是在鎮壓工人之後實現的。這個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完全統治的共和國了。

『是從五月四日起而不是從二月二十五日起，才算是共和國的開始。就是說，爲法國人民所公認的共和國的開始；這個共和國，才是巴黎工人向臨時政府所要挾的共和國，不是實行社會立法的共和國，不是堡壘中的戰士們



所夢想的共和國。國民會議宣佈的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共和國。決不是反對資產階級建築物的革命武器，而是相反的，它是重新鞏固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復辟——一言以蔽之，它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同上書）

正是如此，國民會議就立刻把工人階級代表，路易勃朗、亞爾伯特，從原來政府的行政委員會中開除出去。建立勞動特別內閣的提案也否決了。新閣員退勒爾說得很明確，他說：「現在只有一句話：勞動仍舊。」

### 第三節 六月暴動與資產階級專政

這是法國革命的「第二時期」（從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即六月暴動失敗，共和國製憲和國民立憲會議時期。

巴黎六  
月暴動

從一八四八年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五日，這個段落就是：一切階級對無產階級作戰。無產階級於六月間失敗。國民會議選舉的結果，打破了許多工人中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使工人逐漸了解到自己是被欺騙了！由是工人對新政府更表示不滿。工人們不滿意於政府的，不僅是在政府的對內政策，而且是政府的對外政策，因為政府不去援助德、奧的革命，特別是波蘭的革命運動，

反而去支持反動的俄、奧當局，壓迫波蘭，壓迫奧國的革命運動。五月十五日，十五萬工人結隊遊行，逕赴國民會議地址。勃朗基及巴貝代表工人，要求給失業著以工作，對富豪施行重稅，援助波蘭等事。工人們並企圖以『國民』的名義解散國民會議，而以路易勃朗、勃朗基、律德魯·羅林、亞爾伯特諸人組織革命政府，結果又遭失敗。動員隊及國民軍開到。驅散了羣衆。亞爾伯特、巴貝、拉佩龍以及爾後勃朗基均被捕。革命總會被封，盧森堡委員會被解散。對勞動者所做的一切讓步均至此作廢。羣衆受到這種打擊以後，首領大部被捕，亦紛紛散去。

這樣工人們已處於受盡摧殘無路可走的境地。然而，資產階級政府常局還不以自己的勝利爲滿足，還要故意挑釁，逼得工人去走絕路，好再給以嚴重的打擊。資產階級早已想把國營工場中這般有組織的工人遣散，以絕『禍根』。果然，六月二十一日，政府即下令廢止國營工場，工人一律解散歸田，或另去墾地。健壯者被迫入伍，於是工人們大爲憤怒，堅決表示不願離開巴黎。二月二十二日無數的勞動者失業者被趕到街頭。這時工人已走上絕路，就是『讓工人去選擇一下：或是飢餓而死，或是開始鬥爭。』（馬克思）傍晚巴黎街都是勞動大衆，他們高呼：『麵包呢？餓死呢？』『自由呢？戰死呢？』『憤激之情已是無法制止。可是資產階級的一位將軍則很得意的說：『我們叫他們集合在他們的巢窠裏，然後我們再開隊伍去剿滅他們。』（見洛卡洛夫：『唯物史觀世界史。』）

這時資產階級不是嚴陣以待，而是首先用鞭棒與槍彈加以彈壓。二十三日，工人們連同家小均在郊外市街，築起自衛巷戰工事。到二十四日晚，政府軍事部長——卡芬雅克（Cavaignac）即率領其調動妥當之國防軍、『動員隊』等等，滿副武裝，齊向工人障礙物進攻。工人不得已，即從事英勇的、決死的抵抗，並堅決提出『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的口號。『慘不忍睹與喪盡天良』（Horne的話）的屠殺，從此開始。一連三個晝夜，差不多把政府所能用的武裝力量都拿出來了，這是法國三次革命中所未有過的屠殺。並且，巴黎郊外以至相距百里之外的農民亦紛至沓來，加入到反革命方面。自然在暴動者方面，因武裝缺乏，力量太弱，既無正常組織，又無好的指揮，雖經三晝夜的英勇抵抗，卒以衆寡強弱懸殊，乃向後退却，並節節抵抗。到二月二十六日午後二時，暴動者的最後根據地——聖安特那的街市陷落，暴動遂完全失敗。俘虜均被殺死，有的活埋地下，參加暴動者捉去即格殺無論。是役也，戰死在戰壕的工人，有一萬五千，被捕者一萬五千人。據英國當時報紙所載，死傷人數達七萬以上。路易勃朗曾經說道：『慘極了！就是死難者的親友，眼見死者的慘狀，連嘆息一聲都不敢！』實在得很，巴黎六月暴動（這是資產階級所逼成的）是完全失敗了。它不是小小的失敗。而是今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它不只是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而且很有力的影響到當時德國同其他國家的革命進於不利；它不僅招致了法國資產階

級聯合一切反動勢力來盡情壓迫法國無產階級，並且是影響西歐國家資產階級，很快去聯合一切封建君主勢力，來對付整個的無產階級。它使爾後西歐工人運動低落了若干年；特別在法國，無產階級驟然失去大量力量之後，整整地二十年脫離了政治舞台，直到七十年代，才恢復氣力，更來了一個偉大的奪取政權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

實在得很，六月暴動是失敗了。然而它在革命史上，在工人階級謀解放的運動史上，却具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它是現代資本社會中，無產階級爲着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爲着企圖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第一次大流血的戰爭。

馬克思說：

「六月暴動是現存社會分裂出來的兩大階級間底第一次大流血，這是爲着保存現存資產階級制度，還是推翻現存資產階級制度的鬥爭。」（『法蘭西階級鬥爭』）

第二，它打破了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以來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迷夢與幻想，使勞動者真正去了解到：要解放工人階級，只有靠工人階級自身的鬥爭。

馬克思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新萊茵報』上寫道：

「巴黎的勞動者是被他們敵人的優勢武力所壓倒了。但他們沒有降服在

武力之下；他們是受到摧殘了，但他們的敵人亦被克服。橫暴武力之暫時的勝利，却換來了：二月革命的一切靈感與幻想都消滅了。全部舊共和黨都瓦解了，法國國民分爲有產者與勞動者兩種了。：同胞的情誼（對抗階級的博愛）在這對抗階級中，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這種博愛是二月間在巴黎面前，在各個監牢各個營房前面，用大字所大書特書的；現在，它在什麼地方呢？這種博愛的真正的實在的乾脆的表現，只是國內戰爭，只是形態最兇猛的國內戰爭——勞動與資本的戰爭。『如果說二月革命是美麗的普遍同情的革命；那末，『六月革命，剛剛相反，是憤怒的衝擊的革命；因爲，事實代替了空話，因爲共和國揭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把怪物的真面目現露出來了』。

第三，它又暴露了當時路易勃朗及其他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之破產，或者說，即使它還未完全破產；那末，這種破產也是不可避免的。想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國旁邊，靠和平的法寶去樹立一個勞動內閣，靠資產階級給予勞動權去實現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必然是空想，實質上，是反動的。六月革命剛剛證明了這種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行不通；而這次革命所走的道路，剛剛是遵循着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指出來的道路，雖然當時法國大多數的工人還不知道科學的社會主義。

「這次勞動大眾的失敗，才對勞動大眾顯示出這樣的真理：即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勞動大眾欲作些許的改善，亦不過是一個空想，只有自己去鬥爭，才能夠實現。」（馬克思）

第四，六月暴動的失敗，正是樹下法國的以至歐洲的無產階級將來勝利的基礎。

只有六月暴動的失敗，才能夠把歐洲革命的發難權抓到自己方面來。只有浸染在六月暴動的血泊中，三色旗才能夠轉變為歐洲革命的旗幟——才能夠轉變為紅旗。」（『法蘭西階級鬥爭』）

清一色的  
資產階級  
共和派的  
專政與階  
級易破的  
當選總統

從六月二十五日到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這個段落就是：清一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專政。製訂憲法，巴黎宣佈戒嚴。十二月十日資產階級專政覆沒，拿破崙被選為大總統。

六月暴動失敗之後，這是無產階級的失敗，自然就是資產階級一時的勝利，特別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勝利。溫和的共和黨已成爲當時法國的主人翁，他們在國民會議中佔大多數，政府也在他們手內。國民會議爲了報酬這位『六月英雄』——卡芬雅克起見，特任命他爲法國執政的臨時元首。在他執政之後，就首先消除空想社會主義的『勞動權利』，撤銷國立工場，並且封閉許多民主的俱樂部及三十多家報館，取消臨時政府所規定的十小

時工作制：代以十二小時工作制，恢復對城市糧食的關稅，否認以前延期還債的規定，否決累進稅的法令。總之，凡二月革命以後，下層民衆所爭得的少許利益，都被當局剝奪得乾乾淨淨。這就是燦然出現的清一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專政。這個專政，不獨加重了工人羣衆的痛苦，把他們打到十八層地獄中去，而小資產階級也大受起痛苦來。

共和派資產階級爲了從法律上鞏固自己的利益，並強迫人民承認自己的統治地位起見，形式上並不放棄所謂『全民』的共和國，並不拋棄所謂『普選』權。一八四八年九月四日起到十月二十三日止製定了共和國的憲法：規定立法權屬於國民立憲會議，而行政權則屬於總統，總統由普選選出，每四年一任。因爲對『赤色巨影』的恐怖，國民立憲會議特加強大總統的作用與權限，大總統可以不得國會同意而任免各部長，並有統率軍隊支配行政之大權。這就無形種卜了日後共和國倒台的禍根。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全法國人民按照憲法規定正式選舉大總統。共和派資產階級很洋洋得意的；滿以爲這次選舉，大總統一職定是屬於自己政派的人物——卡芬雅克的。就是卡芬雅克本人，也是胸有成竹地覺得這次總統一職是『舍我其誰』？然而，事實上，選舉的結果，剛剛相反，卡芬雅克只是得了一百四十多萬票，而拿破崙第一之侄——路易·邦拿帕特（即路易拿破崙）竟突然以

五百四十多萬票的絕大多數而當選爲法國大總統了。（再其次是小資產階級的律德魯·羅林得三十七萬票，無產階級的拉佩龍得三萬六千多票）

表面上看來，很是奇怪！爲什麼此時忽然來了一個路易拿破崙當選呢？其實，路易拿破崙當選是有其最順利的社會歷史基礎，自然，『舍我其誰』的不是卡芬雅克，而是路易拿破崙。關於這一問題，只有馬克思才明確的加以說明了。

他說：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是農民暴動的日子，法國農民的二月，僅僅是從這一天開始。：在農民看來，拿破崙不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一個政綱。他們舉起旗幟，奏着音樂，走上選舉台，高呼着：取消賦稅，打倒富翁，推翻共和國，皇帝萬歲！在皇帝背後隱藏着一個農民戰爭。農民投票反對的共和國是富人的共和國。』（『法蘭西階級鬥爭』）

這就是說，爲什麼法國農民都選舉路易拿破崙，而成爲他當選的票數中之大多數。因爲農民不滿意於現存共和國剝奪他們的利益，却毫不忘記，前一個拿破崙『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因而也希望這一個拿破崙，彷彿他也一定會與前一個拿破崙一樣，一樣地成爲他們的保護者。於是他們死心踏地的擁護拿破崙，不管這個拿破崙是不是從前那個拿破崙。

然則其他階級又爲何選舉路易拿破崙呢？馬克思又接着說：



「其他階級也幫助成農民選舉的勝利。無產階級選舉拿破崙，首先認為是推翻卡芬雅克與立憲派，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總之，是破壞六月的勝利。小資產階級認為拿破崙當選是債務者對債權者的勝利。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認為選舉拿破崙是與這樣政派（即共和派，即浩註）底公開的破裂，這種政派曾經在一個時候，成為他們（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工具，而現在却想用立憲來鞏固自己臨時的地位。從這時起就為他們（大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所不能忍受。拿破崙代替卡芬雅克，對於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就是君主制代替共和制。最後，軍隊選舉拿破崙，就是舉手反對「動員隊」，反對和平理想，主張戰爭。」（同上書）

這樣，路易拿破崙就在這種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下，剛好利用這些階級間的矛盾從一個普通軍官一躍而為全國大總統了。究竟拿破崙將來要做出一些什麼事跡來，於此可想見其大概。

共和派與  
無產階級  
拿破崙與  
共和派  
爭，共和  
國瓦解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這就是：國民立憲會議同邦納帕特及與邦納帕特聯合的秩序黨作鬥爭。國民立憲會議滅亡，共和派資產階級失敗。

十二月二十日卡芬雅克去職，國民立憲會議宣佈路易拿破崙為法蘭西大總統。拿破崙就職後，首先就任命易腓立補末

屈首相巴洛爲自己第一屆首相。並且招徠了許多舊的反動人物爲各部部长及其他重要官職。這樣國家大權很快就獨攬在拿破崙及其巴洛內閣的手中了。他又重新徵收以前臨時政府曾經取消了的雜稅，並施行很多極反動的法來削弱與消滅國民立憲會議的力量。邦納帕特拿破崙是代表據有小塊土地的保守農民（實際上就是較富裕的農民），而其統治則是依賴資產階級君主派與保王黨所組織的「秩序黨」爲靠山的。自從他統治之日起，秩序黨的內閣，自然就與以前執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不相容，於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勢力就一天一天的垮台下去。這種鬥爭，在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表示得特別明顯。國家的實際行政權，既完全操在拿破崙及秩序黨內閣手中，所謂國民立憲會議的立法權，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而已。這時共和派資產階級眼見自己的共和國之崩潰，亦無如之何。它現在來求助於資產階級的羣衆嗎？而資產階級的羣衆現在是屬於君主派的。求助於小資產階級嗎？小資產階級也無若何獨立力量，何況農民還是拿破崙的支持者。求助於工人階級嗎？工人階級的力量已經在六月事件中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了。即令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己大難當前，除了利用立法機關空口空諾的招牌以示掙扎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假如說，法國工人階級在六月革命才感覺到自己上了當；那末，法國共和派資產階級到了這個時候又何嘗不有點懊悔呢？

何況資產階級的共和黨這始終不能脫離對秩序黨的附庸地位，猶之民主黨不

能脫離資產階級共和黨的附庸地位；無產階級政黨當時也不能脫離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的附庸地位一樣。

結果，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憲會議被解散，而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亦完全失敗。關於這個時期，馬克思曾這樣說道：

『從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憲會議被解散的這個時期，充滿了資產階級共和派失敗的歷史。這些資產階級共和派，爲着資產階級建立了共和國，從流血場合中驅逐了無產階級，在一個時候，又箱住民主小資產階級的口，他們自己還拋棄了資產階級的羣衆，這種資產階級羣衆就是共和國的全權主人（亦如自己私有財產的全權主人一樣）。但是這些資產階級羣衆是屬於君主派的。一部分是大地主，一部分是財政「巨頭與大工業家」。』（『霧月十八政變記』）這樣，資產階級共和派就不能不失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是路易拿破崙及其秩序黨的專政。

#### 第四節 資產階級立憲共和國及其瓦解——路易拿破崙的政變

這是法國革命的『第三時期』（從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即立憲共和國與國民立法會議時期。

立法會議  
與小資產

階級失敗

從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三日，這個段落，就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及邦納帕特鬥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失敗。

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民立法會議開會，進行新的選舉，秩序黨（從前保王黨及資產階級君主派）在這共和國的議會上，佔着極大多數，總共七百五十席中即佔了五百席。那些不久以前還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受了極可恥的失敗，他們只佔五十席。代表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新山嶽派」（亦稱社會民主黨，又稱「紅黨」），反而佔一百八十席。這樣，整個國家的政權，顯然就落到秩序黨的手中了。秩序黨在立法會議之前，多少用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辦法，而集中力量把它的當時最主要的對手——資產階級共和派打下去，便後者在這次立法會議中受到了可恥的慘敗；但是，從這時起，秩序黨的拳頭，自然就要轉過來，打它的這個「對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新山嶽派」了。

在秩序黨內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它是資產階級及君主派與地主階級的結合。因此，在秩序黨中有所謂「正統君主派」（Legitimists）、「奧爾良君主派」（Orléanists），另外還有「邦納帕特派」（拿破崙派），但是它們都是極痛恨共和制，現在爲了與在立法會議中擁有相當勢力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作鬥爭，

大家仍然是結成一氣的。總之，他們的目的是要達到把民主共和的勢力完全從政權中驅逐出去，不然他們是不會罷休的。

以律德魯·羅林爲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它以『新山嶽派』自居，儼然如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派，想在立法會議中來與大權在握的秩序黨作鬥爭。可是，這個『新山嶽派』不但沒有『老山嶽派』（一七九三年）的真實社會基礎與政治力量，就是革命勇氣也是很缺乏的。其中所含的社會主義者很少，大部分是由小資產階級的議員組織而成，何況當他們在立法會議中與秩序黨作鬥爭的時候，因爲『紅黨』的招牌甚至連殘破不堪的資產階級共和分子，也不敢接近他們，有時這些共和派還與秩序黨一塊來反對他們。所以，小資產階級民主黨的失敗，已是不可避免了。

六月十一日，律德魯·羅林以山嶽派的名義，對於總統與內閣違背憲法、舉兵幫助羅馬教皇、干涉意大利革命、並砲擊羅馬一事，提出彈劾。六月十二日立法會以三百七十七票對八票的絕對多數，否決了這一彈劾案。六月十三日山嶽派發表宣言，宣佈『總統、總長和立法會議大多數代表，不在憲法保護之列』，並號召國防軍陸軍和人民起來『反抗』。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是『憲法萬歲』。是日，小有產者舉行所謂『和平的示威』，人約三萬，其中大半是沒有武裝的國防軍人，並雜有秘密工會的分子，一路很冷靜的喊出『憲法萬歲』的口號。遊行不

久，大多數參加者與山嶽派人，就很快的被武裝軍隊驅散，就是律德魯·羅林所率的小小代表團，也因等不到國防軍第五、六兩軍來參加，而亦被驅散。結果，一部分代表被捕，一部分被逐，六月十三日的結局就是如此。

小資產階級這種失敗，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曾經在昨年六月暴動前後，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共和派方面，集中力量，打敗了無產階級，自以為天下大事從此定局，這些民主黨分子亦可依附資產階級共和派去『坐分一杯羹』了。殊不知更大的敵人一來，不但不讓共和黨存在，就是連民主派也站不住腳了。當小資產階級孤軍挨打的時候，就再『求助於無產階級』也不能了。因為巴黎無產階級已經被六月事件彈壓下去，沒有大的氣力了。這時已『禁若寒蟬；愛莫能助』了。結果，自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從立法會議中滾出去，一部分逃出國外，一部分去過鐵窗生涯，勝利的是執政的秩序黨。

馬克思論及此點，說道：

『立法會議於六月十二日否決這種彈劾案，恰和立憲會議五月十一日否決它一樣。然而無產階級這一次驅逐山嶽派跑到街上去，不是去從事街市鬥爭而是去遊行示威；這就十足的說明：山嶽派是站在這一運動的頂點上，正好去領略這週運動的失敗，並知道一八四九年六月，恰恰是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一種可笑的無價值的諷刺畫。』

十二月二十日湊合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只沒一半存在——只有一個總統，五月二十九日又補充起另一半——補一個立法會議。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不可形客的傢伙去對付無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無以名狀的滑稽劇，去對付小資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失敗的不是工人而是站在工人與反革命之間的小資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發生於僱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流血慘劇，而是發生於債務者與債權者之間的一種牢獄的悲歌。秩序黨已經勝利了，他成了無上的威權者，現在它就應當顯示它的本領了。

六月十三日完結立憲共和國第一個在世的生命時期，；在這開幕的全期中，充滿了秩序黨與山嶽派，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中間喧嘩的鬥爭。這小資產階級徒勞無功的反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然在臨時政府與行政委員會中，他不斷的暗中贊成共和國。當六月之後，他又爲着共和國像發狂一樣的攻打無產階級。六月十三日他就失去了抵抗力量，致使聯合的君主派，完成其立法獨裁的事業。從此以後，國會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公安委員會罷了。『（「法蘭西階級鬥爭」）

秩序黨

從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到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這一個段落，就是：秩序黨的國會專政，秩序黨以取消普選權完成

在國會  
的專政

自己的統治，但是，失去國會內閣。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繼資產階級共和派之後，遭受了失敗。自然，秩序黨在政權中，就大權獨攬，目空一切了。國會

在此後六、七、八月中，全部的活動，專於在鎮壓任何對政府的反抗與不滿上面。任何言論、出版，都由政府統治，任何民主活動，都要受到禁止。至八月中旬，一般君主主義者議定國會停會兩月，而以二十五人委員會代行它的職權。事實上，這時國會已無用了。立法會議的停會，結束了立憲共和國之第二生命時期——即它的君政主義之青年時期。

此地應當說明，路易拿破崙與秩序黨的『正統君主派』及『奧爾良君主派』中間的矛盾，是增大起來。拿破崙利用這個休會時期，親往各地巡遊，藉此試探風色，以謀發展與加強自己的地位。十月初旬，立法會議復行開會，拿破崙對於立法會議及內閣表示極不滿意，雙方因公債問題及他紛歧而發生衝突。十一月一日，拿破崙通告立法會議，撤換巴洛內閣，另組新閣，而以佛爾德為財政總長，以前的財政貴族，更因佛氏登台而得勢了。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拿破崙恢復酒稅，一八五〇年一、二月，又頒佈許多不利於民衆的法令，這樣就引起了國內人民的不滿（特別是貧苦農民），就造成了國內一種普遍的攻擊政府的空氣。這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共和派，小有產者



民主派與無產階級接近起來，對抗政府與秩序黨。

三月十日的巴黎選舉中，站在工人影響之下的巴黎選舉委員會，提出了三個候選人，這三個候選人，在選舉中得到勝利。一個是參加過六月暴動的工人代表梯佛洛特，一個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威特爾，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共和派代表葛爾洛。『這是一種反抗大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普遍的聯盟，如同在二月革命中一樣。不過這次是無產階級作革命聯盟的主腦。』（『法蘭西階級鬥爭』）

政府當局，鑒於民衆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大爲驚懼。他們知道這種勝利，是普選權作怪。一八五〇年五月，經國會大多數表決，遂將普選權取消，僅僅承認在一個地方居住三年以上而具有一定財產資格者始有選舉權，凡侮辱政府參加秘密組織均治罪，並剝奪選舉權。自然勞動大衆以至許多小資產者，革命的指導者，均無選舉權。從此，秩序黨的獨裁統治遂完成了。

這是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最後一個時期的最後一段。

路易拿破崙  
政變  
共和國滅亡

其內容就是：國會的資產階級和路易拿破崙鬥爭。路易拿破崙實行政變。其中經過：首先從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到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這時，因爲秩序黨的專政，又激起了國會的資產階級與拿破崙的秩序黨的鬥爭。可是，路易拿破崙不但掌握行政大權，而且在這時間內，把法國軍隊統率權完全拿到手內。軍隊與

官場要職滿佈了自己的黨羽和心腹，而國會則失去了這一軍隊的統率權，呈現着空手無力的慘景。其次，從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到四月十一日。這時，國會則力圖恢復對行政的權力，終於沒有成功，而秩序黨又被拿破崙攜手對抗拿破崙派排擠，失去其在國會中獨立的大多數地位，使得秩序黨又去與共和黨、山嶽派黨，然時已晚矣！再其次，從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到十月九日，拿破崙企圖審查憲法，爲了收買人心提議要恢復普選權，延伸拿破崙的政權時日。這時，一方面是秩序黨分裂爲許多單個部分；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國會派報紙又與資產階級羣衆最後分裂了。最後，從一八五一年十月九日到十二月二日。這時，國會既與行政權力最後分離，又爲自己階級、軍隊以及其他一切階級所共棄，而歸於孤立。因此，拿破崙政變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弄好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即依靠自己的軍隊與黨羽爪牙的力量，實行政變。巴黎宣佈戒嚴，解散國會，逮捕一切不利於自己的國會代表。十二月四日，一部分國會代表組織示威運動表示反抗，但爲時已晚，不但示威毫無結果，而且赤手空拳的人物又遭受了軍隊一飽頓彈壓。

路易拿破崙既獲全勝之後，於是大權獨攬，而與皇帝無異。但是，爲了欺惑羣衆，又來恢復普選權，舉行新選舉。

一八五二年一月拿破崙稱帝，名爲拿破崙第三，於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從此完結，『第二帝國』，從此開始了。

『第二帝國』，是什麼性質的政權形式呢？

它是拿破崙第三在保護資產階級不受工人的侵犯與保護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侵犯爲藉口之下，取消了資本家的政權。而實際上，是爲了保護一切有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進攻底特別目的而直接發明的國家形式——即拿破崙式的君主制度。第二帝國並非別的，『就是少數政治的與財政的冒險家對於法蘭西的剝削』。（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這政權曾經被它用來作爲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工具，並且在它完全發展時，轉爲替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之最媮妓化的最後的形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九頁）

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就是說：爲什麼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結局是路易拿破崙政變與拿破崙『帝國』的成立呢？換句話說，造成路易拿破崙勝利的原由安在呢？

第一，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一切有產階級聯合起來向無產階級進攻的結果。自從法國資產階級共和黨人，以二月革命的名義：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後，這時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權，已經顯然的直接的成爲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而當無產階級起來，要爲着所謂『社會』共和國而鬥爭的時候，簡單說來，就是爲着本階

級的利益而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馬上就利用這一政權，實行六月的屠殺。資產階級眼見自己的奴隸竟敢如此與主人爭奪國家統治權，而其他一切有產階級均在自己的私有財產面前，對着無產階級的行動表示驚惶失措——在這時候，姑無論他們中間有如何深刻的矛盾與衝突，可是對於無產階級主義的威脅，使一切有產階級不能不在對於無產階級這一點上，大家聯合起來，利用國家的政權，作為全國資本壓迫勞動的武器。然而，問題中心，就在於要使全國資本壓迫勞動愈壓得有力，要使一切有產者的資本、財產，愈覺有着保障，就不能不更加強化這個政權武器，就不能不把這更強大的政權權力，交給強有力的當局，就不能不使當局能於盡情剝奪一切削弱行政權力的任何工具與任何障礙，而使這一行政當局能夠一手承擔那保護一切有產階級進攻工人階級的使命。因此，路易拿破崙不但剛好乘機奪取政權，而且代表行政當局，剛好為所欲為了。政變之不足，還來他一個『第二帝國』又有何不可呢？

馬克思說：

『如果在從前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執使國家政權受到相當限制；那末，現在（指拿破崙當選為總統之後——浩註）因為有產階級的聯合，這種限制已經沒有了。由於無產階級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有產階級，便狂暴的、無情的、利用國家政權作為全國內資本壓迫勞動的武器。但是反對生

產者羣衆的十字軍的征伐，一方面不能不以更大鎮壓抵抗的權力給予行政當局；另一方面，又從國會的堡壘（「國民會議」）逐漸剝奪它反對行政當局的一切工具，結果代表這行政當局的拿破崙第三，驅散了這有產階級的代  
表，所以第二帝國實是「秩序黨」共和國的必然結果，」（「法蘭西內戰」  
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八頁）

第二，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法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管理法國，至少在那個時候不能管理法國的結果。

法國資產階級利用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的力量，在二月革命中竊取了法國的政權，自以爲天下大事已定，今後唯一任務，就是剝削、壓迫、宰割與鎮壓無產階級了。他們不但在勝利之後，用分化、欺騙、防止的辦法，來排斥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動與少許的利益，並且聯合一切有產階級，來向那敢於以單獨的階級資格與要求起來反對它的無產階級，施以瘋狂的殘暴的六月鎮壓，一方面使  
自己昨天的恩人與同盟者受到了極慘痛的失敗，而另一方面，又使一切非共和派的以至保王黨分子大抬其頭。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沒有力量來統治法國，他們爲了鎮壓無產階級，不得不以高度的報酬去聯合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卽至無產階級被壓迫下去之後，他們又沒有力量來統治法國，因而就不能不把政權的首列讓給  
「秩序黨」，而自己却退到最後之一列。並且，那時法國資產階級大多數都是保

王黨的，資產階級內部是互相鬥爭的。然而爲了對付無產階級，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不僅與保王黨的資產階級分佔政權，自己甘居末位；並且還寧可共同擁戴拿破崙爲總統，在國會主義共和國的形式之下，大家聯合起來以與無產階級對抗。正因爲資產階級一方面主要對抗無產階級，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內部又爭執不息，結果，就使冒險家拿破崙有機可乘，使他能夠奪得一切主要的政權機關，能夠推倒資產階級的最後堡壘——國會，最後能夠組成第二帝國。

恩格斯講到：

「資產階級第一次做給人家看：當無產階級敢於以單獨的階級的資格，以自己的要求起來反對他的時候，它將如何以瘋狂般的手段來對無產階級復仇……可是，資產階級不悉很多的等待它所應得的處罰。如若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蘭西，那末，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至少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管理法蘭西了。那時資產階級的大多數都是保王黨的，其中分成三個皇朝的政黨（即舊的「合法王朝派」，「奧爾良派」，「拿破崙派」——浩註），第四個才是共和黨。它的內部的自相殘殺，使冒險家拿破崙第三奪得了一切主要的政權機關：軍隊、警察與行政機關。並且，使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推倒了資產階級的最後柱石——國民會議，第二帝國成立了。」（「法蘭西內戰」引言）

第三，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資產階級固然已經失去了統治權力，而無產階級亦尙未能得到這種統治能力的結果。

上面已經說到法國資產階級在當時已經沒有統治法國的能力；現在來說，究竟當時法國無產階級有沒有統治法國的能力呢？也是沒有。因為法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用在二月革命中，只是去造成了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勝利。所謂「社會的」共和國究竟還是一場空夢！即至他的力量用到六月革命中，又被一切有產階級打得落花流水，所謂「社會的」共和國到底只是共和國對於他們社會的奴役。無產階級的力量，是備受摧殘了，愈往後走，愈是有產階級對他們強有力的壓迫、對抗與進攻。一切國家的政權力量都愈加明顯、愈加有力的，成爲資產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就是到了一八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的選舉，雖然巴黎的無產階級佔到了領導的地位，但其結果「是將他（指無產階級——浩註）排斥得不能參加任何政權，甚至使他失去決鬥的場所。這個法律使工人們亦如二月革命以前一樣，站在旁觀地位。……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失敗，使它們在許多年中不適宜於鬥爭。」（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因此，法國無產階級由於本身力量發展之不夠，由於大多數還浸染着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特別由於六月失敗之命運，使他們在當時的法國還沒有得到統治的能力，甚至當拿破崙爲所欲爲的時候，就是那時與拿破崙鬥爭的共和

派資產階級，想再來求助於無產階級的幫助，而這時的無產階級，就是想去幫助他，都不可能了。資產階級統治法國既不可能，無產階級統治也不可能；結果，就只好讓拿破崙勝利。

馬克思又說道：

「事實上，在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統治能力，而無產階級尚未得到這種能力的時候，帝國是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九頁）

第四，路易拿破崙的勝利也與拿破崙第一相彷彿，是法國保守的農民支持他的結果。

法國農民在大革命的勝利中間，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土地。這般據有小塊土地的保守農民（主要是以富有農民為首的一般小康的農民）一方面，把大革命勝利的功績錯在『拿破崙』三個字的人的上面，歷史傳統使他們迷信了路易拿破崙；另一方面，又為路易拿破崙的號召所蠱惑，再加上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以及共和派資產階級政府對他們徵稅的結果，使他們把皇帝看成了他們的救星。因而這般農民就成了路易拿破崙的強固社會基礎與強有力的擁護者與支持者。

馬克斯解釋這個問題時，曾經這樣說到：

「邦納帕特是一個階級的代表，是法國社會一個人數最多的階級的代表。」



表，即小農的代表；……小農組成很大的羣衆，他們生活在一樣的條件之下，但缺乏各式各樣的相互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不使他們連繫起來，而使他們彼此孤立起來，法國交通道路的惡劣與農民的貧困，更加助長了這種孤立。他們耕種的小塊土地，不能有勞動分工，不能應用科學，自然也沒有複雜的發展，沒有各樣的本能，沒有帶社會性的財富，每個農家差不多是完全自給自足的，他們大部分的消費品都是自己生產出來的。所以，他們的生  
活資料仰給於與自然交換的，較之與社會交換的爲多。這裏是一小塊土地，農民及其家庭；那裏又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農民，另一家庭。六十塊這樣小塊的土地，成爲一個村，又差不多是這樣多的村，成爲一個鄉。法國國民主要的羣衆，就是這種數目簡單加起來的，就好像一袋子馬鈴薯是由裝進到馬鈴薯袋的個數加起來的一樣。因爲上百萬農家都在這樣經濟條件之下，這樣與其他階級利益的教育不同的而且是敵對的生活方式之下生活着，他們成爲一個階級。因爲在這些小農中間只有一種地方的聯繫，一種相同的利益，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社會性，沒有任何民族聯繫，沒有任何政治組織，他們又不成爲一個階級。因此，他們就不能去用自己特別的名義，彷彿經過國會或國民會議來保護自己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必須要別的階級來代表他。他們的代表必須詞詩是他們的主人，即站在他們上面的威權者，無限

的政府權力，靠這種權力來保護他們，使之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且還得到雨露與陽光的養育。小農的政治影響，其最後表現，就是說，行政權宰制社會。

……拿破崙的專制主義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想解脫現時社會環境的農民，而是想鞏固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想用自己力量聯合城市打破舊制度的鄉村民衆，而是相反的這樣的鄉村民衆，他們想關閉在這種舊制度之內，保全自己的財產，自己的小土地，以免帝國的怪物之侵犯；拿破崙專制主義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將來，而是農民的過去。

……歷史的傳統還產生了法國的農民信仰拿破崙這個人，這個拿破崙把他們全體變爲小康。」（「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第五，路易拿破崙的勝利是他那國家統治權力強於革命勢力的結果。

路易拿破崙充實與發展了拿破崙第一所完成的資產階級國家權力機關。這個壓迫階級的工具，在軍隊、警察、官僚主義、宗教的支持之下，是具有很大的權力，特別拿破崙依靠流氓無產階級所組成的軍隊，是可以一時穩固他的政權的。他這個統治力量，在當時說來，是無比的超過一切反抗的力量。縱然當時有着革命力量起來實行局部的反抗，亦難免於失敗。路易拿破崙的統治，雖是以帝制代替了共和，以有皇帝的政體代替了無皇帝的共和，但它仍然不失爲資產階級利

益的代表，仍然是不失爲資產階級的王政。它爲了「資產階級之秩序」，爲了除去「赤色危險」，這還是資產階級及一切有產者所樂意的。在這樣情形之下，自然他——路易拿破崙能於勝利。何況，法國無產階級既已退出政府鬥爭的舞台，小資產階級相繼失敗，最後只剩下沒有民衆力量幫助的資產階級去與挾着巨大實力的拿破崙較量長短，這難道拿破崙的勝利還沒有把握嗎？

第六，路易拿破崙的勝利，也是由於一八四九年，特別是一八五〇年法國工業繁榮的結果。

總之路易拿破崙帝制是勝利了。「這一以國家政權爲誕生證書，以普選爲聖旨，以寶劍爲王笏的第二帝國，聲稱要依靠於農民，即依靠於那沒有直接參加資本與勞動間的鬥爭之廣大生產羣衆之上。帝國自稱爲工人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破壞了國會主義以及與之一起的政府，對於有產階級公開的服從；同時，它又自稱爲有產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擁護有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的統治。最後它聲稱要聯合一切階級於國家之光榮的、重新復活的怪物的周圍。……全世界歡迎這個帝國，把它看作是社會的救主，在它的統治之下，資產階級社會解除了政治的顧慮，達到了他所夢想不到的這樣高度的發展，工商業大大擴張起來，交易所的投機，慶祝着自己縱橫世界的歡樂；民衆的貧困同無比的奢侈（用欺騙與犯罪得來的）尖銳的互相對峙着。表面上，高高立在社會之上的國家政

權，實際上，正是這一社會的最大的恥辱與一切可鄙東西的養成所。……帝國是  
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之最矯效化的最後的形式」。〔馬克思「法  
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八——六九頁〕

### 第五節 總結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把法國政權從土地所有者手中轉到大資產階級手中；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又把法國政權由少數資產階級手中轉到一般共和派的資產  
階級手中。出力的是工人階級與一般民衆，享樂的是資產階級與一般有產者。不  
過七月革命特別是二月革命，都是把政權從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裏奪來，交給  
他的較近與直接的敵人手中。用自己的鮮血作代價換來了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  
當然在勝利之後，要提出他自己的要求；無論這些要求多少是不清楚的與模糊  
的，但歸根究底，這些要求的目的，總是在於消滅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的對抗。  
提出這般要求的工人是武裝起來了，這些要求與武裝總是對現存制度莫大的危  
險。『所以佔有國家統治權的資產階級的第一個任務，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  
（恩格斯）在六月暴動中，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的要求與行動，出來與當政的  
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時候，就必然使資產階級與一切有產者大聯合起來，殘暴

的向工人階級進攻。『這鬥爭的結局是工人階級的失敗』。(恩格斯)

但是，在六月的大事件中，資產階級共和派既不能求助於其他保王黨的資產階級，加之，本身力量亦在六月勝利中受到打擊；因而在六月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共和派在政權中的地位，反是大為削弱就不能不讓其主位於資產階級保王黨了。既然是爲了聯合對付無產階級，因而無論資產階級那一政派，也都願意在「拿破崙爲總統的國會主義共和國之下，團結起來。雖說其中大權，主要握在「秩序黨」手中，共和派的資產階級也滿不在乎。正是爲了這一聯合的強固與更爲有力，就不能不使政權當局享受更高度的與更順手的權力；就不能不把障礙當局權力強化的國會剪除。因此，也就不能不把資本家的政權形式及其最後支柱國民會議消滅；歸根到底走上了拿破崙的稱帝。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全部過程裏及其內部階級關係的變動情況，簡單說來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結局，雖然如此，但這次革命也具有它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特點：

第一，法國二月革命，由於無產階級的勢力造成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時由於無產階級獨立力量之興起，又造成了法國資產階級不適用於統治與無能力統治。在這種情況之下，法國資產階級想維持他在經濟上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就不能不

把政權乾脆的交給有權勢的陰謀家，就讓人家消除自己在權的國會堡壘，成立帝國亦在所甘心。法國無產階級不僅在二月革命中，以其尖銳的鬥爭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並且他還替自己階級將來的勝利打下了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使他能於很快走上『以獨立的階級出現』，『第一次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而其反對正在統治的資產階級之鬥爭形式的尖銳實為當時歐洲各國所不及。雖然，法國無產階級還未獲得統治法國的能力，但這一能力是在歷史程序上一般地向上升漲着。六月事件指出了這樣一個特點：『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已經過去，未來的革命應該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

第二，法國這次革命在歐洲範圍說來，是有決定的作用。二月革命之首先爆發，就如雷應電閃的刺激了歐陸諸國的革命，特別是刺激到奧、普、意、諸國的革命，可以說法國革命幾乎是操着歐洲革命的發難權。而六月暴動的失敗，又強有力的影響到奧、普、諸國革命的命運。法國二月革命之又一次達到鬥爭的決絕點，不僅是嚇壞了法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把德國資產階級都嚇得臨陣畏縮了；尤其是法國無產階級之公開的直接的與資產階級互爭統治，更是把歐洲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以至君主勢力，都震動得手足無措，而極於聯合起來以反對無產階級了。所以，法國革命在當時說來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概。

從這次法國革命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什麼歷史教訓呢？

第一個教訓，就是：「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了；因此，對於掌握國家政柄的資產者，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工人得到勝利之後，就有新的鬥爭，其結果是工人失敗。」（恩格斯）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認為「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驗之總結」。這也就是這次法國革命的重大教訓。

第二個教訓，就是：「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底全國武器」，而第二帝國鞏固了這一武器。」（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有的政變都使「資產階級」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這就昭示在資本主義統治國家內的無產階級以如是的任務：「那些相互更替爲着取得統治權而鬥爭的政黨，都要把這個巨大的國家建築物底奪取，視爲自己主要的勝利品。」（「霧月十八日政變記」）換句話說：在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資產階級已經獲得統治政權，這個政權已經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全國武器時，在這樣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以無產階級革命爲其任務，應當破壞與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地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個教訓，就是：無產階級無論爲着最近的將來的鬥爭，都必須要有獨立

的爲馬克思主義所武裝的政黨（共產黨），只有在這個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全部鬥爭的勝利才有保障。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

爲當時法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還在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籠罩之下，還未能接受馬克思主義，自然還談不上有真正獨立的羣衆的戰鬥的共產黨。所以，法國無產階級無論他表現了如何偉大英勇的鬥爭，但結果終歸失敗。無產階級之首先失敗，也就決定了資產階級之失敗；結局，也就決定了整個革命之失敗。可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之建立、發展、鞏固與加強是無產階級今天應努力的資產階級革命及將來應努力的無產階級革命之最必需的勝利條件。

第四個教訓，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但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達到勝利；相反地，這種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尖銳的鬥爭中，只能使無產階級屈服於資產階級，只能阻礙毒害無產階級的發展，只能造成無產階級的失敗。列寧曾經專門講到這時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指出這個在當時法國盛極一時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對於工人階級運動莫大的危險性，他說：

『法國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其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因爲他從階級鬥爭的立場轉化到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博得聲譽。他這立場，是在假『社會主義』之名，而實際上只能加強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和路易勃朗截然分離而不復再返的事，這是必須的。……假使大家不理解這種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危害，則路易勃朗主義會影響到今後革命的勝利。』（列寧：『論路易勃朗主義』一九一七年四月真理報，俄文本『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九



『一八四八年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德意路易勃朗入閣，並使它從素來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指導人變成資產階級之附庸，而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使資產階級從其陣營中遣出卡芬雅克以與無產階級作決死的戰鬥，無產階級因此屈服。』（列寧：『卡芬雅克派是從什麼階級基礎上來的？』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真理』報）

至於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中的勃朗基主義，雖與路易勃朗主義有些不同，但亦不失為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次法國革命暴露了這般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實質，並且替他們掘開了坟墓。雖然無產階級是失敗了，但另一方面却使無產階級日愈脫離這般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泥坑，而愈益團結到真正的無產階級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方面來。這次法國革命，充分的證明，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所指示的道路之上，無產階級才能真正達到解放，才能真正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第五個教訓，就是在拿破崙統治之下，即在農村封建殘餘掃除與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下，法國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是不可避免的由負債、納稅、經濟上屈服於大土地所有者，而生活惡化，而失去土地，而走向破產。這不但是使當時法國農民，日益認識自己的命運與必然脫離拿破崙；並且告訴了農民：在資本

主義制度之下，廣大的農民是沒有出路的，這時，農民大眾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城市無產階級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領導者，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農民羣衆才能真正得到自己的解放。

正如馬克思所說：

「農民的利益是不去與資產階級的合唱中間，不是去與資產階級的合唱中間（這在拿破崙統治下正是如此）去獲得，而是在反對他們中間去獲得。因此，農民在城市無產階級中間，才找到他天然的同盟者與領導者，這裏的無產階級是以消滅資產階級爲職責的。」（『霧月十八日政變記』）

在另一方面，馬克思根據當時法國情況所得出的教訓，又着重指出：在資產階級統治或資本統治國家的無產階級草，必須爭取農民的合唱。馬克思說到：「對拿破崙的王政絕望的法國農民，將失去自己對土地的信仰……無產大眾革命將得到合唱，沒有這種合唱，則一切農民國內的無產大眾革命就會成爲葬歌。」法國無產階級的失敗以至於整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也就是因爲法國農民，都是做了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同盟軍。他始而同資產階級一塊，共同反對了無產階級，既而成爲拿破崙當選的最大多數的選舉人，終而成了第二帝國上台的支柱，來推翻了共和國。因此無產階級鬥爭必須同農民結成合唱，然後勝利才有保障，同時也可以說明：在任何民主鬥爭與民主革命中，亦必須發展農民，奪取農民，

使之真正發揮他的革命力量，勿使農民爲敵人所利用，這是萬分必要的。

最後，拿破崙的勝利還教訓了法國資產階級。

馬克思說：

「法國資產階級爲了反抗勞動無產階級的統治，却把政權交給於以「十二月十日社」爲首的流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想使法國對於赤色無政府主義驚悸失色——拿破崙則在十二月四日命令他那爲酒所鼓舞的秩序軍，在槍殺蒙馬斯路，意大利路那些站在自己窗戶下的體面的國民時，就把這種將來，兌現給它們看了。資產階級崇拜武力——武力統治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推翻了革命的報紙——他自己的報紙也被推翻了。資產階級用警察監督人民開會，他自己的會場也受到警察監督。資產階級解散了民主的國防軍——他自己的國防軍也被解散了。資產階級宣佈戒嚴——人家也對仲戒嚴了。資產階級用軍事委員會去代替預審法庭——他的預審法庭也被軍事委員會代替了。資產階級把民衆學校交給牧師統治——牧師也來統治他自己的學校了。資產階級不經過審判即放逐人民——他也不經過審判而被放逐了。資產階級用國家權力壓制社會運動——國家權力也來壓制他的一切運動了。資產階級珍愛自己的錢袋，不惜反對自己專力的政治家著作家——現在，他的政治家著作家固然剷除了，但在他緘口屈舌之後，他的錢袋也被搶劫了。資產階級對革

命（亦如阿仙林斯對於基督教一樣）叫喊：「滾蛋！停息！肅靜！」——全破崙也對資產階級喊叫：「滾蛋！停息！肅靜！」（『霧月十八日政變記』第七節，見俄文本『馬克思選集』第二卷）

這就是法國資產階級在無情壓迫了無產階級之後所應得的處罰。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政變記』中，總結到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法國革命時，他的基本結論是：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在經歷艱苦的道路。它正在有條理的執行它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預備工作的一半，現在它正在完成這個工作的後半。它首先完成立法權以獲得推翻它的可能。現在它已達到了這個目的，它便來完成「行政權」；使這個權力變成爲最純粹的形式，並使之孤立，使之與自己對立，成爲唯一受攻擊的中心，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它……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的後半部的時候，歐洲便會站起來歡呼：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就是說，當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了，未來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所有政變使國家機關臻於完善而並沒有破壞它』，今後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把奪取這巨大的家庭建築物』作爲自己的主要任務。

## 第二章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以來成爲歐洲反動中心（奧大利與普魯士的革命。這次革命，是德國第一次資產階級的革命（雖然德國在十六世紀就最先發生過中等階級的暴動）。首要任務就是要推翻德國若干年來的封建專制政體與統一德國從來沒有真正統一的國家。因爲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英法爲遲，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的發展，也比英法爲晚，所以德國革命只能比英法爆發得遲。到十九世紀上半期之末，才爆發起來。這次革命是德國社會內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舊的封建關係的矛盾，發展到極高階段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德國革命進展與結局與英法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經過不少過程，而逐步完成的革命；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用平民的手段比較徹底完成的革命；可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事先也是資產階級發動，但至革命一開始，資產階級就因畏懼工人與民衆，很快的由動搖而妥協而或早或遲的離開革命。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起了很大的積極的作

用，但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尚不能有獨立的政治行動，其中大多數，只能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站在一起鬥爭，而這般民主派又缺乏政治的堅定性與澈底性；結果，使德國革命無論在奧大利在普魯士，都是半途而廢；致使德國革命沒有完成它的任務。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德國革命，從它的歷史社會的根源中，從它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到它的結局，都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每個革命者去理解的。恩格斯專門寫着這次德國革命著了一本書：『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值得我們詳細研究。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以下各點：

- 一，德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及這次革命爆發的原因何在？
- 二，德國的階級關係，在革命前與革命後有何變化？在奧大利與在普魯士，有何大同小異之處？
- 三，德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何在？
- 四，馬、恩關於這次革命得出了一些什麼經驗與教訓，並指示給無產階級一些什麼鬥爭的策略？

## 第一節 德意志是怎樣沿革來的

古代的  
德意志

研究德國革命，不能不把德意志過去的歷史沿革略略的講一下，首先講到古代的德意志。

古代德意志人，主要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這個字是好戰及「鄰人」之意）。它是印度日耳曼人的分枝。在紀元前數世紀時，即遷住在多腦河，維斯杜拉河及北海一帶。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凱撒征服了日耳曼人。紀元初年，日耳曼人一部，擊敗過羅馬軍隊，並開始向羅馬帝國侵入。三世紀末，匈奴人向西進犯，侵入窩瓦河與日耳曼人接觸，引起歐洲日耳曼人大遷移。從這時起，日耳曼人乘羅馬帝國羸弱，大舉向羅馬侵入，中間經過許多戰爭，到第五世紀初，日耳曼人的力量幾乎籠罩了全羅馬帝國的領土。其中西歌德人於紀元四七六年趕走羅馬皇帝，四七八年西羅馬帝國沒落，到五世紀末，日耳曼人中最強之法蘭克人克洛維帝，又大敗羅馬人，建立謀洛維基王朝，於是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日耳曼人統治時代。

日耳曼人直到大遷移之前，還是氏族社會。其經濟生活首先是遊牧，以後轉到經營農業；到居地固定時，農業才逐漸發達起來。當時，「差不多都是古氏族內及以後又由共產主義的共同團體共同耕作的——這是凱撒在蘇埃比人中所見到的習慣，這種習慣的結果，土地要定期的重新分配……」。日耳曼人當羅馬時代所佔領的領土，及後來從羅馬人手裏所奪來的領土上之移居，當不是由村落構成，

而是由包括許多世代的大家族共同體構成。……因爲人口稀少，所以所有的廣地尚甚多，即不必爲土地佔有而發生爭論。然至數世紀之後，因家屬同團體的人口增多，以致共同耕地不能與當時生產狀態相容，於是家屬共同體就崩壞，以前共同的耕地及草地，就用一般知道的方法，分配給如今業已成就的各別的家庭，這種耕地的分配當初是定期的，後來是永久的，而森林草原及沼地，依然是共有的財產。……」（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在凱撒時代的日耳曼人，雖然一部分剛得到確定的住所，一部分尚在探尋，但在塔西佗時代（即紀元九十年代前後——浩註）。他們已住定有百年之久了。其結果，在必需品的生產上自有顯然的進步。他們住在木屋中：衣服還是森林時代的原始式樣，用粗笨的羊毛外套、獸皮，女子及貴人則用麻的下衣，食則乳肉，野生果實及燕麥。貨幣只有羅馬通貨不便使用，與羅馬人直接接觸的諸部落因爲便於輸入羅馬的工業生產品，所以妨礙了他們自己的金屬及紡織業之發達。但在東北部巴爾海岸諸部落，却是確有此類產業之發達……青銅的金屬物是起源於日耳曼』（同上書）

『……據塔西佗說，領袖的協議會，一般是決定輕微的事件，但是大的事件，須先審議然後交民會去決定……因此各民族中漸漸產生了「高貴的」家族，這些世襲的貴族，大多數在民族大遷移中或不久之後即趨於沒落。軍事的領袖是全視



他們的能力競選的，他們的權力非常小，且必須依靠先例以行動，軍隊的真正經率權，有如塔西佗所明說，是由僧侶把持的。民會是現實的權力機關。部落的聯盟自從凱撒時代以來就存在了。有幾個已經有王。最高的軍長，如在希臘及羅馬人中間一樣，已開始謀做篡竊者。有時也能達到目的。這種成功的篡竊者，決不是絕對的統治者。但他們已開始破壞氏族的約束。被解放的奴隸因不能作氏族的成員，故大體僅居低微地位，惟新王的寵幸者，常能獲得地位財富與榮譽。在法蘭克人中，王之奴隸及被解放者，起初在宮庭，以後在國家皆是重要的角色，大部分的新貴族是由他們出身的。（同上書）

……有一種制度特別促成王政出現的是傭兵。……他們是古氏族崩潰的先兆，當氏族遷徙中及以後的事，又證明他們是害惡的先驅。因為第一，他們促進王權的生長；第二，如塔西佗所確證，他們僅能由不確的戰爭及掠奪，得以維持。劫奪成爲他們終身的目的。當征服羅馬帝國之後，此等諸王之傭兵與非自由的羅馬之宮庭使臣，都成爲日後貴族之另一部分。（同上書）

……於是就全體看來，聯合爲民族的日耳曼的部落中，有與在英雄時代的希臘人及所謂王政時代的羅馬人所已發達的相同制度存在？即民會、氏族長協議會及企圖獲得現實王權的軍長。這是氏族所能產生的最高制度。是野蠻上期的模範制度，倘使社會越過了爲這一制度所能滿足的界限時，那麼氏族的秩序就告終

結。國家則代之而起」。(同上書)

紀元一世紀時，日耳曼人大概有六百萬人。在羅馬帝國奴隸制度時代，農業均由奴隸經營。卽至日耳曼人侵入羅馬領土之後，另一部分人也變爲奴隸，同時他們又不斷破壞羅馬奴隸制度。因爲戰爭的頻仍，土地所有者的窮乏及都市的滅亡，使以奴隸勞動爲基礎之田莊及園圃的耕作，在經濟上不能獲利，反使小農生產復成爲唯一有利的形態。當時田莊依次區分爲小的地塊，租給繳納一定租金的佃農，或者是把許多小塊土地分配給移民。在這戰爭中，掠奪的首領、上司、強者就成爲領土所有者，而貧苦移民或弱的戰士就成爲定居的農奴。這些農奴是可以與其租種的土地一齊出賣的。但同時也還有自由農存在。然而，這般自由農民，又因避免官吏高利貸及其他強暴者之掠奪，常求助於有力者之保護，不僅個人甚至全團體，都把土地所有權讓給保護者，得到自己終身『自由』的享用其土地，這在四世紀時即出現，而到五、六、七世紀時更加普遍化。這種土地所有權爲少數有武力有特權的人所私有。他們又將這種基於農業上的生產手段分給隸屬於土地所有者的農民耕種，而從中榨取地租與勞役。這種封建主義，就在這個時代中成長起來，到八世紀喀墨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時代，可以說在基本上已形成起來，雖然這時日耳曼人從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馬克共同體還在很長時期內保存着。

到八世紀時，日耳曼人內部主要還有這樣幾種人：法蘭克人，屠林根人，士瓦本人，巴威人，弗里新人，撒克遜人。

八四三年凡爾登條約之後，直到八八七年墨森條約訂立，原來法蘭克王國，最後分爲東西法蘭克及意大利王國共三個國家。所謂東法蘭克王國，就是德意志。古代德意志的簡單歷史，就是如此。

### 封建時代 的德國

德國封建制度的形成，雖然有它內在的許多原因，但是它是與不斷的戰爭有密切聯繫的。在戰爭時，國王把土地封給臣下，武士作爲封土。封土的所有者——即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又把這些土地分封與自己的臣下，然後佃子或招徠農民耕種。臣下對領主則負以種種臣屬的義務。領主對自己領有的土地，

不僅有土地所有權，而且有行政上一切支配權。封建的政治結構，最上者爲皇帝（或王），其次爲大貴族的領主，再其次爲小貴族的領主，再下有武士；而其最下層的基礎，則是隸屬於領主土地的農奴。領主的土地構成爲莊園，莊園中有領主直轄的土地與租佃出去的土地，而直轄的土地中又有直轄佃租地與賦役地。此外，教堂又擁有大批土地成爲教堂的大土地所有。無論如何，廣大農民是隸屬於領主的土地之上成爲繳租納稅負擔一切封建束縛的直接生產者。即使原來有些自由農民，也因避免搶奪與求得保護的原故，依賴領主，終久也就變成爲隸屬於領

主的農民。這時，氏族社會遺留下的馬克共同體制也隨之崩潰下去。德國封建領主之強化，封建壓迫之繁重並不遜於封建時代的俄國法國。

封建時代的德國同樣是充滿了戰爭：一方面是國王與封建領主之爭；另一方面，又有德國國王與羅馬教皇之爭。前者，因封建制度之基於農奴生產的自然經濟，加之交通不便以及對外作戰的頻仍，致使各地封建領主權威日大，割據稱雄，而謀與國王對抗。這使德國王朝自八世紀以來，由喀墨林王朝，而撒克遜王朝（九一九年——一〇二四年），而哈布斯堡王朝（十三世紀末起），一直到十五世紀，均時斷時起的發生國王與封建諸侯的戰爭，使德國始終不能真正走上國權的集中與國家的統一。後者，則因自十世紀末鄂圖大帝（Otto）建立了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之後，這種又想依賴羅馬教皇之名，又想行脫離羅馬教皇羈絆之實的政策；在十一世紀末葉，亨利第三，亨利第四時代，特別是十二世紀中葉菲立特第一時代，均發生過德皇與羅馬教皇之爭。到一二二八年，菲立特二世時代，因五次十字軍東征的勝利歸來，又舉兵征意大利，一二四一年完全征服羅馬教皇所在地之意大利。到一四九五年哈布斯堡王朝，馬克西米連第一時代，德國領土向西愈見擴大，對內則極求統一，曾召集帝國會議，企圖形成中央集權；然而德國實際上的分裂還是存在。

德國在中世紀初期的手工業與商業是怎樣呢？當時莊園的自給自給經濟中也

養得有許多不自由的手工業者，修道院中也有。但同時因為要滿足國王、領主、武士、教堂的需要，不僅木工、石工、織工，甚至鐵工也發達起來。這些手工業也逐漸變為專門的職業。他們大部常是巡行作業，無有定居。接着，商人也發展起來。並且，在喀墨林王朝已有物品經過專門商人向國外貿易。至十、十一世紀，萊茵河畔商業即逐漸發達，十字軍東征，對德國商業亦有影響。然而這時的城市還是半農村性的。到十三世紀中葉，最大城市如紐倫堡、佛蘭克府、巴塞爾，亦不過幾千人到一萬人而已。統治手工業的還是農村村落的地方手工業。至於德國城市手工業中間的行會（*Zeile*）的組織則開始於十二世紀，它較法、意諸國為遲，十三世紀才普遍化。

「到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德國手工業已有顯著進步，城市行會組織的生產已取封建村營的地方工業而代之，為較大的銷路而生產，甚至為遙遠的市場而生產。」（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技術的進步（為滿足主教與諸侯、貴族的奢侈品，手工技術及火藥、印刷業之發明），手工業的發展，使商業亦追隨工業前進。『汗撒同盟』（十四世紀起）在差不多一百年中間壟斷了海上航路，使北德意志全部脫離中世紀的野蠻狀態。雖然，在十五世紀末期以後，因大西洋到東方航路的發現，德國商業已敵不過英、荷的競爭；然而印度到北歐的商業大道還是要經過德國。十五世紀，德國的鑛工是世界上最熟練的工人。而農業亦因植物

肥料採用，大批開墾而顯有進步了。

但是應當說，這時德國國民生產的進步却趕不上其他國家的進步，農業遠遠落在英國、荷蘭之後，工業遠遠落在意大利、法倫米和英國之後了。至於海上航路，則英國人特別是荷蘭人，都把德國排斥於勢力範圍之外了。人口依舊稀疏：沒有一個城市像國英倫敦那樣，成爲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及幾條交通要道。距這些內河與商業大道很遠，有無數較小的城市，因爲和那些商業中心隔斷，繼續停滯在中世紀後期情況之下，只消費不多的舶來品與製造不多的輸出品。鄉村居民中，僅僅貴族與廣大世界與新需要接觸，而農民羣衆則不曾超越地方關係和地方眼界的範圍。」（同上書）

『英法兩國工商業的發展使全國的利益連結一貫，因而造成政治上的統一。而德國這種過程，僅僅促成以省爲單位，環繞地方中心之各種綜合，所以造成政治上的分離。又因德國被排斥於世界商業之外，所以這種分離不久即得到穩固。統一的紐帶按照純粹封建帝國崩潰的比例而鬆懈。大封建藩屬幾乎變成獨立的諸侯，而且帝國直轄的諸城市 and 帝國的騎士們，都締結同盟，或互相對抗，或與諸侯對抗，或與皇帝對抗；而必操最後的是分離中間統一的代表，即地方和各省統一的代表，這就是衆諸侯。皇帝降於衆諸侯之例，漸漸降爲與衆諸侯中之一個相等』。（同上書）

這時階級關係較之從來有顯著的變化。「諸侯」從貴族中發生成爲脫離皇帝獨立的地方統治者，大權在握，爲所欲爲，盡情的剝削人民，以滿足慾壑與填補空虛。小貴族日益破產。「僧侶」，大者形成教權貴族，極力剝削人民以增殖財富；其下層分子則益不免陷於貧困。從中世紀傳來的「市民羣」內面發生這樣集團；一，名望貴族，擁有大批資財，且有買得封建特權的閥閱之家，他們也是很厲害的壓迫中下層市民；二，中等階級反對派，即富裕的溫和的中等階級，爾後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自由主義者的先輩；三，城市平民反對派，包括中等階級破產的分子和無公民權利的城市居民羣（手工業工人、日工、貧民）這中間是一部分由舊封建與行會社會破產的分子，與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之前身的分子，結合而成。至於「農民」，恩格斯說：

「一切階級的基礎——除了平民反對派之外——是立於大多數被剝削民衆即「農民」之上的。負着社會一切階層的重担者是農民。這些階層就是諸侯、官吏、貴族、僧侶、閥閱之家和中等階級。無論農民是隸屬於諸侯、帝國、勳爵、僧正、僧院或城市，他在各地都被認爲牛馬，或比牛馬更壞的東西看待。如果他爲奴隸，那他要完全聽從於主人的驅策；如果他爲農奴，由契約所規定之法律的束縛，就可以完全壓倒他，甚至這些束縛一天天加重。他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其主人的產業上面。從他不多的自由時間之內所得

到的東西，又要拿出來繳納什一稅、欠款、地租、戰爭稅、土地稅、帝國稅和其他開支。他不支付主人的錢，不僅不能結婚，並且想死也死不了。除了這些正規的賦稅之外，他不得不替其主人收集乾草，摘梅採橘，收集蝸牛殼，打獵、研推等等。釣漁與打獵，屬於主人。農民睜開眼看着自己的收成受野獸踐踏。農民的公共牧場與森林，到處被主人驅迫沒收。而且主人可照處理農民財產的方法，更糟踏到農民本身和他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權，無論何時，可任意把農民投之獄中。在獄內拷問農民正和現在預審法官拷問犯人一樣。無論何時，他可撲殺農民或者把農民斬首。加洛林納法典各章中，指出「割耳」、「割鼻」、「挖眼」、「斬首」、「車裂」、「焚燒」、「夾火鉗」、「砍四塊」等等，沒有不被仁慈的貴族和主人任意實行。誰能來保護農民呢？法庭被助爵、僧侶、閹閹之家坐滿了，他們深知自己為什麼而享受薪俸，帝國的一切官吏是不虛糜農民血液的啊。」（同上書）

正是這樣的階級矛盾——中等階級，平民以及農民等，反對封建諸侯貴族僧侶的矛盾，發展到十六世紀初葉，於是爆發了中產階級反封建的大鬥爭。

### 十六世紀

這個反封建的大鬥爭是從馬丁路得（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始的。為什麼呢？因為「它」中世紀」從古代破碎的世界保留下來唯一的東西，是基督教和多半已經



荒廢與失掉文明城市。結果僧侶得到知識教育的壟斷權。在僧侶掌握中的政治學、法律學和其餘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支幹，均按照神學上流行的原則去處理，……神學在知識活動領域內的最高特權，是從當時教會地位產生出來的必然結果，而這教會地位則為贊助和承認現存封建統治下之總的力數。很明顯地，在這種情形之下更要向封建制度作總的公開的攻擊，首先要向教會攻擊」。(同上書)

如果說，在反對舊的基督教的鬥爭中，「最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那末當時馬丁路得所提倡的改革，只是代表當時中等階級，而且是中等階級改良派的。中等階級要求一個廉潔的教會，要求恢復古代簡單的教會制度，和廢止獨佔的僧侶階級。所以馬丁路得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德國威頓堡教堂公佈的九十五條論文中，反對羅馬教會的獨佔的教義，反對教權超於俗權之上，論述國家的神權，主張應以俗權召集宗教會議改革教會弊端等等，都無非是當時中等階級的要求的反映。

馬丁路得這一發動，不僅引起了中等階級的擁護，不僅博得一些與教會或王權對立的諸侯與小貴族的同情，而且推動了下層階級，特別是農民運動的開始。可是，馬丁路得在一五一七年——一五二五年間，是經過一個轉變，開始他是站在運動前面，並對開幕的農民運動表示同情。他說：「如果羅馬教徒的憤怒狂繼

續下去，我以為除了國王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這些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一舉而致其死命之外，又有何法去對付他們呢？」他認為「農民反叛是由於政府壓制的結果」：「不僅農民反對政府，上帝也同樣反對政府」。可是，到農民暴動發展起來之時，馬丁路得亦如當時中等階級一樣，立刻受後面的民衆與革命黨的威嚇而一蹶不振了，他由調和派的立場就進到公開贊助反動勢力以撲滅農民暴動。這時他的立場是「無論是誰，只要他力所能及，都應該祕密的公開的把農民隊打得粉碎，或用繩絞，或用刀刺，像我們撲殺瘋狗一樣」。

馬丁路得這種轉化，正是反映當時社會內溫和的中等階級的立場。當時社會的營壘：第一，是反動的天主教；第二，是中等階級溫和派（路得派）；第三，是孟采爾的革命派。中等資產階級首先在宗教上發難，同時只在於改革宗教以適合於中等階級的胃口；但是爲了反對天主教與必然觸怒當時政體，自然非依賴民衆與發動民衆作爲後盾不可。可是民衆起來之後，當然不只以中等階級的宗教要求爲滿足，他必然要擴大爲解決社會問題而鬥爭。這樣，就使中等階級不安，亦猶之使統治階級不安一樣。於是馬丁路得及其所代表的中等階級，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事業半途而廢，不但去與反動勢力妥協，而且極力向反動勢力鼓吹，以來鎮壓農民暴動。十六世紀的德國中等階級到底還是十九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先輩人。然而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也就不可避免的失敗了。爾後由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

中產生了適合於專制帝國的宗教。

現在來說十六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農民戰爭吧。

### 農民戰爭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中世紀末期，德國農民生活之萬分痛苦。這種農民革命的要求與中等階級改良的要求是同時生長於封建統治的壓迫之中。一四六七年德國在武志堡地方開始有農民秘密結社，一四七六年在培斯白烏河發生一次農

民暴動，一四五一年一四九二年荷蘭發生了農民暴動，一四九三年在亞爾薩斯地方出現農民鞋會運動（以農民之鞋懸於旗上以示貧極思鬥之意），這些暴動都相繼失敗了。一五一四年春天，在符騰堡又發生了三千到五千農民的暴動，暴動者佔領了伯克蘭、溫蘭敦、馬克郎林根等城市；同時在匈牙利也發生了農民暴動，結果亦均失敗。當時，一切反對派分子投入運動漩渦中，一五一八到一五二三年在黑森林和斯德比亞上部，各地暴動接踵發生。可是德國農民戰爭真正的發端，則在斯託林根（Stühlingen）開始。

斯託林根的農民爲了堅決拒絕對於伯爵的各種負擔，集合強大的羣衆，一五二四年十月他們在汗斯、密勒（Hans Mueller）的領導之下向瓦爾德休前進。他們聯合亞爾薩斯，摩西爾，全部萊茵河上游的地方農民，組織同盟，宣言剷除封建勢力，破壞一切城堡僧院，消滅皇帝以外一切統治者。暴動擴張到巴敦的全

部領土。密勒的農民軍，直向馬拉黑，佛特瓦根前進。當時貴族無力與戰，不得不向農民軍求和。農民，提出十六個條件（如廢止農奴勞動，額外租稅及一般領主特權等），貴族均加以口頭接受，農民遂樂意解甲歸家。可是貴族很快就準備反攻，農民又集合起來從事抵抗，運動深入到符騰堡，然而由於佛提德蘭公爵之助，就將農民鎮壓下去了。

一五二五年全德國農民戰爭大爆發了。首先在正月，多腦河、萊茵、利黑之間的全境，都在醞釀暴動。二月大風暴起來，布爾根爾黑的汗斯、密勒農軍與武騰堡方面策應起來。利德農民在希米德（Schmid）領導下，組織成了一萬到一萬二千的巴爾特林根農軍，亞爾加上部出現了七千人的農軍，在君士坦湖成立農民水軍，在亞爾加下部成立了七千人的農軍，同時，在多腦河成立了第六農民軍。所以在三月初只在斯德比亞上部六個大營內，手執武器的農民已有三萬到四萬人。另外，四月初，在法蘭哥的暴動也爆發了。五月初農民軍佔領武志堡。在北德意志方面，孟采爾自二月初即到苗爾哈遜，領導德國北部農民動，其許多信徒則分散於德國南部。三月苗爾哈遜發生過早的革命（孟采爾的弟子領導），孟采爾一時為革命政府議長。所以到五、六月間，農民暴動幾乎蔓延到德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區域。

反動勢力在農民大亂全國之際，本已手忙腳亂，但是他們毫不疑慮的用割

兼施的辦法（遇強的騙，遇弱的勦），節節施行反攻與進攻。然而一方面由於德國的分離，因而貴族、諸侯、領主、閥閱之家的力量之有組織與強大，一面由於中等階級之半途投降反動勢力（路得之極力鼓吹鎮壓農民），同時也由於農民隊伍本身之弱點太多，（成分複雜，無組織，無好的領導，不能統一行動，敵弱不進攻，敵強則畏懼），而終於使暴動完全失敗了。一五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孟采爾被殺（時年二十七歲）農民主力軍被各個擊破，在格斯邁爾退到威尼西亞邊境之後，農民戰爭最後一幕遂行結束。

農民戰爭結局，是：一，各地農民死者以十餘萬計，生者再屈服於教會、貴族、閥閱之家的統治之下，可恥的失敗，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壓迫，加上繼續進行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把農民、平民、破產的市民的生活標準，降到愛爾蘭貧困的最壞形式」；二，農民戰爭中最受打擊的階級是僧侶，其土地財產寺院，先被農民沒收燒搶，後又被權勢階級奪為己有；三，貴族也受了打擊，只有去依賴諸侯為生；四，諸城市亦大半未得到任何利益，可是閥閱之家幾乎到處復興起來，中等階級反對派仍是長期破裂屈服於諸侯之下；五，「唯一得利的是衆諸侯，他們不僅從其敵人——僧侶、貴族、城市——的削弱中得到相當的利益，而且從他們所搜括的戰爭掠奪之中，得到了絕對的利益。」（同上書）

德意志分離的擴大和加強，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這種分離又是農民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這裏還要補充說到，爆發農民戰爭之思想上的刺激者與實際上的指導者孟采爾（Münzer 一四九八——一五二五）怎樣？孟采爾原來是與馬丁路得同流，但在農民戰爭開始就很快與路得告別了。如果說，路得是代表當時中等階級的改良主義，那麼孟采爾則是代表當時農民與平民的革命主義。

孟采爾的學說是如此：其宗教哲學，不僅是攻擊天主教一切主要點，而且攻擊基督教的一切主要點，接近無神論。其政治綱領所認為的『上帝王國』，不過是沒有私產，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權力的社會，接近共產主義。其行動步驟不僅反對僧侶，而且同樣熱烈的攻擊諸侯、貴族、閹閹之家。他真正灌入羣衆與羣衆站在一處來實際指導鬥爭。恩格斯認為他這種思想『與其說這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匯，毋寧說他是由平民中正在開始成長的無產階級分子解放條件之天才的預期』。（同上書）

然而孟采爾這種理論，仍然是反映當時不成熟的生產條件的不成熟的理論。『這種理論與要求，不是從一定時間各社會階級的相互關係出發，不是從生產和交通工具的關係之幾分偶然的水準線出發，而是從他對於社會和政治運動一般的結果之幾分透視的觀察力出發；因此他必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他所能做的事，

是和他向來實踐的一切行動，他的一切原則，及其黨派目前利益相矛盾。他所應該做的事情就不能成功。總而言之，他不是代表自己的黨派或自己的階級，而是迫不得已代表那統治條件成熟的階級，在運動本身利益上，他不得不保護異己階級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詞與諾言來敷衍自己的階級，不得不斷言異己階級利益即自己階級的利益，誰把自己放到這種愚笨的地位，誰就是不可救藥的墮落』。

(同上書)

自從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之後，從那時起，鬥爭遂蛻化爲各地諸候和中央皇權間的混戰。其結果使德國在兩世紀中失去了在歐洲民族中起政治作用的資格；就是說，把德國革命一直推延到十九世紀才爆發。

## 第一節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

從上面第一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一)德國的分離狀況與地方諸侯的封建割據，始終不能形成德國的統一；(二)世界航路由北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之後，德國遠離這世界交通要道；(三)十六、十七世紀以來，德國不斷捲入戰爭，這些戰爭都在德國國境進行，特別是一六一八年開始

政治經濟  
的狀況

的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時代的戰爭，把德國糟踏得非常厲害。由於這些主要原因，使德國的封建制度保存得比英法諸國長久而且深篤，使德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發展得比英法諸國遲緩，使德國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國家。

十八世紀中，德國神聖羅馬帝國還包括有三百六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國家，拿破崙時代、合併與消滅了很多小國。根據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決定，組成了以普、奧為首的『德意志聯邦帝國』以代替『神聖羅馬帝國』，然而事實上，德國並未因此而告統一。這時聯邦帝國之內，還有三十六個國家。其中最大者為普魯士、奧大利，其次為撒克遜、巴威略、符騰堡、巴敦諸國。如果再分割來看，普魯士帝國有八個儼如獨立的地方行省；奧大利帝國則用兼併手段，攘奪諸多弱小民族除維也納以西至瑞士、巴威略邊境，是日耳曼人居住外，南部卡尼鄂、斯士尼亞、克倫地亞、德斯坦尼亞，各省類多斯拉夫人；北部波西米亞及摩羅維亞各省大部為撒克人（Czechs），與俄國交界處則為波蘭人。至於匈牙利王國內，除居住多腦河流域的馬基亞人外，東南有羅馬利亞人，西南有哥羅的亞人。亞爾卑斯山外之倫巴多、威尼西亞王國，則完全是意大利人。德意志聯邦由許多國家與民族結合而成，其目的，表面上為同禦外侮，實則專在於反對外國及本國的革命運動。聯邦公會設於佛蘭克府（Frankfort），其權力極小，並不能干涉各國



內政，每個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各自獨立，甚至在一國中一省也有獨立的關稅制度。直到一八二六年，才在德國北部由普魯士等六個國家組織關稅同盟。一八三四年，又加上汗諾威等四國，成立了十國關稅同盟。同樣，一八二八年成立南德關稅同盟。德國關稅同盟的成立，對德國的發展是有作用的。至於政治制度，普、奧及其他大多數國家是君主專制政體，惟南德諸國如巴威略、巴敦等於二、三十年代採用了溫和的君主立憲制度。總之，這類封建專制國家，不管它形式上是成立了聯邦，但國與國之間（大國與大國，小國與大國，小國與小國），一國之內，中央與地方之間、階級與階級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都是充滿了鬭爭暗鬥的。在聯邦之內主要是普、奧兩國的爭雄。

這樣的政治制度是建築在當時德國的相當落後的經濟結構上面的。十九世紀之初，德國還是明顯的農業國家。在普魯士，城市居民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六，鄉村人口則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四。就是到四十年代城市與農村人口之比例亦為二十八比七十二。巴威略王國，城市人口只佔該國人口百分之十六。號稱工業區的撒克遜王國，其城市人口亦只佔自己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四。一八四六年奧大利有一萬人以上的人口，只佔該國全人口百分之六。至於全德城市人口，一般說來，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是從事農業。這就是說，到四十年代，德國還是農業佔優勢，農村經濟駕平工業之上。

封建制度在農村中仍然保持優勢，封建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與中世紀保留下來的農奴制同時存在着。拿破崙侵入德國，更加動搖了德國農村封建基礎，致使普魯士政府不能不於一八〇七年採取自上而下的改良辦法，宣佈『解放農奴』，一八一一年，一八二一年繼續施行這種解放。這顯然是當時君主政體害怕自下而上的農民革命，並藉此以號召農民捍衛國土，不能不採取的一種聰明辦法。在這幾次法令中，宣佈廢除農民隸屬關係（農奴制），農民可以自由購買土地與選擇職業，領主可以合併小塊土地為大土地的經營，廢止公共土地，由私人自由購買。這種解放，表面上看來，似乎也很有利於農民；可是，在實質上，正是大有利於地主階級，使他們可以大批集中土地，並有權強佔農民的及共有的土地；可以在農民購買封建義務中發一批大財，對欠債購買的農民成為債主，實際上還是保持其特權；可以把小塊的土地合併為大塊的土地，施行大規模的經營；換句話說，就是以大地主經濟為首腦，逐漸變封建的地主為資本主義的地主，變農奴剝削為資本主義的剝削而已。至於農民呢？有少數的富裕農民，用錢贖回封建義務與購置土地而成為富農。一部分成為自由的中農，而廣大農民，則成為農業勞動者以及仍然脫離不了農奴關係的佃奴。普魯士農奴解放之後，是相當開闢了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種道路就是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土地進化的道路之『普魯士的道路』。普魯士的道路在四十年代才真正開始發展着，這時由於農

業肥料之應用，農業機器之開始，大批荒田之開墾，輪耕制逐漸代替三田制。總之，由於大工業技術之幫助而發展起來。這時農村經濟的特點，就是：一方面，大多數而且肥沃的土地在大地主手中，大地主的經濟佔極大優勢，這些土地主要是在農奴制殘餘的保存之下，佃給農民耕種，少數用資本主義經營方法；另一方面，自由農民失去三分之一的土地，使小農經濟居於劣勢地位；而且在封建的和國家的重租重稅之下，在資本主義襲擊之下，呈現着極動搖與不穩的狀況。

在工業方面，自十九世紀初葉直到四十年代仍是手工業，家庭工業佔優勢，手工工場次之。四十年代初，普魯士有四十五萬七千個獨立工匠主，他們的手工夥計約有三十八萬四千人。工業中主要是紡織業，其次為鑛山業。手工工場內設織機一部，家庭內約設織機兩三部。手工業生產依然是行會制度統治着。只有在經拿破崙掃蕩得最厲害的地方，如萊茵省某些城市，如西里西亞，如撒克遜等地，工業較為發達，行會制度亦消除殆盡。德產革命只是開始於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才比較發展起來。一八一〇年亞麻紡織機器開始輸入德國，一八三七年工廠僅有五個，錘數一〇、三〇〇；一八四八年工廠十四，錘數四五、〇〇〇。羊毛紡織業，起初僅以家庭工業來經營，一八四六年在普魯士有錘數四、五萬，一八四六年，北德七個國家（關稅同盟的）的紡織業總數為：工廠三一三，錘數七五〇・二七四，其中以撒克遜，普魯士兩國為最多（撒克遜佔百分之六十

三，普魯士佔分之二十三）。焦炭熔爐始於上西里西亞，到一八四六年只有九個。一八四〇年初，魯爾區的產煤量才增到九十九萬噸，一八五〇年增加到一九六萬噸。整個普魯士產煤量一八二四年爲一二〇萬噸，到一八四三年增到三〇〇萬噸。一八二〇年全德國只有蒸汽機二部，到一八四八年僅普魯士一國，已有一三九部。四十年代中間，德國有工場七八、〇〇〇家，僱傭工人有五十五萬。一八三五年，德國最初敷設鐵路（紐倫堡——孚爾特），長僅六公里，一八四〇年有四七〇公里，一八四五年有二千餘公里，一八四八年達五千五百公里。對外貿易總數：一八三〇年爲六。六億馬克；一八四〇年爲一一，二億，一八四八年爲二〇億。

由是可知，德國工業的發展較之英法諸國爲遲，直到四十年代，主要的還是手工業，其中行會限制還很厲害，德國工業城市少，更沒有如倫敦、巴黎、里昂那樣大而集中的城市，這就是革命前德國工業的特點。但是，應當指出，德國大工業的發展雖如此其遲，可是在四十年代開始以後，其發展速度也相當快的。然而要順利的發展除非打破當時極力阻礙這一發展的障礙物不可。

障礙德國工業資本發展的原素，一則是德國地理位置不適當，十六世紀以來即遠離世界商業要道，不可能如英法一樣在海外掠回巨量資本，以資本發展國內生產；二則是國內幾百年以來不斷的戰爭的消耗，許多舊的工業在拿破崙大陸系

統下已被破壞無餘。然而根本原因，還是德國封建統治下的整個舊的生產關係（國家的分離，半農奴制的存在，行會的努力，國家苛捐雜稅的重担……）障礙了工業與農業中新的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這種矛盾的反映，我們滿可以在當詩德國階級矛盾中找到根據。德國革命的社會根源即在於此。

革命前的  
德國階級  
結構

恩格斯說：「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是其政治組織的基礎。」（『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上面已經講過德國當時的經濟結構，現在我們就來敘述，由這種經濟結構所形成的德國階級結構，在革命爆發前又是怎樣的呢？

第一，封建階級。『封建制度之在英國與法國是早被摧毀了。或者如在英國，封建制度減縮得很不重要的形式。因為英國有強有力的富厚的資產階級，集中於大城市，特別集中於首都。德國封建貴族，則仍保存着由古代承襲下來的大部分的特權。佃租的封建關係幾盛行於各地，地主有審判其佃戶之權。他們政治上的優越地位，雖被剝奪，無權監督各邦的王侯，但他們仍保存對其領地農民之中世紀的統治，亦無捐稅的負擔。封建制度在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較為繁榮些，只在萊茵河左岸它才完全毀滅。此種封建貴族在當時是極其衆多，一部分也極富厚，一般人都公認他們是國內的頭等「等級」，他們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中的長官也差不多完全是他們担任。』（同上書）

第二，資產階級。德國資產階級遠不如英國資產階級之富厚與集中，德國自採用機器製造以來，又加以英國工業的勢力迅速的擴充，德國舊式製造業都被毀滅了。在拿破崙大陸系統之下，本國某幾處所辦的近代工業，不能補償其所失的舊式製造業，也不能夠造成一種強有力的工業利益，壓迫當地政府，對他們的要求注意，因為這些政府都是嫉視非貴族的財富和權力之擴充的。英國中等階級自一六八八年即已享有政治的統治，法國的資產階級自一七八九年已經奪取政權成功。唯有德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數量上的缺乏，特別是集中數量的缺乏，不能達到像英法資產階級這樣統治的目的。但是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的財富以及與財富相伴的政治上的重要，均不斷增進。政府看到這種情形雖然不很願意，但它不能不顧及目前的物質利益。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說，自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和自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四〇年，各小國在其憲法上所已許給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在同上的兩個反動時期中，又從資產階級手中一點一滴的奪去。每奪取一點一滴，即用一些給資產階級更實際的利益來交換。因此資產階級每一個政治上的失敗，緊接着就是他在商業立法上的勝利。自然在德國的工商業者看來，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的保護關稅和新成立的關稅大同盟，比較在小的王國的議會中之可疑的表決權，實在貴重得多……。」（同上略）

「德國資產階級財富的不斷的增進，商業不斷的擴張，到了這個階段，他就

感覺到，他的最重要利益的發展爲其本國政治組織遏止；如像：國家任意分裂爲三十六個王侯的統治，各具野心與互相鬥爭；封建制度的鎖鍊，束縛着農業及與之有關係的商業；殘暴而專擅的官僚階級對於一切交易都苛徵重斂，而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張與鞏固，交通上一般地採用蒸汽機，國內貿易競爭之發展，使各邦各省的商業更爲接近起來。他們的利益也一致了，他們的力量也集中了。於是，其自然結果，便是他們全部變成了自由主義的反對派，：一八四〇年是這種轉變的開始，也就是普魯士資產階級成爲德國資產階級運動首領的開始。」（同上書）

第三，城市小資產階級。『因爲德國大資本家與工業家階級發展得緩慢的關係，他的小資產階級便十分衆多。在城市中他差不多佔全人口之大多數，在小城市中因爲沒有富者的競爭與影響，他完全佔着優勢。這一階級在各個近代國家和一切近代革命中都佔最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國則更爲重要。在德國最近所發生的鬥爭中，他的態度常左右勝負。他所處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商業家、工業家（即一般所稱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這就決定了他的性格。他總企圖達到資產階級的地位，但是稍稍橫逆的命運就把這階級的個人投擲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在帝制與封建制度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存須仰賴宮廷和貴族的惠顧，若失去這個顧主，他的一部分就要破產。在小城市中，一個兵營，一個衙門，一個法庭及與法庭有關係的人，常常是他們興隆的基礎；沒有這些人，則商

店、裁縫、鞋匠、木匠等人的生意就要清淡。因此，這一個階級永久是在兩個前途之間搖擺，他一面希望躍入富有階級的隊伍，而一面又害怕淪於無產階級的生涯；一面希望參加公共事業之管理以求提高其利益，而一面又害怕時機不宜的反對政府，觸犯政府之怒而結果了他們的生存。他們所有的財產既微，而其財產之不安定，又正與財產之多寡成反比例。這個階級的見解是十分動搖的。假使封建或帝制的政府是強有力的，他便低首下心，諂媚服從。假使資產階級剛剛得勢，他又轉到自由主義一方面。假使資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他就瘋狂似的，沉溺於民主主義的幻想。但是當在他下面的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其獨立運動時，他又陷於垂頭喪氣的狀態，害怕與消極。」（同上書）

第四，工人階級。「德國工人階級之政治的與社會的發展，比英、法工人階級落後，猶之德國資產階級，比英、法資產階級落後一樣。相似的主人就有相似的夥計，一個人數衆多強大集中及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之發展，是與一個人數衆多及強有力的資產階級之發展相輔而行的。在資產階級的各派，特別是最進步的一派大工業者，未取得政權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永遠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純粹無產階級性的。只有在那一個時候，僱主與傭工之間的必然衝突，才變爲緊張，再也不能遲緩；工人階級再也不能爲那幻想式的希望和那永不能實踐的諾言所欺騙，於是十九世紀的大問題，無產階級的解放問題，才最顯明的顯示出來。」



(同上書)

『德國工人階級的羣衆，不是像英國一樣，受僱於近代的產業大王，而是受僱於小手工業者，其全部生產系統，僅爲中世紀時代之殘餘，正如棉業大王和鞋匠、裁縫老闆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一樣。同樣，在新式工業區域的廣大醒覺的工廠工人和一個小城市的裁縫工人及木匠的中間，亦有根本上的不同。或者說這些裁縫與木匠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性質與他們五百年以前的祖先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因爲沒有近代的生產關係與近代的生產方法，自然也同樣缺乏近代的思想。在革命之初，大部分工人尚要求立即恢復行會和中世紀有特權的手工業組合，這是無足奇怪的。然而，在近代生產系統佔優勢的工業區域，因爲交通便利，因爲大多數工人由遷徙不定的生活，而得到思想上的發展；於是在這種地方，有一種中堅組織的形成，他們關於工人階級解放的思想，是清楚明瞭，而且更符合於現在的事實狀況與歷史的需要，但是他們只佔少數。假如資產階級的積極活動，我們說他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那末，工人階級的運動，則是從一八四四年的西里西亞和波西米亞的工廠工人暴動發端。』(同上書)

第五，農民階級。『最後就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大階級——農民。把農村工人算在一起，他佔全國人民的極大多數。但這個階級內面又分成爲若干不同的部分：首先，就是富裕的農民，即德國人所稱的大農、中農。他們擁有面積多少不

等的土地，每家都僱有幾個農業工人。這個階級的地位既在那無捐稅負擔的大封建地主與那小農農業工人中間，他顯然是以與城市內反封建的資產階級聯盟爲其天然的政策。第二，是小的自由農，在萊茵區頗佔優勢，因爲封建制度在那一帶早爲法國大革命的伟大力量所摧毀。這種獨立的小農，在別地也有，他們是曾經用錢贖回了他們土地上所應納的封建義務的。然而，這些農民，只是在名義上是自由的，他們的財產已經很多的抵押出去，其條件之苛刻，等於說，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第三，是封建的不自由的農民，他們固然不易從土地中被驅逐出去，但他們須永久向業主完租或須替他做很多的勞役。最後，是農業工人，他們在許多大農場中的狀況與英國的農業工人階級的狀況完全相同，由生到死，永久是貧困飢寒，永久是他們主人的奴隸。農村人口中最後的這三個階級——小自由農，封建的不自由的農民，農村工人——在革命以前從未問過政治。但是革命這個東西，使他們睜開了眼睛，看見了新的事業，前途充滿了光明。革命對於他們每個人都有利益，假使這個運動循着正當途徑發展，他們每個人都可望參加的。但同時我們應當明白，農民因散居於廣大區域與他們中間得到大多數一致之困難，使他們獨立運動之企圖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他們需要城市中更集中的、更有知識的、更易於行動的人民的領導和推動。」（同上書）

正因爲這樣複雜的階級關係與夫各階級固有的這種特點，特別是在德國沒有

如倫敦、巴黎這樣的重心，這樣的有決定作用的重心，使德國革命運動爆發時，不能不發生很多不連貫不一致與表面上矛盾的情形，不能不發生許多重複的不連貫鬥爭，不能不銷耗巨量的流血與能力，仍不能得到重要的結果。同時，也就由於這樣的階級結構也就決定了在革命前革命中各階級的立場。我們在後面再去

看他們各階級做些什麼？

此地還要說到德國在革命前所具有的民族矛盾。這種矛盾是與階級矛盾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德國民族的統一與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若干小民族的獨立等等，這些要求也是當時德國所極待解決的。這也是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所應完成的民主任務之一，詳細情形留在第六章中去專門敘述。

自由主義運動之成長

上面說過，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從一八四〇年開

始，但是在這時期之前，已經有過這樣的徵候，表示出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政府之下繼續的消極與忍耐了。他們要求消滅農奴殘餘，要求採用保護關稅，要求監督財政與改良立法，並且要求國家在政治上有堅固的統一。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德帝國內部如巴維利亞、符勝堡、巴敦、漢諾浮這些小國，爲了要獲得較大的團結，以對付普、奧，同時又要對付國內的貴族，於是首先頒佈了多少帶點自由主義的憲法；並且在這些國家內，出現了一羣自由主義的

律師和職業的反對派——如羅特克、威爾克爾、司徒夫等，從事宣傳立憲主義。以後一八三〇年革命，同樣也震動了德國，使當時德國新文壇上都在宣傳立憲主義和更幼稚的共和主義，或多或少都是帶點反政府的傾向。一八三〇年以後，在德國思想界最有權威的就是黑格爾的哲學。黑格爾在『法律哲學』中宣言君主立憲是最後與最完備的政權形式時，就等於宣告德國哲學已贊成資產階級；等於說，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日快要到來。接着少年黑格爾派之不停的發展，更且提出德國從未有過的政治原理。他們並且企圖恢復法國大革命英雄們的光榮。不管當時政府如何封閉國外消息，如何檢查國內消息與言論，但是德國輿論界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即自由主義的思想是在向前發展着。

一八一三到一八一五年，普魯士政府本有建立『人民代議制』的諾言，一八二〇年又有過『不得人民代表機關同意，不能借款或增稅』的法律，結果是毫無執行。到菲烈特立。威廉第四即位，資產階級曾對他表示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頒佈憲法，容許出版自由，來一點和平改革，結果適得其反，國王並不接受這些要求。自一八四〇年起，自由資產階級即猛烈攻擊國王，萊茵省成爲自由主義運動的中心，科倫地方的『萊茵報』，就是當地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創立於一八四二年一月）。然而政府因爲財政上的困難，爲了找錢，不得不對『人民代議制』作小小的讓步；原來在普魯士八省中，組織有各省的省議會，這時國王爲了

通過渴望的公債，遂召集八省駐柏林的常委會議。不管國王如何招搖撞騙，但這常委會議，乾脆的拒絕了國王的提議，申明無權代表人民，要求國王實踐其父親在時對人民的諾言，國王的憤怒，更加引起資產階級與國王間的裂痕。一八四七年，國王更因財政拮据，仍不免召集八省省議會的聯席會議，國王在這會議中表示『決不宣佈與永不宣佈現代的憲法』，結果，聯席會議同樣否決了國王募集公債的提議，國王則命令解散議會，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同盟』則堅持『必須頒佈現代代議制的憲法。不然，就不給一文錢予政府』。

在『自由主義同盟』內部，除資產階級之外，還有大部分的下層貴族和下層等級中各種不滿意現時政體分子。這就是說，當時反對政府的人，已經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結成了反專制政體的統一戰線。資產階級與政府之中，如果不能即時妥協下去，革命就不可避免。資產階級要便反對專制政府有力，則必去求助民衆，只有在廣大民衆幫助時，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地位才有力量。

恩格斯說：

『當時，只有這種事是很明顯的。就是這樣的情形不能支持下去，或者兩造的一方，必得讓步，或者雙方破裂，結果就是一個流血的戰爭開始。而許多資產階級知道他們是在革命的前夕，他們也向革命進行準備，他們用盡可能的方法去奪得城市裏的工人和農村裏的農民的援助。大家都知道，在一八

四七年之末，沒有一個資產階級裏的政治要人，不是宣佈他是社會主義者以獲得無產階級的同情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現在，我們來看看普魯士的工人運動以及工人運動與這個民主主義運動的關係怎樣？

一八四〇年前後，一部分德國工人常來往於法國、英國、瑞士一帶，特別受到在法國工人中間流行的幼稚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影響。加之，德國內部工人階級的生活地位是非常的惡化（工作時間很長，童工工作日亦在十二、十三小時，工資極少，有些家庭手工工人還要受地主、定貨商人以至直接老闆的幾重剝削），政治上毫無權利可言，於是社會主義也很快的流到德國工人中。一八三六年德國工人在巴黎成了一個秘密的『正義同盟』，一八三九年五月，巴黎暴動失敗後，組織即遭破壞，會員仍四散各地，有些跑回德國，從事秘密宣傳，大有促進德國工人階級之醒覺。在『正義同盟』中，演主導作用的，是威特林（Weyling，一八〇八—一八七一年）。他是一個德國的縫工，巡游外國多年，不斷作反政府及社會主義的宣傳與活動；他主張工人依靠自己力量用革命手段達到自己解放，可是他的思想正反映當時德國手工業勞動者之要求，他主張革命只能依靠貧苦人——最好是流氓無產階級。

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亞職工的暴動，是德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西里西亞

的職工，因為忍受不住定貨資本家、地主、老闆的幾重壓迫，作出一個職工歌以示反抗。當年夏天，在布列斯勒近郊的維爾魯斯發爾茲村中，因為職工會唱這個歌，一個職工被殺，於是全體暴動起來，佔領主人住屋、貨棧，搗毀了主人的織機，附近一帶的職工也舉起暴動。結果，軍隊開來，暴動者與之互鬥甚久，終於被軍隊鎮壓下去。死傷三十餘人，職工均逃入山中。同年波希米亞亦發生職工暴動，很快亦被軍隊鎮壓下去。這些事件引起了社會上深刻的注意，給了工人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刺激。一八四七年年荒，工人中又發生了麵包的騷動。

由於德國工人階級的特點，加之當時言論出版之大受限制，這時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雖已形成，然而德國工人知道的還是很少，就是知道，也是很模糊的。可是大城市的工人是日益了解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他們是望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其解放的旗幟。應當指出，這時，德國無產階級是比十七世紀英國的與十八世紀法國的有更多的發展。德國工人是歐洲工人中最富於理論的人民，他們保存有理論的興趣；這樣不但是說明，德國經黑格爾的哲學而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且說明，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已經開始，並且能很快的滲透到工人的脈絡之中。我們還應當知道，德國工人運動不是離開一般的民主主義運動，而是相反的，德國工人是積極參加在一般民主運動之中，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中，是站在最積極最堅決的立場，來反對

專制政體，力爭德國的統一的。他們在『萊茵報』中，以及革命爆發後『新萊茵報』中的立場，就可以想見。但是，他們毫不容情的、不斷的批評自由資產階級與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之動搖性，嚴明指出無產階級最後解放的道路。德國在革命前並沒有共和黨之存在，亦沒有真正無產階級政黨之組織，當時德國人民，或者是君主立憲派，或者是程度不齊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立憲派的資產階級，爲了抓取工人，不惜也冒稱自己爲社會主義者，而在他們的立憲政綱內部，却找不到一個爲工人利益的字句來。雖然如此，德國工人開始還是在資產階級的號召之下，去爲最近的利益而鬥爭。並且能在這鬥爭中起他的驚人的前進作用。這種鬥爭正是爲了將來的利益所必需的。

德國革命前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內幕就是如此。『在現有的這些因素下，則稍一輕微的衝突，即會爆發爲一大革命。當時高級的貴族和平民長官是現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擁護者；當時下級貴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大學生，各級學校教員，甚至於下級官僚與下級軍官，都在反對政府的一條戰線。當時，站在這些人後面的，就有不滿意於政府的農民及大城市的無產階級的羣衆。……政府則頑強的進行一種路線，促成衝突的爆發。德國在一八四八年初，是處在革命的前夕。縱然沒有二月法國革命來促進革命，革命也是快來的。』（同上書）



### 第三節 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德意志內部種種經濟的、政治的、階級的因素，使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成爲不可避免。並且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地指出，當時『德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一八四六年的飢荒及一八四七年的經濟恐慌，已經愈使革命的危機達於成熟與快要臨產的狀態。即使法國二月革命不先爆發，而德國的革命也是快要到來的。然而法國二月革命轟然一聲的爆發了，消息傳來，使德國革命再也不能延遲，而如疾風暴雨般的發作起來了。可是德國革命，首先是爆發在奧大利的都城——維也納，然後緊接爆發的才是普魯士的柏林，這是值得大家玩味的。現在，就首先從奧大利說起。

奧大利  
的狀況

敘述首先爆發的維也納革命，必須先來看看革命前奧國的狀況。

奧大利也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它還是一個古老的落後的而且特別頑固的君主專制國家。甚至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它還是一個爲世界上的外

國人所不了解的國家，恰如鴉片戰爭前的中國一樣。

自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奧國即在極端反動的梅特涅首相的操縱之下，不特恢復了本國的實力，造成奧國極端專制的統治，而且成爲德意志以至歐洲反動勢力的主宰之一。國王法蘭西第一時代，梅特涅的政策是：一，對外利用英、俄、普、法間的矛盾，使自己居於支配地位，特別是盡力於組織一切力量來阻止歐洲的革命運動；二，對於那些服從於奧大利的各小國，則使之互相牽制，不致於聯合反奧，並從而支配之；三，對內則把自己封建專制政體，寄託在封建地主與金融資本家這兩個階級的擁護之上，使之彼此牽制，政府又從而操縱之；四，對工商業者，則一面保護他們，杜絕外貨競爭，以增加其納稅能力，一面又審慎地保存對工商業的限制，使之勿過大發展；五，把手工業者關閉在中世紀行會的罽牢中，促長其互相爭執，而不易移動。對工人、農民則極力保持過去生活狀況與風俗習慣，尊重其主人的威權；六，實行極端愚民政策，教育權操在天主教之手，學校只是特殊人材養尊之地。除匈牙利外，整個奧國統治下，沒有一家報紙；國外消息絕對封鎖，國內文化完全閉塞起來。

這樣，奧國在經濟上是異常的落後，在政治上是無上的野蠻；自然，國內的階級矛盾，不容易明朗的發展。因爲，奧國地位偏僻，國內只有一個小小商港；農村則主要是依據農奴制上面的大地主所有；城市則主要是手工業的家庭工業小

生產。一般說來，奧國還是一個標本式的農業國家。這是一八一五——一八四五年的情形。恩格斯說：

「在一八一五年以後的三十年，這種制度的實行是收到了驚人的成功。歐洲幾乎完全不知道奧大利，亦猶之奧大利也很少知道歐洲一樣。無論在人民一切階級的社會狀況中，無論在全體人民狀況的總和中，好像絕對沒有什麼變化似的。在階級與階級間很大的仇敵行為是沒有的，即或有之，那就正是梅特涅統治的一個主要條件，他馬上擴大這種仇敵行為，利用上層的階級作為政府一切壓迫手段的工具，使人民只怨恨他們，而不怨恨這般下級的國家官吏。一般說來，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不滿，差不多或者是完全沒有看見的。大家都崇拜皇帝。法蘭西第一老王似乎是體察了許多事實，所以當他疑慮到這種制度能否堅固時，曾經自慰的說道：「當我與梅特涅在世的時候，這種制度是可以維持下去的。」（同上書）

然而，法蘭西第一老王的估計，到底是錯了。奧大利並不是一個脫離世界的特殊國家，梅特涅其人並不能夠有轉移乾坤的能力，奧大利的歷史依然跳不了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依然免不了自由主義的運動與革命。就在梅特涅統治時代，就有一種運動潛伏在奧大利的封建制度之內，緩緩地、秘密地成長起來。資產階級之日益形成，及其財富和影響的擴充，特別是採用了蒸汽機和機器製造工業之

後，這種新的力量，不僅破壞了社會內各階級間的一切舊的關係，而且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方式，使新的工商業人民處處與舊的封建制度發生衝突，遂使奧大利的封建制度不可避免的進到日益崩潰的過程中。梅特涅即有太大的本事，也阻止不了新的勢力的發展，阻止不了民主主義思想與運動的形成。許多資產階級在國外經商，染受了與帶回了國外新文化的祕密，而與國鐵路的建築，更是加速了工業與知識的運動。何況匈牙利已經有了封建的憲法，有了國督與議事記錄，議會所在地——布列斯堡正是坐落在維也納大門之前。

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七年這個時期，是奧大利急劇變化的時期。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已的利益是不能與當時這樣政體相容了；但他們却不是真正反對政府，不是幹真正反對派的活動，而只是不滿意於政府，希望政府行政方面（而不是在立憲方面）有所改良而已。一部分官僚貴族，不滿意梅特涅的家長制度，而思戀他們的老王約瑟夫，因而也與資產階級接近起來。到了一八四七年底，情形就不同了，奧大利也同樣發生當時在德國盛行的政治上與宗教上的運動；雖然這種運動並沒有在普魯士那樣強，可是總是帶着反對政府的性質。至於奧大利的農民，農奴，佃農，他們受到地主和政府的橫征暴斂，壓迫剝削，已經是不可忍受了。工廠工人在極痛苦的環境之下工作，他們不僅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且受警察的鞭笞。手工工人為同業組合的法律所阻，沒有獨立與自由發展的機會。商人，

不僅受到重稅的壓迫，而且受到許多法律上的限制而難於發展。總而言之，奧國政府是遭全體人民（除了多數封建統治階級及與政府有來往的金融資本家，與大股東老闊之外）怨恨的。奧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到一八四七年底也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亦如德國一樣——是處在革命的前夜。何況在階級矛盾之外，還有那些被奧國統治的小國，亦在那裏發生對奧國的不滿而醞釀民族運動呢？

正在這個時候，法國的二月革命爆發了。

### 維也納三 月革命

法國二月革命消息，最初傳到了維也納，奧國資產階級即向政府提出『改革制度』的要求，政府置之不理。三月十三日，大羣的學生、工人，出現於維也納街頭，其勢洶洶，並高呼『打倒梅特涅、憲法萬歲』的口號。政府立刻派軍隊來彈壓，並向羣衆射擊。示威羣衆即築起工事，利用牆壁以行抵抗。數小時後，大批羣衆趕到，猛烈向政府軍衝擊，大有非擊破這一反動大本營的政權就不停止之勢。國王見勢不對，只有暫時讓步，雄據歐洲三十餘年之梅特涅，遂從此解職，逃往英國。此外國王又允許召集國民會議，改組內閣，着手編製憲法，並同意學生要求，組織學生軍；同時又按財產為標準組織資產階級的國民軍，以負『維持市民運動』之責。資產階級又設立『社會治安委員會』，他們在這中間佔着領導地位，儼然成爲非正式的革命政府。可是，國王的政府，除

了調換幾個關員，給予人民一些諾言之外，實質上並未有所改革，而梅特涅的黨羽，保王黨們，仍盤踞於政府之中。

維也納的三月革命是勝利了，但只是局部的勝利，究竟結局如何，還要看以後鬥爭來決定。不過此地要說一說，在這次三月革命中有什麼重要之點值得我們注意呢？

第一，這次革命是各革命階級聯合的全民革命。資產階級（除極少數銀行家交易所資本家外），小資產階級，工人以至農民，都是在反對專制政體的旗幟之下，萬眾一心的參加這次革命。當時在奧國社會內部，封建與民主的矛盾是遠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上。因為奧國工業之不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還在隱蔽中，奧國資產階級不僅力量很弱，而且受的教育很少，它從來沒有看見過奧國有過工人運動，他所看到的工人的要求（憲法，自由）又是與自己的要求一致；加之，他的愚昧無知，所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等等天下大事，他都不知道，有時他從政府方面聽到一點，他還以為是梅特涅捏造謠生事故意嚇他似的。這樣，當時奧國資產階級至少在三月是竭誠擁護這一運動。至於學生與工人，在這次革命中，是站在最前線，就靠他們與反動政體作決死的鬥爭，才能夠造出這樣的勝利。農民在鄉村中，也是積極參加這次革命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各革命階級聯合是奧國三月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

第二，這種各階級聯合的革命內部是有鬥爭的，同時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持久的。三月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只是從政府中奪來了一些讓步，這些讓步並沒有實際執行，使資產階級只能是理論上的統治階級，而不是實際上的統治階級。然而，資產階級也在『治安委員會』中握得了政權，也組成了自己的武裝，同時在工人中也有一部分武裝，學生則有四千人的很好的武裝。如果當時資產階級能夠堅持這次革命，有了這些力量是不難實際取得政權的。然而，他們太弱，也太顧前顧後，並沒有把封建制度推翻澈底，而工人、小資產階級也因為失業與負擔加重，而表示不滿。因此，資產階級在一邊，工人、學生在一邊，很快地發生了一種冷淡、磨擦與鬥爭。其所以這種磨擦不能即刻轉為公開的破裂者，主要還是因為大敵當前，內閣，特別是朝廷，還在極圖恢復自己的力量與舊的秩序。大家都知道梅特涅專制主義之復活，各革命階級都是倒霉的。正因為如此，不但使各階級聯合戰線可以相當持久，而且『當五月十五日、十六日或因政府企圖進攻（解散學生軍），或因政府想奪去新得的自由，而在維也納又發生各階級的新的反抗暴動。在每一個時機，國民軍（武裝的資產階級）、學生和工人的聯盟又在一定時間內鞏固起來』（同上書）如果沒有這樣持久的各階級的聯盟，那末，奧國反動勢力早已在五月就勝利了。

第三，維也納三月革命，充分證明了『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奧國在革命

之前是如何的陳腐落後，反動統治是如何的頑強兇橫，奧國在歐洲是如何被人視為野蠻無理。可是，由於各階級聯合而爆發了革命，由聯合的相當持久而相當支持了革命，短短的時期內，就把奧國推進到歷史的前面。不管梅特涅如何兇強，而人民的革命，就可以把它打倒。這正如恩格斯所說：『革命是社會與政治的原動力……在這些猛烈的變亂中，使一個國家，在五年之內所走的道路，比在平時一百年所走的道路還遠得多。』（同上書）

第四，維也納革命中真正得到利益的是農民。奧地利農民參加革命是很積極，當着革命爆發，貴族銀行家大地主都紛紛逃走，農民則忙於剷除封建制度，以至最後的殘餘都不留。因為朝廷要專力對付維也納，而且又要去制止匈牙利革命的。奧大利的農民，在這次革命中是成功了解放自己的事業，這種解放事業較德意志任何國家都要充分些。爾後，根據普選制所召集的奧大利議會，農民代表佔一百席。會議上批准了農民已經獲得的利益，宣佈無償還的取消一切個人的及封建地主的特權；只有工役及什一稅須以代價贖回。無論以後斯哇茲伯洛親王政府，如何能恢復旁的東西，但他永不能有權恢復農民的封建奴役。正因為農民得到實際的利益，安於一時小成功脫離革命隊伍，使爾後反動時期，政府能利用農民以制止革命，至少在農民中，一時尚無變亂發生。



「假使奧大利現在（即一八五一年——譯註）是重新比較平靜而且強固，主要原因，是佔人民大多數的農民從革命中得到了真實的利益。同樣是由於復辟的政府無論怎樣強奪，可是，農民已經得到的顯然的、真實的利益，至今還保存未動。」（同上書）

柏林的三  
月革命

前面已經說了很多，在一八四七年年底，普魯士的革命是不可避免，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是站在反對專制政府的前頭，正在進行真正的鬥爭，而「聯席會議」之結果，又是那樣的破裂，資產階級堅決表示他的反對派地位，似乎決心要與政府一戰。這都說明，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已是迫在眉睫。從此，大家應該來看普魯士革命的熱鬧劇了！然而事實上革命的第一砲，不先在柏林，而先在維也納爆發，甚至到柏林革命爆發前後，而普魯士資產階級突然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又怎樣解釋呢？未敘述柏林三月革命之前正要把這一點解釋清楚。恩格斯說過：「假使沒有法國二月的巴黎革命，這個革命在其初爆發時，或者也會如維也納一樣。」由此，可知法國二月革命對普魯士革命的影響的重要性，特別是影響普魯士資產階級地位變化的重要性；什麼影響呢？

第一，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政府（大資產階級貴族）正是普魯士資產階級所要準備建立的政府。

第二，聽說二月革命，宣告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

第三，普魯士資產階級早已嘗過工人的苦味口（特別是西里西亞的暴動）。本想轉變工人鬥爭方向以供自己利用，可是二月革命一來，普魯士的工人階級反而鼓噪起來了。

第四，普魯士資產階級看見，二月革命之後，法國臨時政府執政的人中，還有資產階級之私有財產與現代財神的仇敵。

這樣一來，本來一鼓作氣，準備去革命的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好像急於拉小便的人，聽見了飛機警報一樣，嚇得小便拉不出來，就藏在防空洞裏去了。結果呢？動搖畏縮，裹足不前，害怕革命，並掉轉頭來去謀與專制政體妥協。法國二月革命之後，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極力去哀告國王讓步，國王還不大理會。即至三月十四日維也納革命消息傳來，時機緊急，國王乃急行頒佈命令，召集各階級代表會議，廢止檢查官以緩和革命。柏林資產階級大為慶幸，認為革命已成，紛去拜謝陛下，並對出現於演講台上的國王，熱烈歡呼，表示敬意。至於普魯士的工人與小資產階級民衆呢？他們一聽到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歡喜如狂，柏林市公園及滿街上，都有羣衆在交談，歡呼與集會，紛紛提出向政府的要求；特別是工人們聽到亞爾伯特任法國臨時政府委員後，尤為興奮。維也納消息剛一到，柏林大震。這時民衆已經如春潮狂浪般的起來了。縱然號召革命的資產階級已經退

縮，工人及其他羣衆們是不顧一切，走到革命最前線，大有非來一個『二月』，『三月』革命不可之概。

三月十八日，柏林的砲聲響了！廣大遊行示威的羣衆，逕與軍警發生衝突，軍隊開槍射擊民衆時，工人及其他民衆們，就在街上遍築防禦工事，巷戰激烈，民衆前仆後繼，人愈戰愈多，力愈戰愈強，戰鬥繼續到三十小時之久，軍隊無力壓服，暴動者大有直搗王宮之勢，政府不得已，只好暫時讓步。國王發表告柏林民衆書，正式允許召集會議編製憲法，撤退城內駐軍，並組織新閣，國王一時屈服，暴動獲得勝利。

此地應當說明：

第一，柏林革命是在資產階級臨陣脫逃與無產階級平民堅決鬥爭的結果。我們知道，在暴動之前，資產階級已經表示屈服，極力制止民衆運動；暴動開始，資產階級已是胆戰心驚，極力維護國王。暴動正酣之際，資產階級就與保王黨締結聯盟。暴動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就立刻把羣衆打來的勝利品完全奪在自己手中，只想把民衆限制在選舉權、出版自由、陪審權、集會權等等範圍之內。但是工人們、民衆們，他們太驚喜於巴黎『二月』與維也納的『三月』，而且不甘落後。爲了自身的希望所驅使，不得不衝破資產階級的限制，不得不丟掉自己原來的帶路者，而走上革命的最前線——拚命、流血、犧牲，爲了力爭革命勝利，一

切在所不辭，而終於使柏林的三月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柏林革命的勝利迫使國王與資產階級棄仇修好。暴動嚇倒了國王，爲了反對革命民衆，不得不從原來反對他的資產階級那地找到自己的救星，使垂危的王位得以倖免於消滅。同時，暴動也嚇倒了資產階級，民衆們既然如此『無法無天』的打將起來，資產階級害怕民衆，害怕革命，巴黎『無政府主義』的危險已在目前！爲了對付工人階級，不得不與多年的敵人聯合，反轉來反對自己多年的朋友。資產階級不願意王政被革命推翻，猶之國王不願意自己被推翻一樣。爲要合力對付民衆，資產階級與國王都太需要王冠、軍隊、法庭等等武器的勢力了。因此，國王爲了避免革命的危險，爲了報酬資產階級的救駕，爲了將來再來進攻革命，於是命令原來『聯合議會』反對派的領袖，大商人——汗思曼、坎浦好生先生，組織新閣。這般大資產階級的先生們，也爲了壟斷革命的勝利品，爲了壓制民衆，爲了限制一下國王，也就『敬謝主恩』、一切『遵命』，這樣就產生了新閣。資產階級看見國王難於復辟，看見民衆太兇，於是就利用整個舊式國家機關以爲恢復秩序之用。沒有一個官僚與軍官被他們撤職，舊的行政的官僚系統一點也沒有改變，甚至一些過去被革命熱潮所驅逐的官僚，現在又重新任用。總之，除內閣換了幾個閣員外，普魯士的一切都沒有改變。

這並不是說，國王與資產階級間完全沒有衝突了；相反的，新閣組成之後，

國王雖見到自己的王冠猶在，但總感覺有失尊嚴；而他下面的朝臣官員，也不甘屈服，他們看清內閣的弱點，利用各種機會以妨礙內閣的前進。至於在內閣方面，現時所最關心的事，是要對於現存劇變的事實與自己奪來的勝利品加以法律上的保證。他們不顧人民的反對，召集『聯合議會』，以爲『國民』合法的立憲機關，通過召集國會的新選舉法（間接選舉法），並商得國王同意，着手編製『五月二十二日』的新憲法，資產階級的要求，盡於此矣！其他的事，都是集中在如何對付民衆了。

第三，民衆在革命之後，企圖努力推進革命前進。雖然民衆在革命勝利之後也得到一部分民主權利，然而由於國王與資產階級的這種聯合行動，加之資產階級又要求國王重新把退走的軍隊開入柏林，新的資產階級國民軍已經開始在各地制止民衆運動，這些事實，自然激起民衆的不滿。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即當時所謂『民主黨』——小手工業者及商人所領導），迅速的發展起來。其中激進派則要求直接普選制、一院制的立法會議，要求承認三月十八日的革命爲新政府成立之基礎，要求建立共和國爲其最終目的。至於其中穩健派，則認爲只實現一種『君主化』的民主制，即可滿意。不過兩派都同意承認佛蘭克府的全德國民會議爲國家最高主權機關。至於立憲主義反動派，則對於這機關的主權，假意表示驚懼，認爲它是太革命了。總之，我們可以看出這般民主黨內部是

不一致，是缺乏革命的勇敢性與堅決性。從此，就可以揣測他們將來要做些什麼了。

至於工人階級，由於德國的歷史社會諸關係，由於在革命之前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一時遭受挫折，由於真正工人階級的政黨現在還未出現，因而現在普魯士工人的大多數，還在依附於小資產階級民主黨，而整個工人階級的運動，還是在這資產階級革命中與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普魯士資產階級革命，現時並未完全勝利，其應完成的任務，還差得太遠。『事實是如此，當工人們獨立行動的地盤還未掃清，當直接普選制還未成立，當三十六國大小不齊的國家將德意志切成無數小塊；當此之時，無產階級的政黨，若不注視對於他有極重大意義的巴黎運動，而與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以便達到能夠爲今後單獨事業奮鬥的權利；除此之外無產階級的政黨還能夠做到什麼？』（同上書）。此地應當指出，正因為普魯士工人階級當時社會的政治的力量不足，組織的力量不夠，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未漫潤到廣大工人羣衆中去，特別還沒有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雖然他們積極的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鬥爭，但是大多數工人是顯然處在動搖、怯懦的民主黨領袖的影響之下做了他們的尾巴；只有那些大羣工人集中的地方，才完全脫離了這般民主主義的影響。這就是當時德國無產階級不能成爲當時革命中的領導力量，而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後，就不能引導革命真正前進的根本原因。

因。

最後是農民。普魯士的農民亦如奧大利的農民一樣，在中心城市的革命一爆發，他們即在農村中暴亂起來。他們在革命中，脫離了一切封建的束縛，雖然沒有奧大利那樣有力。因為，一般說來：普魯士的封建勢力沒有奧大利那樣強有力的壓迫農民。但是，資產階級不僅是幫助君主政體壓迫工人，同樣也幫助貴族地主鎮壓農民。內閣否決了即時取消勞役的提案，並決定農民仍須執行一切封建義務。經過流血鬥爭之後，有許多地方仍然恢復了封建制度。特別在西里西亞一帶，資產階級不忘過去農民對暴動工人的同情，遷怒農民，把農民的勝利，完全奪去交於地主去了。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亦因他們破壞私有財產，受了驚嚇，沒有援助他們，致使農民革命遭受失敗。但主要的是由資產階級負責。恩格斯說：

「經過了三個月的解放，經過了流血的鬥爭與軍事的刑罰，封建制度由昨天還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手中恢復了。特別是西里西亞。沒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實用來審判他們（資產階級）。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對於他的最好的同盟者，對於他的本身，完成了這樣的叛變。」

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論到三月革命的結果，曾經這樣說到：

「柏林無產階級於三月十八日勝利之後，革命的結果可分為兩方面：一

方面——民衆武裝，集會權，實際上已獲得民主的政治；另一方面——君主制的保存和汗思曼、坎蒲好生內閣的成立，即大資產階級政府的成立。這樣，革命得到了一個兩層性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必然要被破壞的。民衆是勝利了，他們已獲得民主主義澈底性質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統治權，未轉移到民衆手內，反而落到大資產階級手內去了。總之，革命未得實行到底。民衆會使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得建立內閣，而這些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就表示了自己的圖謀，提議與舊式的普魯士貴族和官僚合作。亞爾尼、康氏利和史維林等都加入了內閣。

……大資產階級從最初起，就是反革命的。他因害怕民衆，即害怕工人們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便與反動勢力結成了攻守的同盟。」

佛蘭克府  
的全德國  
的民會議

在兩個三月革命勝利之後普魯士組成了大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君主立憲政府，與大利因資產階級政治幼稚而由自由主義的官僚組成了君主立憲政府。大家都成立了立憲會議的國會，大家都宣佈以資產階級原則爲其施政方針，大家都滿以爲革命已經結束，而且應當結束似的。可是，這裏出現一個問題，即德意志的統一問題。這個問題怎樣辦呢？於是在德國革命的舞台上，出現了一幕全德國民會議的滑稽劇，這幕滑稽劇是由一部分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



級扮演的，開始的主角是資產階級，以後的主角是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為成立了這個全德國民會議，就可以表示他們統一了德國，表示了德國革命之『大功告成』。但是要知道這個全德國民會議是與全德君主聯邦公會同時存在的。

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全德國民會議開幕於佛蘭克府；代表共五百八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及一部分貴族，也有少數的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而極左的共和派，只有幾個人而已。據說，這個會議是全德民意機關，是全德統一的最高的政治組織，是全德優秀人民的聚會地，是德國精神、文化之集中所，並以製定全德憲法為己任。然而，可惜得很！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腿太軟弱無力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太搖擺不定了；可憐得很，他們所做的事，實在是太滑稽！國民會議與聯邦公會不是並肩而立，而是國民會議受制於聯邦公會（要求後者批准前者的法令）；不是國民會議駕駛各國政府，而是各國政府特別是普、奧政府駕駛國民會議。國民會議自稱為是一個全德最高主權的唯一合法的代表機關，然而它從來沒有一種意志與實力來行使自己的職權；國民會議自命為德國文化科學精神之所繫，德國人民最優秀的代表，然而自它成立之日起，不僅各國國王（特別是普、奧）毫不理會它，官僚政客都鄙棄它，甚至以後人民對它失望，就連佛蘭克府本地的老百姓也反對它。恩格斯說得好：

『這一羣老太婆的會議，從其成立之第一日起，就害怕最微弱的民衆運

動，比害怕德國各邦政府反動陰謀之總合還要利害……它所討論的，是想像政府的、想像的和永久不能實行的辦法，它所通過的，是誰也不能想像的決議……佛蘭克府的可憐蟲們，他們的快樂只是在夢境逍遙的時候。」（同上書）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第一期『新萊茵報』上，就看穿了這幕滑稽劇，在六月六日『新萊茵報』上，曾經這樣的批評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他說：

「國民立憲會議，首先應該是一個積極的會議，是一個革命的積極的會議。而佛蘭克府的會議却在那裏拿着學者的態度，練習國會主義的詞令；同時依政府去行動。我們假設這種學者的會議在長篇討議之後，能得規劃一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出來。但德國政府已經把刀槍來作議事日程了。試問在這個時候，從那個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中能夠發生什麼效力呢？」（見『兩個策略』書後，列寧的引證）

在革命公開的國內戰爭時期，放棄真正革命鬥爭，睡着去做憲法夢，這是德國民主義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莫大的錯誤。

至於以後他又扮演些什麼滑稽劇，那就到後面去看了。

#### 第四節 維也納十月革命

奧大利之  
各階級之  
聯合戰線  
的破裂

我們知道，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中，因為資產階級力量軟弱，工人階級亦無足夠的獨立力量，可以澈底的推翻封建君主政體。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後，各革命階級聯合戰線內，雖不免有些磨擦，但因反動勢力之威嚇，而這一聯合戰線依然支撐下去。可是，到了六七月的情形就不同了。

第一，奧皇及其宮庭早在五月十六日就離開了維也納，逃到因斯普魯克去積極組織其反動勢力，只留下一個空洞的內閣來與革命勢力周旋。加之，高等貴族和交易所的資產階級，從前曾經是梅特涅統治的主要支柱，在三月革命之後，遂能左右政府，而現在更加積極地活躍起來了。因此，反動勢力就日益增大起來。現在的反動勢力，並不急用間接進攻革命的辦法，如此反而更促成革命勢力的團結；而主要是採用分化、威脅、利誘的辦法，來收買革命營壘中的資產階級，並造成許多困難如在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身上，以動搖小資產階級，孤立工人階級。其目的就是首先破裂革命階級的聯合戰線，然後才好撲滅革命。

第二，維也納的資產階級以為宮庭遭受了幾次的失敗，而且又有依普選成立

的立憲會議，自以爲宮庭已不足畏，天下可從此太平無事了；於是他們日漸疲倦與消沉。加之，反動勢力，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故造謠言，來威嚇資產階級，也把他們的心弄軟了。再則，奧國工業多限於奢侈品方面，而宮庭的出走，貴族的逃亡，使資產階級的生意清淡，無利可圖，他們愛利心重，眼光短小，忘記了大敵當前，都想歡迎宮庭回京，藉此可以恢復商業的興旺。

第三，工人因失業衆多，生活貧乏，感覺自己的利益沒有絲毫保障，自然也增加了對資產階級的磨擦；小資產階級亦因生活困難，負擔日大，也有點疲乏之象。

這樣，到了七月，立憲會議中反動勢力日大，而斯拉夫人的多數議員在中間作各種陰謀活動，於是立憲會議就來了這樣一次集會：一面慶幸革命的終結，一面歡迎宮庭回京。到皇帝與宮庭回京之後，立憲會議正在討論解決對農民的法律的時候，宮庭遂乘機議出妙計，敦請皇帝於八月十九日去檢閱國民軍。到了那天，不僅是皇帝，而且許多皇親國戚、貴人君子，都爭向國民軍灌了一大頓迷湯。國民軍見到這些貴人，甚至皇帝來恭維一頓，大概心也軟下去了，被收買了。於是，不久，內閣就發表一道命令，取消政府從前對於失業工人的補助令，這當然是反動勢力收買資產階級（特別是他的武裝）與分裂聯合戰線的毒計，這一毒計是實現了。當着工人們起來舉行示威反抗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國民軍就遵守

內閣的指令，馬上向着示威工人進攻，極其殘暴的撲滅了手無寸鐵的工人，八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被屠殺的工人很多。從此，成爲革命勝利與堅持至今的各階級聯合戰線破裂了。資產階級不明大義，可恥的向反動勢力方面動搖了。

維也納十  
月暴動

匈牙利的事件正好給了反動宮庭一個機會，來公開宣佈他們所已準備完善的行動計劃。原來，匈牙利在政治上完全依賴奧國，在維也納三月革命之後，它取得了奧國對它的許多讓步，匈牙利可以自行召集國會，組織內閣。匈牙利的新內閣的組織之後，在奧國宮庭力有不及的時候，本來也相安無事；可是到了現在，奧皇對撲滅奧國內部的革命也有相當成就，自然就有力量來對付匈牙利的革命了，馬上，匈牙利的內閣，就變爲不合法了。十月五日，奧皇公佈命令，（未得立憲會議的同意）宣佈解散匈牙利的國會，並任命一個反動心腹，南斯拉夫的反動領袖，匈牙利的仇敵——耶拿其奇去當匈牙利的軍政首領。令下之後，維也納的軍隊就隨之出發，並聯合其他的武力，齊去向匈牙利問罪，並迫其承認奧皇的命令。這樣一來，只要是革命的人，那個起怒氣沖沖。於是，維也納的工人、民衆、學生軍和稍有良好的國民軍，即在十月六日舉行示威運動，阻止軍隊的開拔。民衆與軍隊中頓時發生衝突，暴動民衆很快就把陸軍總長拉杜爾殺死，當晚暴動達到勝利。

不多時，已經出發了的那套奇說被匈牙利軍的柴伯爾將軍擊敗逃回到維也納附近。維也納的軍隊本來是開去援助他的，現在假意對他表示敵意，以騙國人。皇帝見勢不對，又逃出維也納，到半斯拉夫人的地方——啊爾穆慈去了。維也納暴動勝利之後，許多反動分子及斯拉夫議員，都跑到皇帝那地方去集中。斯拉夫人的反動英雄溫狄希格萊茨，假口於討伐這匈牙利人與德意志人，為斯拉夫人復仇，而大批集中軍隊到維也納附近，並與耶拿其奇及首都近衛隊會師。在很快的時間總共集中的軍隊有六七萬人，馬上圍攻維也納。這時維也納的情形怎樣呢？

資產階級在這次十月暴動中，開始是很動搖的，暴動勝利之後，也只好默認這既成事實，但是，仍是不信任這般敢作敢為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的工人。治友委員會是由民衆代表組織而成，其中大多數是市民小商人，他們不能堅決領導鬥爭。學生軍總部通過了很堅決的決議，但事實上不能負領導之責。工人們記得不久以前所受國民軍的待遇，看到資產階級動搖與慣於妥協；因此也不相信他們；工人自己想武裝起來守城，而自己的武裝太少，又無組織，並且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還剛剛醒覺，無能獨立領導。此時留在城內的少數議員，只知高論空談，毫無補於大局，有的議員還替皇帝暗中坐探。在這種情況之下，維也納是非常紊亂，但是他們（主要是工人隊及四千學生軍，一部分國民軍與徒手民衆）鬥爭得非常堅決。那怕幾萬的反動軍隊極力圍攻，並用大砲攻城，那怕防衛者方面

無良好指揮與組織（特別是以後新成立的工人隊——只是學生等是主要可以抵禦的力量），那怕他們武裝不好，也不齊全；但是，他們以弱敵強，以寡敵衆，就靠自己革命的熱血與極力克服困難，而終於支持了幾星期，並且還執行這樣的命令，「防守該地至最後一人」。到十一月一日維也納城被反動軍隊攻陷。革命方面總共戰死與被殺者達六千人，勝利的是反動的皇帝與貴族勢力。

恩格 論到這次暴動，他說：

「維也納一八四八年十月的暴動，是一件決定的事變，他在德國的革命意義，等於巴黎六月暴動之在法國；他的失敗，使德國的事情，完全走到一個新的方向。」（『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什麼方向呢？就是德國反動勢力的勝利與革命的失敗。

首先，是維也納失敗的原因：

維也納十  
月暴動中  
告訴了我  
們一些什  
麼呢？

第一，敵強——六七萬的正式軍隊，配有優勢的武器，在相當的統一指揮下，向着一個小的城市作主動的陣地的進攻，自然勝負可操。

第二，我弱——城內無堅固的團結，與行動的統一，而且混亂無組織。國民軍的一部分動搖，一部分完全不準備鬥爭，只是少數作戰。無產階級數量雖大，但沒有領袖，缺乏政治教育，最初無武裝，即拿着武裝上戰

場，而武器不良，不能使用，且無組織。一羣不中用的議員，不是動搖搖搖性，就是空爭小事。

第三，沒有匈牙利打到維也納附近的勝利軍隊配合，這主要是歸罪於匈牙利，見朋友不救，見潰敵不徹底殲滅，先令朋友遭殃，後該自己挨打，（陷維也納的軍隊到十二月又打到匈牙利，翌年一月佔領布達培斯）。次要的就是維也納方面，沒有積極去聯合匈牙利軍。

其次，他告訴了我們不少的教訓：

第一，沒有內部的堅固團結，沒有集中的統一領導，沒有即時發動民衆，武裝民衆（反而害怕民衆），沒有強力的政治動員，弱者是不能戰勝強者的，反之，是能夠勝利的。

第二，弱者反抗強者，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其作戰形式是不能限制於一個固定的陣地作完全的被動的消耗戰的。在強大的敵人與優勢的武器之下，死在一個城市防禦，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勝利的基礎雖主要是靠自己，但有利的客觀援助是必須爭取的。

第四，匈牙利太對不住人，也對不住自己，維也納人的暴動是爆發於援助匈牙利，寧可把開往討伐一千二百萬匈牙利人的軍隊吸引轉來打僅僅十萬人的自己，把自己的社會解放與匈牙利民族解放看成一體，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業啊！但



是，匈牙利只顧自己一時之安，不去攻打朋友的與自己的共同敵人，這是如何可恥可責。他不知維也納的失敗，也就是自己民族的失敗，拋棄援助生死與共的朋友，拋棄對敵人後方起義的援助，不把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與壓迫民族的人民起義聯繫起來，這是如何錯誤啊！

第五，恩格斯不僅站在公正無偏的國際主義的態度，責備匈牙利人之放棄對維也納的援助，同時也責備維也納的第二個同盟者——德國人，特別是懦弱無能的佛蘭克府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沉迷於吹牛拍馬空談仲裁的夢境之中，從來不敢對維也納事變有堅決的表示，至多派出幾個議員到維也納觀察情況。除此以外，佛蘭克府會議什麼事也沒有做，它在歷史上又印下了可恥的一頁。

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主持的『新萊茵報』，才極力號召援助維也納革命，指出維也納人民的義氣勇敢、堅決抵抗、比之小心謹慎的匈牙利政府更偉大，比之德國人的鬥爭為更光榮，比起佛蘭克府的『娼妓』人物，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所以我們在這中間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以革命的民族主義教育被壓迫民族，如何以國際主義教育工人。

## 第五節 反動時期

普魯士  
的反動

大家知道，維也納革命的失敗，決定了整個德國革命的命運，十一月一日維也納陷落，同月九日普魯士的立憲會議，即在柏林被反動君主勢力解散，普魯士的反動時期，從此開始。此地還要追述一下，三月革命之後，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在實際上所做的事，幾乎都在迎合舊的勢力。所謂立憲會議，無非是爲了與國王協定一個憲法。而被選舉出來的會議，其中大多數議員是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民衆，害怕工人階級和宮庭勾結，進行種種不利於革命的陰謀，使這一立憲會議早已失去民衆對它的信仰。立憲會議批准過（也就是恢復過）農民共棄的封建特權，背叛過農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不敢解決，也不願意去解決實際問題，所討論的只限於憲法形式與儀式的問題。立憲會議中的多數就是這般自由資產階級的中央派，他們處左右兩派中間，（右派爲君主派，左派爲少數的民主派）常起決定的作用，一方面爲了欺騙民衆，一方面向宮庭賣淫，而自鳴得意。而宮庭反動分子則在極力準備它的力量。在他們力量還未準備充分之時，一個繼汗思曼內閣而起的官僚軍人內閣，表面上還對立憲會議的要求讓步，既至反動宮庭實力準備妥善之後，維也納十一月一日的消息一來，國王馬上命令威廉第二的兒子——勃蘭登堡組織十足反動的內閣，並調到四萬大軍進駐柏林。

這時立憲會議已危如懸卵，死期已到。假令資產階級還有一點革命氣味的

話，就應當表示反抗，至少也要把武裝地盤抓一點在手，以示反抗。誰知軍隊開到之後，城市當局與資產階級的國民軍會議，竟一致主張不抵抗。自由資產階級甘心讓反動勢力去佔領各重要地位與一切自己手中的防禦武器。反動政府宣示解散國民軍，而國民軍竟一點不差的按時按數交出自己武器。而頓時集會的立憲會議又被政府軍隊從這一處驅逐到那一處，把議員們弄得像喪家之犬一樣；最後，政府宣佈解散立憲會議（十一月九日）。自由資產階級了宣告政府徵稅爲違法以外，是否還覺得政府解散國會爲違法，而表示半點反抗呢？半點也沒有。恩格斯說：『在一個革命中，誰佔着堅決的地位而將它出讓，不去以進攻逼迫着敵人，以一試身手，這種人絕對要被人名之曰叛賊。』

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國王即同時宣佈新憲法——君主立憲的新憲法。其中設立兩院制，更加擴大了君主的權力，更加縮小了國會的權限。從此之後，普國的反動勢力已經是完局了。它在革命中失去的東西，一天天要收回去了。

這個時期，只有『科倫民主聯合會』（馬克思、恩格斯亦參加在內）不斷表示反抗。至於全德國民會議，這時又在那裏呢？它並沒有搬家，還是在佛蘭克福。它的立場又怎樣呢？它的立場還是與從前一樣，在那裏當革命與反動中間的調解人，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老太婆。還在柏林立憲主義者進行和平鬥爭的時候，國民會議雖通過這樣的決議：『不贊成普魯士政府的行動』與『贊揚

全民對暴力的消極的合法的抵抗』；到了維也納陷落與普國立憲會議解散的消息傳來，他們亦視若無睹，也難得表示態度。別人都知道維也納、柏林革命的命運，已經有人解決了，國民會議無關；可是國民會議大多數議員，却還保存着十足的『阿Q主義』，彷彿他們在精神上現在是勝利了，將來還有勝利之日，現在點把失敗，自認爲滿不在乎的，橫直還有一個佛蘭克府。

這就是反革命勢力，在德國的一大中心柏林大獲勝利的一方面。

### 奧地利 的反動

在鎮壓了的維也納十月革命之後，奧大利的反動統治已經足大的勝利了。這使奧國立憲會議（國會），不得不遷到摩納維亞的一個小城——克勒塞利去，繼續它在名義上的存在。而奧國原來被革命破壞了的許多舊的形態，現在是被恢復了。至於農民已得的真正利益，政府明知恢復之不可能，亦只好聽其如此，並藉以收買農民，以爲自己對付革命的後備軍。資產階級雖在七月中去與宮庭妥協，在十月中對革命動搖畏懼，在維也納作戰中，充分表現其消極退縮，好像反動宮庭並沒有什麼危險似的！誰知反動勢力勝利之後，就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宮庭也不容它們了。

縱有國會存在，其生命已經是朝不保夕！滅亡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國會中一般斯拉夫的議員在三月革命以後，雖與其選舉人極力維護國王的死

命，在維也納十月革命中及更前時期，也對國王政府盡了主要的援助力量；現在呢？『狡兔死，走狗烹』，他們就活該倒霉了。他們不但沒有幾分勝利之羹，就連國會議員的地位也站腳不住了。

一八四九年三月四日，政府下令解散國會，並用武力將一羣議員驅逐，資產階級代表固然如鳥獸散，而斯拉夫議員也成爲『喪家之犬』。這時斯拉夫議員們才知道上了當，受了騙，但是悔之晚矣！然則到那裏去呢？他們說『這裏我們既不能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我們只好到佛蘭克府去進行去』！這斯拉夫人雖然表面上爲爭取自由而奮鬥；實際上，除了波蘭人的一部分民主派外，他們都站在專制主義和反動方面，這種想依賴反動勢力、並極力鞏固反動勢力來做民族解放的夢，不但是達不到目的，而且造成了本身的滅亡。

同時，政府又頒佈了五月六日的憲法，宣告奧大利爲一個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君主專制國，宣佈財政統一，軍隊統一；換句話說，就是拒絕任何想把奧國統一到全德意志之內的企圖。這就不能不給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一個迎頭痛擊！究竟這國民會議如何對付，則在後面去講。

現在來講講奧國如何對付匈牙利，維也納攻陷之後，到十二月，奧皇立即命令攻俄維也納的指揮官溫茨格萊茨率兵入匈牙利，一八四九年一月，佔領布達佩斯，四月因匈牙利軍反攻，奧軍又退出匈境，接着就是尼古拉第一出兵二十萬

助奧，八月將匈牙利打敗，給匈牙利一個暫時的但是很嚴重的失敗。

這又是反革命勢力在德國革命第二大中心維也納大獲全勝。

擁護帝國  
憲法運動

此時全德意志國民會議尚在佛蘭克府，繼續其空前未有的憲法大討論。關於德國聯合問題分成兩派：一為德意志派，主張以奧大利為首，把奧國各邦都聯合起來；一為小德意志派，主張以普魯士為首，除開奧國而把全德國聯合起來。他們兩方始終爭論得沒有結果，而奧大利的反動勢力，終於替它們決定了命運。奧國既然宣佈自己是一個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君主國家，這無異是不但不承認國民會議的精神與方案，而且是直接向佛蘭克府挑戰。這般大夢不醒的國民會議議員們，也感覺到形勢不對，為保持自己的尊嚴，除掉自己束住手脚，跪在普魯士的國王之前，藉以表示反抗奧大利的侮辱之外，是沒有絲毫辦法。他們做出這樣的結論，說『莊嚴神聖』的德國統一思想，在實行的時候遇着了障礙；並認真的開始工作，以便於最短期內產出他那『莊嚴』的作品——『帝國憲法』。而帝國憲法中的一個大問題——帝國的皇帝問題，在他們看來自然一致希望於普魯士國王。誰知普魯士國王，早已看不起這個寶貝——國民會議，甚至用過最難堪的態度對付他們。現在的問題，正是普魯士國王如何結束國民會議的性命，而不是普魯士國王願意來接受這個高貴的帝冠的問題。當着國王甘脆的拒絕了國民會議

的帝冠的時候，於是國民會議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十二日通過了『帝國憲法爲一國的大法必須維持』的決議，並選舉了一個三十人的委員會來推進帝國憲法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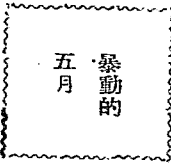
這個決議與這個委員會的通過，是引起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與各國政府間的衝突爆發的信號，資產階級都宣言擁護這一憲法，因爲他們眼見這般反動君主政體，破壞了本國的立憲會議之後，只有希望於這個國民會議的憲法，自己來安慰自己。特別是普、奧的革命已經被反動勢力壓服下去之後，寧願找着一種和平的方法來結束革命，現在正是他們不可放棄的機會。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願意依附於這一憲法，他們受夠了反動勝利後的苦惱，自然他們比自由主義兼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要激進些。甚至他們中間還有主張要用武裝抵抗，『爲自由而鬥爭，不惜流血與犧牲。』民衆在反動勢力勝利之後，太爲自己的環境所迫，同時又無能獨立行動；但當着憲法高唱入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表示得那樣左傾，資產階級也同聲應和的時候，自然，他們也捲入到這一運動的漩渦中。

四月二十八日，普魯士對政府更進一步的宣佈『帝國憲法是最革命的文件』；同時，普國軍隊集中於距佛蘭克府三天行程的地方，以示威嚇。當此之時，帝國憲法運動即到處燃燒起來了。首先在德國南部，有些地方，舉行民衆大會，通過擁護憲法與國民會議的決議，並有『遇必要時決以武力爲後盾』的這樣表示。科倫的市議會也在開會討論。在柏拉丁納特，在柏爾伯，在紐倫堡等地農

民也起來了，響應這一運動。在匈牙利，這時正是匈軍把奧軍打退，且有直搗維也納之勢。這個時候武裝衝突已成爲不可免，人民的幻想達到最高度，而政府的進迫亦逐日加劇；只有國民會議中，才有人相信可以和平過去。

一八四九年五月之初，國民會議中許多右派的腐朽的議員，或被自己政府召回，或畏懼事變，都偷偷離去，這時國民會議中，原來的少數，變爲多數。雖然現在的多數，在實際行動上，比從前的分子，是要堅決一些。他們在口頭上却表示很左，宣佈『排除任何障礙，帝國憲法必須執行』，並決定七月十五日，人民當選舉新的國民會議員。八月十五日在佛蘭克府召集國會，護憲運動的示威更加發展。工人爲最極端的政黨所領導，亦準備拿起武器鬥爭，各處由政府與人民間已經拔弩相視。忽然之間，撒克遜的議會解散，普魯士的後備軍召集，各政府對帝國憲法公開反抗，於是德國西南各部的擁護帝國憲法的武裝暴動開始了。

德國民衆爲了擁護帝國憲法的武裝暴動，首先爆發於撒克遜萊茵河流域、威斯特法里亞、巴敦各處。五月四日，佛勒斯登（Völsden）被民衆佔領，把國王趕走，組織臨時政府，一切鄰近區域，都派遣援軍，幫助暴動的民衆。在萊茵普魯士，有威斯特法里亞的後備軍拒絕開拔去鎮壓民衆，反而響應暴動佔領了兵工廠，武裝擁護帝國憲法。在帕拉丁納特，人民扣留巴維利亞政府的官吏





與公款，組織一防衛委員會，將該省置於國民會議的保護下。在符騰堡，人民擁迫國王承認帝國憲法。在巴敦，有民衆與軍隊聯合，也把政府要人趕走，組織一個省政府。在德國他處人民，也都是等待國民會議，發出一個堅決的信號，就武裝起來，聽國民政府指揮。

當時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處在自己意想不到的順利形勢之下：（一）德國西南半部已經拿起武裝爲它的憲法而鬥爭；（二）各地的軍隊都在動搖，小邦的軍隊無疑問地贊成這一運動；（三）奧國爲匈牙利的勝利所牽制，俄國正忙於幫助奧國去對付匈牙利；這樣看來，國民會議面前的主要敵人就是一個普魯士，而該國人民也同情於這一運動。

這時國民會議處在這個洶湧澎湃的浪潮之中，又有這樣順利的客觀條件，它在應當做的事是什麼呢？它應當：

第一，應當無條件的、堅決不二的站在民衆方面，領導這一運動。應當無情的同一切反抗與阻礙這一運動的各國政府作鬥爭，把已經發生的武裝鬥爭推廣到全德的革命鬥爭範圍上去。只有依據於這種全德民衆的武裝革命，才有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與實現這一運動目的之可能。

第二，應當宣佈一切反動政府、諸侯、閣員及其他人，凡敢於反對人民主權所在的民意機關者，都是叛逆。應當公開宣佈原來全德帝國聯邦之非法，用實力

做後盾，毫不承認其存在，實際上把它推翻。

第三，應立刻建立一個積極的革命的領導機關，統一全德的革命鬥爭。

第四，號召叛變的軍隊到佛蘭克府來直接拱衛，並且迅速從暴動中組織實在的堅強的革命武裝。

只有這樣，國民會議的憲法運動才能名符其實，才能執行與完成其歷史使命。

可是，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所做的事，剛剛與它所應做的事完全相反。

第一，他們利用反動力量，壓倒了一切正在準備的暴動計劃，如在卡爾弗容特、紐倫堡、撒克遜、萊茵普魯士等地，暴動被反動勢力鎮壓時，他們不但不幫助暴動方面，反而去間接的做出有利反動方面的事。

第二，他們在暴動爆發時，不去真正用力去推動暴動的發展，反而去希望保護各國政府的帝國大佐，從中調停，而這帝國大佐——國民會議的行政首領，正與各國進行陰謀，以加速他們的傾覆。

這樣，國民會議不能不自掘墳墓，就是民衆不起來打倒它，它自己也不得不走入滅亡。

在這次暴動中各階級的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

資產階級很快又是害怕、妥協而投降了。就是有些尚在國民會議中的議員，

現在不是胆戰心驚，也是力求專變快平服下去。因為他們受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驚懼之後，一見到民衆起來『弄武』，就害起頭痛病來；和平立憲則可，武裝鬥爭則不行，這是他們的現行法寶。

暴動中真正最初拿起武器來鬥爭的戰鬥部隊，是城市的工人羣衆。他們一如任何時候參加暴動一樣，總是希望這個鬥爭能夠勝利，能夠掃除那走向奪取政權與社會革命的障礙，取得一個爲着解放全社會與解放本階級的順利的地盤。

鄉村的貧民、小農勞動者，一般說來都是在暴動發生之後才參加的。他們因爲捐稅負擔的加重，封建制度的壓迫，而又重新起來革命。但是他們是追隨在其他人參加暴動的領導之下，而且是在這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中間動搖着。

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小商人，是這次五月暴動的領導者。這次擁護憲法運動之所以發展，正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特別受到威脅的原故；而運動的中心區域，也正是這般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地方。在暴動勝利地方所組成的臨時政府，主要是代表這一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由於經濟地位的動搖不定，使他們在政治上也是軟弱無能，沒有定見；暴動未起，易於大言不慚；暴動發生，瘋於急求勝利；稍有勝利，即刻因勝而驕；一受挫折，馬上垂頭喪氣。既然這一次各地暴動，落在他們的領導之中，而暴動失敗，也是他們無能領導之故。並且在德勒斯登，小

資階級商人不能不幫助暴動，反而幫助軍隊去鎮壓暴動。巴黎的領導者布倫唐諾，他在勝利之後，時常感覺自方的暴動是犯法的，是有罪。

自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民會議如此懦弱無能，小資產階級如此動搖不定，民衆在他們領導之下，固然拚命鬥爭，結果仍是失敗。德勒斯登在鬥爭四天之後，即被軍隊鎮壓下去了。在萊茵普魯士只是開始一個小的接觸，就完結了。在帕拉丁納特，在巴敦，暴動開始不久亦被消滅了。五月底以前大大小小的暴動，就從此都完結了。

五月暴動的失敗，也就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最後迴聲底撲滅，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從此告一結束，反動勢力從此取得它一時的勝利，而所謂國民會議亦於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被解散了。

恩格斯在論到這次五月暴動時曾經着重指出暴動四藝術與暴動的原則問題，值得每個革命者注意與領會的。他說：

『第一，不要玩弄暴動，除非你對於暴動所發生的後果有完全的準備。暴動是包含着一些極不可知的量的微分，此種量的價值，隨每日而變換；反對你的力量，有一切的組織紀律和因襲威權的優點，假使你集中巨大的力量對抗它，你就會失敗與毀滅。第二，暴動事業一開始，就要用極大決心繼續行動，而且要處於進攻地位。防禦是每種武裝暴動的死刑，（防禦）去

與敵人較量以前就已經失掉。當你的敵人的勢力分散的時候，你應出其不意的襲擊它，準備新的勝利，雖然勝利小一點，但是每天要有，保有着由第一次勝利的暴動所給你的士氣的高漲；奪取那些動搖的分子到你這方面來，他們永遠是跟着最強的衝動跑着，永遠是找着安穩的一方面；要在你的敵人能集合其反對你的力量之前壓迫他們後退。但願是直到現在的革命戰略的最偉大的領袖，我們引用他的話說：勇敢！勇敢！更要勇敢！」（「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 第六節 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的工人運動及

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

革命期間  
的德國工  
人運動

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特點及其在這次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已經在前面講過了；此地只是說德國工人階級的團結、組織與政治的發展的問題。

在革命初起時，一般說來，德國工人階級還是相當軟弱的。工人不但沒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就是職工會的組織也是遭受禁止的。在三月革命勝利之後及爾後革命進程中，工人們獲得了一些民主權

利，於是工人組織也開始發展。在柏林及其他某些城市中，工人與小資產階級共同建立有政治俱樂部；在大城市中，如柏林、維也納，並常有罷工發生，幾次得到了地位的相當改善，如工資增加，及十小時工作制的採用。工人運動，在革命中有這樣組織上的發展：一方面，產生了手工工匠的組織；一方面，又有工廠工人的職工會發生。萊茵省的科倫城是產業比較發達，而且是該省的政治中心，在這裏由一個貧民醫生哥加克領導，成立了「科倫工會」，這個工會曾經在這八萬人口的城市中，招收了七千工人參加。這個領導人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思想接近於魏特林派，可是這個團體內不少進步的分子是接近馬克思的。

一八四七年七月，手工業工匠大會舉行於佛蘭克府，當時工匠們還帶有舊的工會觀念。會議曾經提出：反對工業自由，保護工會職權，此外則主張頒佈勞動法，十小時工作制，廢止勞動簿記，廢止對工人遷徙自由的限制。

然而在德國工人運動史上，大有意義的是一八四八年八月在柏林所舉行的第一次全德勞動大會。這次大會是本年四月在柏林所組織的勞動者中央委員會所召集的。其著名領袖為波倫 (Friedrich Bourn)。他是一個印刷工人，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出席這次會議者，有三十五個工會的代表及工人聯盟的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工人之友社」，作為全德工人總聯合組織，並以下各點作為自己的政綱：要求國家保護勞動權，由國家幫助組織社會工廠，頒佈十小時工作制，組織勞動

靠及工人社會保險所；此外還有組織信託銀行。很顯然，這位波倫及其所領導的這次大會的思想，主要是受了小資產階級烏託邦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與蒲魯東的影響。『他們完全忘記了，問題在於首先要以政治的勝利去獲得這些條件，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這些要求才能真正實現。』（恩格斯：『共產主義同盟史』）正因為是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統制，所以他們對於當時德國革命的見解，也認為唯一的是追隨資產階級之後，毫不應有工人自己獨立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時德國工人也在這個聯合的影響下，大多數還脫不掉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籠罩，還不能達到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雖然，他們在革命中有過英勇的鬥爭，但也不能有充分的力量，來挽回德國革命的命運。波倫在一八四九年五月暴動中曾經積極地參加撒克遜之特勒斯登的暴動，德國革命失敗之後，一八五〇年，『工人之友』報紙亦被政府封閉，工人的組織是幾乎被摧殘殆盡。

『共產主義同盟』雖然它還是一個祕密的宣傳團體，但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無論在德國或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德國），都起了偉大的領導工人運動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上首先就指出這一點：『第一，『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都是很英勇的參加這些運動，他們在刊物上，在巷戰中，在戰場上，都是站在唯一堅決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前列。』在這次革命中，真正拿無產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策略，積極教

育與組織工人階級，並且成爲『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中心人物，是馬克思與恩格斯。

德國革命  
中的馬克  
思與恩格  
斯

德國二月革命爆發時，馬克思恩格斯尚在北京布魯塞爾。當時『共產主義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的職務，全權交給布魯塞爾指導局，歸馬克思負責的責任。因爲，比利時的政府實際上已宣佈戒嚴，『共產主義同盟』會員，已失去行動的自由，三月三日，指導局決議予馬克思以全權，立刻到巴黎去組織新中央委員會。不久，馬克思被捕，比政府勒令馬克思於翌日出境，於是馬、恩等人均前後去到巴黎，並在該地組織六個人的中央委員會，以馬克思爲主席。委員會以委員六人——馬克思、沙配、鮑爾、恩格斯、莫爾、吳爾夫——署名發表了德國共產黨的要求共十七條，作爲當時德國工人階級與德國人民鬥爭的民主政治綱領：

- 一，宣佈全德國爲統一的不可分離的共和國。
- 二，凡年滿二十一歲的德國人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三，人民代表者領薪俸，使德國工人可以在德國人民國會中，參加開會。
- 四，普遍的武裝人民。
- 五，向來加於農民的一切封建負擔、賦稅、力役以及什一稅等等一律取消，



不給補償。

七，貴族的封建的財產礦山等等，都變爲國有產業。

八，宣佈農民土地上的押款爲國有財產，農民當以此押款上的利息交給國家。

九，在地租制發達的地方，其地租或租金，當作稅款納於國家。

十一，一切運輸的工具，如鐵路、運河、汽船、公路和郵政等，均歸國有。

十四，限制承繼權。

十五，推行高度累進稅，取消消費品稅。

十六，創辦國營工廠，國家保證一切工人的生存，並維持一般無能勞動的人的生活。

十七，普遍的免費國民教育。

（這是恩格斯摘要寫出的，原文見『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五八五——五八六頁）

馬、恩在巴黎時，當時巴黎成立革命『自願軍』的空氣很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波蘭人和德意志人爲着圖謀他們祖國的解放，均在成羣結隊的活動。德意志自願軍是由黑維，波恩斯坦，伯恩斯台所領導，他們以爲召集旅法的德人組成軍隊，打回德國，即可收革命之大效。馬克思堅決反對他

們這種盲目的無濟於事的主張，認爲他們這種舉動是幫助德國政府，但白白地死亡，而且可以使革命不利；同時，馬克思極力派遣工人同志回德國去真正作革命活動。

這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德國共產主義俱樂部，勸其中工人勿加入自願軍，應當零星返國，從事革命活動。另外馬、恩二人就派遣了三百到四百德國工人回德國去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

因爲工作與經費的關係，使馬、恩二人不能早回德國，直到一八四八年四月初才能成行。他們不先到柏林，而先到萊茵省之科倫城。因爲那時科倫在政治上，在指導工作上，特別在適於在工人羣衆中工作這點上，比較柏林適當得多。他們洞察當時德國革命形勢及德、法階級鬥爭的發展，決定參加到當地民主主義運動中去。首先，就決定創辦一種中心的革命報紙，藉此以推進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的革命運動，並以此來教育團結與組織德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恩格斯說：

「當我們來到科倫時，那時，民主主義方面正在籌劃辦一種大報紙，有人要將此報作爲純粹的科倫地方的報紙，把我們趕到柏林去，但我們——特別是藉馬克思的力量——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即將這種地盤拿到手了。此報變爲我們的報。我們相當讓步的地方，就在請勃爾格斯加入編輯部，他做過一篇社論（第二期）再也沒有第二篇了。」

這個報紙就是著名的『新萊茵報』。獨任主筆者爲馬克思。該報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第一期。這個報紙是民主主義激進派的報紙，同時（在實質上）也就是德國以及當時國際工人階級的報紙。這個報紙不僅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具有政治上唯一無二的至高的威權，成爲推動當時民主革命的政治火車頭；而且，特別在指導德國及他國工人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策略上，在組織與訓練工人階級上，都具有無上偉大的歷史意義。

『新萊茵報』第一期的社論，就是批評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論到他們對革命懦弱無能，對民衆惕心吊胆，對反動皇室甘作傀儡，對自己則妄自高大，實際上是背叛革命。巴黎六月暴動發生，馬、恩堅決站在暴動者方面。暴動失敗後，馬克思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論文上，嚴正估計法國六月暴動的意義與前途，抨擊法國資產階級之殘殺自己革命中的朋友——無產階級，結果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免失敗。

一八四八年八月馬克思以『新萊茵報』的主筆資格，曾經去過維也納（報務、主筆由恩格斯代理），在那裏看到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並且參加了八月二十八日『民主聯合會』的大會。雖然當時維也納的工人尚未脫離民主派的思想，可是馬氏此行，對奧國工人與奧國革命是有很大影響的。

九月馬克思回到科倫，這時正是普國（因爲斯列斯威、好斯敦兩公國問題）與丹麥開戰，又忽而訂立不利於這兩小國及普國人民之和約的時候。科倫的民主

黨，因爲此事，號召民衆示威（七月），二十五日又舉行羣衆大會，並與軍警衝突，使『新萊茵報』一度遭受封閉，至十月十二日才繼續出版。維也納十月革命中，『新萊茵報』極力號召普國及他國工人援助之。既至暴動失敗，普、奧反動勢力高漲，『新萊茵報』堅決向反動勢力表示反抗。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由馬克思等人署名，代表萊茵省民主聯合會，發表一個宣言，反抗政府的反動政策，並努力推進民主運動。一八四九年二月七、八兩日，馬氏兩次受審（第一次因爲侮辱檢查官），最後被判無罪。四月馬氏因萊茵民主聯合會分子過於複雜，民主派的資產階級均公開反對革命，如此繼續下去沒有好處，於是退出民主黨，特別致力於無產階級的獨立活動，並準備於五月初召開萊茵省與威斯特華倫工人團體的聯合會。一八四九年四月，『萊茵報』上發表了馬克思的重要作品——『僱傭勞動與資本』。五月德意志地方暴動發生，五月十六日馬克思就接到普魯士政府封閉令：『『新萊茵報』在最近論文中，愈加煽動民衆藐視政府，應於二十四時內離開德境，否則驅逐。』『新萊茵報』於五月十九日出版了最後的一期，除告別詩外，還有科倫工人的告別詞：

『我們同人，最後警告你們，在科倫不要有任何暴動。按照科倫的軍事情況，你們暴動失敗是無疑的。歐爾拍菲爾特的資產階級怎樣將工人送入砲火中，怎樣卑鄙醜惡的背叛工人，這是你們已經看到的。你們如果安靜，將

使普魯士軍人失望。」

一八四九年法國六月十三日事變的瓦解，德國五月暴動的失敗，奧大利在俄皇幫助之下，撲壓了匈牙利的革命，於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結束。五月底，馬克思接到普魯士政府逐客令以後，即遷往巴黎。七月，又被法政府通緝，八月即去倫敦，此後長居於此，恩格斯及他『共產主義同盟』會員大部分均於一八五〇年初齊集於倫敦。一八五二年，『共產主義同盟』完結了它的歷史使命，而德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時期（自一八三六年到一八五二年）也從此告一段落。

馬克思恩  
格斯的政  
治策略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革命中的政治策略，就是『新萊茵報』的政治策略，也就是當時在『共產主義同盟』中，由少數人的幹部組成，而名曰『德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路線。這種政治策略，就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中的具體指導與運用，也就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在基本上已經規定出來了的。其主要之點就是：

第一，『共產黨人代表無產階級鬥爭階段上之全部運動的利益』；『共產黨人到處都在擁護反對現存社會狀況與政治狀況的每個革命運動』，『同時擁護運動的將來』。（『共產黨宣言』）

還在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馬克思、恩格斯就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

集中於德國，堅決擁護德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其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白揭示了自己的政治態度與戰略方針是：

『共產黨人把他們主要注意力轉向於德國，因為德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這一革命，是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是在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有更加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之條件下來實現的；因之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前奏。』

及至德國革命爆發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就堅決站在革命的最前線，發動與領導德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與實際工作上來推動這一革命運動。他們發表了德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他們參加了萊茵省的民主聯合會，他們主持了『新萊茵報』，他們成爲當時最激進的民主派，他們不斷地與一切反動勢力作堅決不渝的鬥爭；他們爲着澈底完成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但是，他們毫不掩蓋的標榜着：這種擁護對無產階級目前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因爲這個革命能夠成爲對無產階級將來有利的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曾經在『馬克思與新萊茵報』一文中明白地說明了無產階級爲什麼要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

『無產階級還沒有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在廣大羣衆中應當站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極左派的位置的首位。德意志的工人，首先要爭取他們獨立組

成工人階級政黨所不可少的權利，即出版、結社和集會的自由。這些權利都是資產階級爲自己的統治的利益所必須爭取的，但現在資產階級已在工人面前驚懼起來，對於此等權利和工人爭執起來了。至於幾百個共產主義同盟的會員忽然投到羣衆運動的大漩渦中，就看不見了。所以德國無產階級起初出現於政治舞台，是爲極端的民主黨。我們在德國辦一種大報，自然就有了這種旗幟，它只能是一種民主主義的旗幟；但是，這種民主主義到處都把無產階級的特別性質逐漸的標明出來了（這種性質還不能到處一次的標在旗幟上面）。我們如果不願意這樣做，如果不願意打起這種現存的、最先進的和實際爲無產階級的旗幟，而投入這一運動中，並促其前進；那末，我們除掉在一種小報中宣傳共產主義和拋棄一個行動的大黨而成爲一個小派外，實別無他法。」（『馬克思選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三頁）

在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特別在當時德國的具體情況下，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堅決參加並積極推動這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這種民主革命才能達到澈底勝利。

因此，共產黨人應當領導無產階級廣大民衆，堅決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爲他最近的民主政綱——即最低政綱而奮鬥，應當成爲這些民主革命的核

心，應當努力去推進這些民主運動，爲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到底，

絲毫不要對這些民主革命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正是最能決心消滅國內封建制度殘餘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證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也正是必然造成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使其足以担負其前進的歷史任務的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正是社會主義革命順利到來的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因自身階級地位，逼使他不能不成為澈底的民主主義者，因而共產黨人就不能不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之最堅決最前進與最澈底的負擔者。但它毫不隱瞞地宣佈，他今天要為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族革命也在內）而鬥爭，也正是便於將來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若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得愈堅決愈澈底，則無產階級為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的鬥爭，就愈加便利與愈加有保證。

第二，「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黨的聯合與團結。

『共產黨人鄙棄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他們公開聲明他們的目的』。  
（『共產黨宣言』）

就是說，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當去與其他革命的民主派作一定的革命的聯合；但是，在與革命的民主政黨聯合時，同時必須保持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他並不因此放棄對於那種空談與幻想採取批評態度的權利。』  
（同上書）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二月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說到：

『在德國，當着資產階級還革命的時候，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共同去反對專制君主、封建的土地主與市民。（指城市小資產階級中底反動成分——編輯部附註）』

然而共產黨人一刻也不放鬆地在工人中間，造成對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矛盾之盡可能更明白的認識，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所不能不與他的統治一同帶來的社會條件與政治條件，作為極多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德國反動階級推翻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這是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未發生之前，馬克思對於『還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即是說，當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反君主政體、反封建制度或者反民族壓迫的原則之上，去與他聯合；但是，馬克思又毫不客氣的指出『德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有背叛民衆的傾向』。乃至德國革命中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叛變革命之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就非常嚴正的揭露他的反革命實質，他說：

『德國資產階級發展得很遲鈍、怯懦、緩慢，當他開始威脅到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治的時候，已經在另一方發現了自己是無產階級及與無產階級利

益思想一致的城市平民的敵人；他的敵人不只是階級背後，還在全歐洲的前方。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與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不同，他是一個擁護整個當代社會來反抗舊制度代表（帝制與貴族界）的階級，從最初起，就是趨向於背叛民衆以及與舊社會的王室代表妥協，因為自己也屬於舊社會之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在上層階級前面怒吼，在下層階級前面戰慄；對兩者的態度都是自私，而又要爲自私辯護；在保守者眼中是革命，在革命者眼中是保守……老的眼，老的耳，老的牙齒，老的五官百體，這就是三月革命後掌握普魯大權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是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仍不拒絕與萊茵省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作必要的革命聯盟。因爲在三月革命之後，這裏的民主派資產階級仍是革命的。『新萊茵報』就是這裏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報紙，馬克思毫不猶豫的加入這個報紙，並把這個報紙變爲真正的激進的民主主義的報紙。但同時馬克思毫不放棄自己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他不但把這個與資產階級聯盟的報紙拿到自己手中，並且還毫不讓步的去批評這般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與不徹底性。勃爾格新雖參加在該報的編輯部，但只能讓他做過一篇社論（第一期），再多就沒有了。即至一八四九年四月，科倫民主聯合會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已經走到公開的叛賣革命時，馬克思就毅然決然的退出這一聯合會，可是依然堅持自己的『新萊茵報』到最後的一日。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佛蘭克府國民會議，也是採取同樣的策略。佛蘭克府國民會議從它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佔大多數的自由資產階級及一部分民主資產階級把持之下，表面上彷彿是站在革命與反動之間，實際上是迎合反動勢力與破壞革命。「新萊茵報」第一篇社論就是嚴厲批評他的動搖性，指出他在實際上是一步一步的背叛革命。恩格斯說：

「新萊茵報」第一期社論就是譏誚佛蘭克府國民會議的空虛，其冗長詞句之無的放矢，其怯懦決議之無濟於事。此文使我們失去半數的股東。佛蘭克府國民會議還不算討論的俱樂部，在那裏幾乎沒有討論，而只是提出事先準備好了的學院式的論文，與通過那只能以激勵德國庸人而任何人也不感興趣的決議。……柏林的左派代表，如舒爾池代立慈、柏南斯、亞爾斯勒、西台等，我們對待他們也不比對佛蘭克府議員較為緩和，我們無情地揭破他們的無堅決性，懦弱無能，優柔寡斷，並且證明他們由妥協而一步一步的背叛革命。」（「馬克思與新萊茵報」同前書第二五——二六頁）

雖然如此，但在二八四九年擁護憲法運動中，國民會議中成分稍有改變，並在客觀上仍帶有反抗反動勢力的意義時，馬克思仍不拒絕對他們的幫助，主要是推進民衆五月鬥爭的發展，而同時却依然斥責國民會議之始終妥協與無能，終於變暴動失敗。

至於對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在反對反動勢力上與他們共同行動，同時，又不斷地、明確地、劃分自己與他們的基本不同的立場，揭露他們的弱點。恩格斯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說到：

『無產階級政黨在政治行動上，當時與小資產階級政黨或者當時所稱爲民主黨，主要不同之點有三：第一，對法國運動估計不同，民主主義者攻擊巴黎的極左派，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則擁護他。第二，無產階級政黨主張在建立一單一的不可分離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必要，而民主主義者中的極端派，只敢低聲要求聯邦共和國。第三，無產階級在任何條件下顯示自己的革命的英勇與行動的準備性，而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和他們佔大多數的政黨則缺乏這種東西。』

所以，馬、恩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在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通告上，指出當時德國工人政黨對當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策略是：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關係是如此：它（工人政黨）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一齊來反對它（工人政黨）所要推翻的政派，當它（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要鞏固自己的時候，工人政黨在任何條件下，都要起來反對他們。』

這就是說：共產黨（工人階級政黨）不僅是要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要為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因此，它就必須去與一切革命的其他階級的黨派謀政治上的聯合與團結；換句話說，即與他們在一定政治綱領上結成革命的民主的聯合戰線。藉此，以造成階級的團結，增強反對共同敵人的力量，以達到這一革命之順利的、完滿的與徹底的勝利。然而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主義，無產階級因其特殊的社會階級地位，使他能夠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共產主義因其科學性與徹底性，它能夠成為全部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今天它能夠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的武器，將來它能夠成為無產階級的以至全人類的解放的武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他的共產主義指導之下，今天能夠為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將來還要為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即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今天為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是實現共產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最低綱領，將來為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即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

因此，無產階級，共產黨，共產主義，可以與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在一定的歷史社會，一定的革命政綱上，合衷共濟，但他絕對不能與他們的政黨、主義混為一體，或溶為一物。因此，共產黨必須要在這種政治聯盟中，保持自己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有對同盟者批評的自由。這樣，不但不妨害革

命的發展與聯盟的要求，而且剛剛是順應歷史社會發展的規律，剛剛是具備了民主革命的支柱，剛剛是保持了聯盟中團結的核心，剛剛是能於影響友黨前進，能於使革命力量加強與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剛剛能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了徹底勝利的保證。

### 第三，「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獨立的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中，毫不放棄無產階級本身之團結訓練與組織，特別努力於組成獨立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他們的一切工作都是向着這個方向前進的。他們把理論與實際鬥爭緊緊的聯繫起來，他們努力在工人中活動，不斷的同有害於工人的思想意識作鬥爭。他們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一八四九年初起，是極力想統一德國的工人運動，想從工人的團結中，組成無產階級之獨立羣衆的政黨。雖然因爲環境關係，特別是由於工人階級還多半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之下，未能應有的覺悟起來，使這一企圖還未能真正實現，而這一企圖之未能實現，也就使德國工人階級不能達到應有的團結與發展，不能在革命中起他更雄大的鬥爭作用，反而大多數工人始終拘束在小資產階級以至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這也是這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所以，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上，特別指出：

「工人們，首先是全體同盟，應當照着這個方向工作，以便與公認的民

主派併列起來，建立一個工人政黨的、獨立的、祕密的與公開的組織，並且轉變每個工人團體成爲工人同盟的中心與核心；只有在這樣組織中間，無產階級的地位與利益才能夠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中解放出來。」

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給特洛爾的信中，也曾經這樣說道：

「如果沒有強大的革命，無產階級是不能夠奪取政治上的統治。關於這一點，我們都是同意的。爲了無產階級在決定勝負的日子表現他的足夠的力量，爲了勝利（我從一八四七年起就堅持這個意見）就必須無產階級組成一個單獨的階級、自覺的、階級的政黨，以別於一切其他政黨，並且，是與其他政黨敵對的政黨」。

第四，關於革命在退潮與低潮時的策略：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是估計到革命新高潮是快來的。但是，到了七月，他們詳細分析了當時歐洲的經濟與政治情況之後，認爲當時經濟繁榮向上，是不利於革命的高漲，看出革命是向下低落，於是他們認爲倘若沒有另一種經濟恐慌出現以後，創出更有利的形勢，革命運動的恢復尙不可能。因此，主張當前的鬥爭策略應當是趨重於鞏固自己的力量，改造無產階級，使之適合於將來取得統治的勝利。當時共產主義同盟中有幾位會員，不信服這樣的見解，如威理契、沙配、哥隆工會一些會員、老的魏特林派，這一般人就結合起來，他們主

張...立刻在德國發動革命的必要。列寧說：

「沙配等曾經這樣說：『我們應當立刻取得政權，或者我們去聽着睡。』」馬克思不同意沙配的意見，他以為僅僅靠自己的精神來代替實際的條件，這還不能算是一個革命推動者；無產階級還要經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的衝突，「這不僅是爲了改變這些條件，但亦爲了改變無產者自身，使之能適合於政治上的統治。」（見列寧：『論革命臨時政府』一文）

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到英國後，自一八五〇年初開始就着重於恢復與鞏固德國及他國共產主義同盟的組織，這正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上所已指出的策略「準備無產階級去進行將到來的鬥爭」之具體運用的時候。

因此，「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時代已經完結之時，便反對任何以革命爲兒戲的行動（沙配、威理契），並和他們作鬥爭，要求善於在似乎「和平地」準備着新革命的那個新時代中進行工作。」（『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第五，關於革命民主專政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新萊茵報』上曾經這樣說過：

「革命後一切臨時的國家組織都需要專政，而且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最初就責備甘加仁（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內閣總理）說他未按專政的手



段行事，說他未馬上打破舊機關的殘餘；當甘加仁先生在那裏做憲法夢的時候，已被擊破的政黨（反動黨）就得在官僚中和軍隊中鞏固自己的地位，敢於在各地開始公開的鬥爭。」

馬克思這個意思，就是說：臨時革命政府應該以專政的手段行事，它的任務在於依靠民衆革命的實力，在於澈底消滅舊機關舊勢力的殘餘，這樣來鞏固來擴大革命的勝利，只有這樣才能夠去達到勝利的完成的革命。

同時，馬克思還說：

「國民會議應當以專政的手段去對付已被推翻的政府的反動陰謀，到那時候，它方才能夠在民衆意見中取得一個能夠破壞一切刀槍的力量。……否則這樣會議，只能拿些寂寥的詞令，來疲困德國的民衆，不能吸引民衆也不能被民衆所吸引。」

這就是說，要實行革命的專政，必須依賴民衆，要依靠民衆也只有實行革命的專政，這種依據於工人農民之廣大民衆的力量，實際上去肅清一切與民主主義原則相違背的原則。這種專政「不是別的辦法，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專政。」

（列寧）

在柏林三月革命之後，是存在有兩種可能的：第一種可能，就是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只獲得「批評的自由」，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必然去與反

動勢力妥協，使革命流產。第二種可能，是政權落到民衆手中，這樣有民主主義專政可能，即革命完全勝利的可能；雖然德國在事實上走上了第一種可能，然而馬克思所告訴於民衆，所期望於無產階級者，却是第二種可能，即革命之完全勝利。

由此可知，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就提出民主主義專政問題，並且把這一專政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保障與其徹底勝利的標誌。如果法國大革命是完成於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者的民主專政，馬克思却特別重視它。那末，一八四八年革命開始之後，在資產階級就已經叛變了革命的情形之下，如果期望革命完全勝利，則這種勝利，不是別的，正是民衆的民主專政。這個民主專政與馬克思同時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前者正是後者之政權內容及其發展。當時馬克思沒有提出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是以後列寧提出的。列寧在「論臨時革命政府」一文中，大致說到馬克思所提出的民衆民主專政，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因為當時工人在德、法諸國都沒有佔人口的大多數，所謂「民衆」這個大多數，就是指工人與勞動農民之結合，不然，就不能成其為大多數民衆。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策略路線，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已經完全證明其正確，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同時也就是馬克思在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的「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通告」中所指出的了。

## 第七節 總結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沒有完成的、混雜的、半途而廢的革命。」（列寧：俄文本『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一四頁）因為這個革命沒有完成其歷史任務，沒有推翻君主專制政治，沒有實現德國的統一。這次革命是失敗了，可是它部分地削弱了半封建制度，動搖了封建基礎，相當地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隱覺發動並組織了廣大民衆，特別是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受了這次革命的鍛鍊，從切身的經驗中，開始感覺到將來解放的道路。並且「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是德國地方的事變，而且是大歐洲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指示出歐洲的進步」。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因此，它還是有他的歷史意義的。

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七月二十九日）就指出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特點，他說：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不過是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一種流產罷了。」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佔領巴士堤三星期後，法國的民衆於一日之內，

把一切封建的負擔都解除了。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距三月巷戰後四個月，封建的負擔却把德國民

衆征服了。喬爾傑、汗思曼，是其中之狼狽爲好者。

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鐘曾經拋棄過自己的同盟者——農民，他知道自己統治的基礎是在於消滅鄉村中封建關係，而造成自己地主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毫不顧良心的出賣了農民，出賣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這個同盟者是與德國資產階級骨肉相親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他們，是無力量反對貴族的。」（參閱『兩個策略』書後）

由是可知，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失敗，最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叛賣革命，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動搖不定，亦足以葬送革命；無產階級力量不足，並且大部分還在小資產階級影響的籠罩之下，不能有全階級的獨立政治行動，而在革命失敗之下，受到重大的打擊。然而這種結局，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不是無意義的。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中指出：

『德國無產階級，正處於充分有力的醒覺狀態，能夠給資產階級看，在德國已經播下了這些種子，而且這些種子是能夠給這樣的收穫的。』

特別是這次革命，教訓了德國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的先驅部分，脫除空想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和平主義的幻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明白的向無產階級指出：唯一達到勝利的道路，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

道路。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極寶貴的經驗教訓，昭示給無產階級，即無產階級在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必須有自己獨立的階級政黨，正如列寧所說：

「馬克斯的意思是如此：一八五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在革命的第一個時期是失敗了。我們完全落在資產階級的尾巴後面去了；我們一定要獨立的、經常的、無條件的組織起來——無論如何要獨立的組織起來；不然，在所獲得的將來勝利之下，因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強大，我們又要做他們的尾巴。」（列寧：「論革命臨時政府」）



## 第二章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

我們所要講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主要是從一七七六年到一七八三年的北美獨立運動起，到一八七一年西歐民族運動完結為止。這個時期，在北美是北美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時期，在西歐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也正是民族運動與建立民族國家時代。列寧說：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包括一個十分確定的時期，例如是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七一年止，這個時期，恰恰是民族運動及民族建國的時期，這個時期完結以後，西歐已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而照例是民族統一的國家底成熟系統。』（列寧：一九一四年『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卷，第二五九頁）

歐美民族運動是與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相適合，是與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主義及其他障礙的時期相適合，這種民族革命運動也就成為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在共同文化上表現出共同心理結構的國家集團。」（斯大林）那末，民族運動就是在一定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上，為形成這樣的民族及造成保障民族自由發展條件的一種政治運動。這種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在一定民族領域的社會中，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必要階段，為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需要打破封建制度與外族壓迫諸障礙，需要有一言語，同一領土，同一經濟生活，同一心理結構的民族集團；在這樣的民族集團之中，用國家的形式把它們團結起來。列寧說：

「全世界上，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曾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為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就需要由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言語一致的人民底領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言語的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實際工具，語言之統一及其順利發展，是真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週轉底最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的廣泛的團集。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及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及買主發生密切聯繫的條件。」（同上書第二八四—二八五頁）



由是可知，這些民族運動正是基於這樣的經濟基礎所不可避免的政治運動。這種民族運動的政治任務，就是對內要掃除封建割據求民族的統一，對外要打倒民族壓迫以求民族的獨立，以達到建立滿足於現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民族國家底這個目的。列寧繼續說：

「所以，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向，就是要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底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最深刻的經濟原素推動這一點，所以整個西歐——而且是對於整個文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標本式的經常的國家，就是民族國家。」（同上書第二八五頁）

歐美民族運動的社會經濟基礎及政治任務，就是如此。不過就其「內容」說來，有的國家主要是民族獨立運動（如十八世紀的北美，如十九世紀的波蘭、匈牙利、愛爾蘭）。有的國家主要是民族統一運動（如十九世紀的德國與美國），有的國家，是民族獨立運動與民族統一運動連帶發生（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如拿破崙第一與拿破崙第三侵略下的德國）。另一方面，有的國家是唯一反民族壓迫（如十八世紀的北美，十九世紀的愛爾蘭），有的國家是反民族壓迫與反封建制度結合起來（如大革命時代的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德意志，十九世紀的意大利）。有的民族運動聯繫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有的民族運動沒有聯到農民的土地問題（如統一時期的德國）。其次，就其「性

費」說來，最大多數國家的民族運動，是革命的民族運動（如美國與反外族壓迫時的法國，一八四八年及六十年代的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的德國、愛爾蘭），而少數的民族運動確是反動的民族運動（如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的斯拉夫運動）。再其次，就其「動力」說來，大體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勞動階級、農民均為革命的民族運動的動力，所以民族運動帶有全民性，但在不同的民族或時代，也常有它的特點。例如，在法國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反民族侵略中，當時民族運動還是在反資產階級之下進行的。至於民族運動中的積極的、重要的、不可缺乏的力量，則是工人與農民。再其次，就其「領導」方面說來，最大多數國家是資產階級領導（如美、意、匈、愛），或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法國，甚至還有純貴族領導（如六十年代前的波蘭），不過他們還是執行資產階級所要求的事業。最後，就其「結局」說來，有多數國家完成了民族運動的任務（如美、法、德、意），有些國家在這一時期沒有完成這一任務（如波蘭、愛爾蘭、匈牙利）；有的國家是多借助於民衆的下層革命手段完成的（如美、法、意），有的是多借助於上層改革手段完成的（如德國）。

正由於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力量還發展得不夠，既不能做到與資產階級共同領導，更不夠實現無產階級的獨立領導，所以在民族運動勝利與民族國家完成的國

家中（如法、德、意、美），這一任務達到之後，馬上由被壓迫民族，被侵略國家轉變為民族壓迫與民族侵略的國家，爾後轉變為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在民族運動失敗或半途而廢的國家與民族，不但在這一時期仍然是被壓迫的與被侵略的（如波蘭、愛爾蘭），就是在超過這一時期之後，仍然是一蹶不振；不是形式上獨立實際上是附屬國（如二十世紀的愛爾蘭、波蘭），就是，曾經在一時獨立而終於屈服於侵略國之下（如現時的捷克）。

歷史上的證明，以及充分科學理論的根據，只有無產階級勝利了的國家，才能澈底的、真正的解決民族問題，也只有社會解放、階級消滅因而民族也不存在，才算是最終的解決了民族問題，世界才真正進入於大同——這時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個時期的歐美民族運動，不但給了我們一個科學的理論的認識，而且提供了基本策略上的指示；這種理論與策略，正是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解放的旗幟，也正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所採取的立場，也正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解決民族問題所根據所發展的立場。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我們須在本講加以簡要說明。

研究本章時應注意之點是：

一，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美民族運動發生與發展的必然性。

- 二，這些民族運動在不同國家與民族中表現出一些什麼特點？
- 三，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的實質何在？
- 四，從這些民族運動中有些什麼經驗教訓值得今天我們注意？

### 第一節 北美民族獨立與民族統一運動

美洲之發現與歐洲人之移殖

現在的北美合衆國，是在美洲發現之後，由歐洲移殖來的人們，經過相當長期的民族鬥爭，而從新建立起來的一個民族國家。所以，我們在敘述北美合衆國這個民族的獨立與統一運動之前，應該首先講到美洲的發現及歐洲人向美殖民的史的經過。

美洲的發現究竟在什麼時候呢？據有些外國歷史家的研究，在紀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就有諾爾曼人，首先發現美洲；不過當時歐洲正進到封建時代，社會的技術、經濟、政治諸條件，尚不可能向該處繼續發展，亦無急於向該處發展的必要，而且歐人知道此事者亦甚少。此後時過境遷，外人亦無人知道歐洲海外有此世界存在。自十二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社會的生產力逐漸發展，生產品的交換擴大，自由都市的成長，商業的前進，除歐洲內部貿易之外，對外商業亦大加發展

起來。不過此時的對外貿易，尚以東方貿易爲中心。歐洲自東方輸入香料、茶、咖啡、寶石、珍貴紡織品、染料、香水等物；而向東方輸出毛織品、鋼、鉛、錫、水銀等物，在對東方貿易中，歐洲商人能夠賺得大批的利潤，能夠攫取大批的現金財寶，於是經營者日多，貿易亦日加擴大。然而，到十四世紀時，因阿曼曼·土耳其人（Osman Turks）的興起，盤據了對東的商路，而且一四五三年攻陷了東羅馬帝國的最後堡壘——君士坦丁堡，使歐洲商人無法與東方貿易，於是西班牙、意大利及其他依賴東方貿易的商人，不得不另找出路。加之在這時候（十五世紀），歐洲造船業亦頗發達，九百噸以上的大船給了航海業以有力的工具；羅盤針亦已由中國傳入，並且地圓之說，亦盛行於歐洲。

十五世紀末期，歐洲出現了所謂『探險與發現』的時代。首先是葡萄牙王子亨利極力講求航海業，相信繞過非洲南端，可以海行東達印度，並在大西洋東岸附近發現了一些島嶼。一四八六年，葡萄牙探險家狄亞士航海南行，發現了非洲南端之好望角。一四八九年佛斯哥·德加馬（Vasco Da Gama）航過印度洋到達印度南岸，正當葡萄牙人追求對東航路的時候，西班牙人亦聞風而起。這時有意大利基諾亞人哥倫布者深信地圓之說，以爲由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可以直達印度而不必遠航非洲。一四九二年八月，哥倫布得到西班牙女王——伊沙貝拉之助，開始西航，經過兩月之久，遂發現了美洲之桑沙爾華陀島。當時，哥倫布以爲這就

是印度，並命當地土人爲印第安人。接着，哥倫布又發現了海地與古巴，並到過南美地方。但是他終以爲他所到的地方是亞洲。一四九八年到一五〇五年間，意大利人——亞美利哥（Amerigo）再往美洲去探險，才知道哥倫布所發現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另一新大陸，於是，歐人稱這個新大陸爲亞美利加洲——即美洲。

原來住在美洲的土人，即所謂印第安人，在哥倫布未發現該地之前，其社會組織爲氏族制度。據美國摩爾根的研究，美洲各地土人的民族制度，在基本上都與易洛魁人的氏族完全相同。氏族之內是經營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其社會經濟形式主要是漁獵、遊牧和原始的農業；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許多氏族結合爲宗族，由數個宗族結合爲部族，部族之內，由各氏族的首長及軍帥組成部族集會，處理對內對外一切事宜。部族集會，有正式承認及罷免各氏族首長與軍帥之權。部族中有共同的觀念、神話與宗教儀式。在易洛魁族的印第安人中，還有更高的部族與部族之結合體，而所謂「易洛魁聯合」。自從歐洲人移殖進來之後，這種美洲土人的原始社會組織就急劇的崩潰下去了。

新大陸的金銀之光，最先觸動了歐人的慾火。自十六世紀以降，歐洲人不斷的航海而來，最先努力於殖民地事業的，主要是西班牙人，這種事業貫徹於整個十六世紀。不過它所佔領的地方只是南美的全部（除巴西外），中美，及北美南部一帶。西班牙政府的殖民政策是非常殘暴的掠奪政策，他們每發現一個比較富庶

的地方，盡力開採金銀礦產，並以最野蠻的手段掠取土人的財物輸回本國；禁止殖民地種植橄欖、葡萄、煙草、蔗等農作物，而以藥物煙草爲國家專利品。目的爲了增殖本國的財富而極力阻止殖民地經濟之發展。這種政策是與最橫暴的剝、擄、燒、殺政策相輔而行的。彼得莫爾太爾的日記中，說到：『西班牙人對於土人太無人道，被他們毀滅的人口有一千二百萬之多，其中有婦女有小孩。』（見庫斯聶：『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卷下附錄）次於西班牙人而着手殖民於美洲大陸的是荷蘭人，十七世紀開始，荷蘭人的勢力亦日益增大，一六一八年，在紐約設立荷蘭西印度公司，並積極向哈德遜河和德拉瓦爾河發展。至於法蘭西人，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才大肆向北美中部——聖羅倫斯河、密執安湖、蘇必利爾湖、密士失必河流域及墨西哥一帶發展。到十七世紀時即佔有北美之加拿大，密士失必河流域及墨西哥灣的廣大地區。其他如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瑞士人、德意志人、威爾斯人和瑞典人，亦同樣因經濟上政治上以至宗教上的原因，亦繼續不斷的向美洲大陸遷移。因此自從美洲真的被發現之後，它一方面，成了歐洲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就是土人的不斷沒落與本身之淪爲殖民地。

馬克思說：

『美洲金鑽銀鑽之發現，土著居民之被迫而從事開鑽工作，搶劫西印度，獵取黑人——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曙光，這些美滿的過程是原始資本積

累的主要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原始積累的各個階段，先後發生於各國。這些國家，即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與英國。英國當十七世紀末葉，已經有系統的形成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賦稅制及保護關稅制。這些方法之所以能夠實行，主要是藉助於武力，如殖民系統。」(同上書)

講過了這段歷史之後，現在就要講到繼西、葡、荷、法之後，而在美洲殖民中極大作用的英國了。

英國在美洲之殖民事業的發展

歐洲各國之殖民於美洲大陸，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英國的殖民。它是歐洲各國最後從事美洲而表現異常強霸與收獲最大的國家。遠在亨利第七時代，即派嘉波約翰及其王子瑟巴亭繼西、葡之後到美洲探險，一四九七年佔有紐芬蘭，嗣後並宣告亞美利加地方——自勒本拿多到佛羅利達為英國屬地。至依利沙白女王時代(一五五八——一六〇三)更加努力於殖民事業，並在北美開闢：斐基利亞洲。當時英國的許多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的被壓迫者亦紛去美洲。然而英國真正在美洲大陸上建立永久的殖民地事業，則始於一六〇三年開始之詹姆士第一時代，詹姆士第一予南斐基利亞公司(即倫敦公司)以在北緯三十四度到三十八度一帶地域之特許權，又許西斐基利亞公司(即普里茅斯公司)以在



北緯四十一度到四十五度一帶地域之經營權，兩公司領地的中間則爲自由殖民的地帶。一六二九年，由英國移來的異教徒、清教徒們又開辦了馬薩諸塞灣公司，從事這個地帶的殖民。此後撒冷於一六二八年，波士頓於一六三〇年，羅得島、康涅克的克於一六三六年，均相繼被英人開闢爲殖民地。一六六四年荷蘭西印度公司所在之紐約，亦被英國人奪去成爲英國殖民地了。除以上這些由英王特許的殖民地之外，還有由個別殖民者自由開闢的地方——如賽西爾德亞（一六八一年），新吉爾綏（一六六四年），馬利蘭（一六三二年），喬治亞（一七三二年）等。因此，到十八世紀中葉，北美洲沿大西洋大部地方，均歸入英人之手，而爲英國之殖民地。

英國這種蒸蒸日上之殖民地事業，必然要與當時（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前半期）已經是雄霸北美之法國殖民政策發生急劇的衝突。兩國爭奪殖民地的結果，於是自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發生了多次的戰爭。第一次發生於一六八九年到一六九七年，第二次戰爭發生在一七〇一年到一七一三年，第三次戰爭，發生在一七四四年到一七四八年。雖然在二次戰爭結束時，英國由法國手中得到阿卡底亞、哈得遜灣與紐芬蘭之地，然而基本上的勝敗並未分明出來。於是一七五四年到一七六三年又發生了俄亥俄（Ohio）戰爭。當一七四九年法人武裝佔據了這個地域之後，遂使英國西進政策大爲阻礙，英人向西發展，必欲得此

地域而甘心。戰爭開始，英方敗績，一七五七年後英軍大為增加，並利用其殖民地人民與法作戰，到一七六三年，英方終於大勝。同時在歐洲發生英法七年戰爭亦結束，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的結果，關於美洲殖民地方面，使法國不得不以全部加拿大及密士失必河以東之地（除奧爾良外）完全割予英國。並且英國又從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羅利達半島（另由法國割路易西亞納予西班牙以為報償）。這樣在北美殖民地上，英國已經基本上打倒了法國的勢力，而一躍為北美的霸主了。

英國在北美殖民地所採用的政策，基本上是與西、葡、荷、法等國的政策一樣的。這種政策就是馬克<sup>田</sup>所說的『主要的是藉助於武力，如殖民系統。但是，他們（西、葡、荷、法、英諸國——編者註）對於這一切，都是利用國家的權力，即是集中而又是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對付土人之惡劣，自然以農業區為最甚，例如在西印度，此地為出口貿易的中心，同樣的，人口眾多的地方也受到搶劫的犧牲。……在歐洲以外，由搶劫、奴役土人及屠殺所得來的寶庫流到宗主國之後，即刻變為資本』。（『資本論』第一卷）所以英國亦如他國一樣，在以武裝為後盾，以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為指導的政策之下，很快就能夠征服當地的土人——弱者。不過，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多富於金銀礦的埋藏，西班牙可舉其全力採掘金銀。反之，在英領十三洲之中却少有貴金屬之發現，因而在英國殖民地中殖民者主要是利用本地的自然富源發展農業工業與商業。可是這種發展並不是為了

殖民地本身，而是爲了宗主國的實利的要求。就是說，把這殖民地變爲宗主國的商品銷售者與原料供給者而已。在這樣政策之下，遂建立了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固定的社會形態。其中最重要之點，即（一）限制殖民地產物輸出於本國以外之他國；（二）保護殖民地產物輸入於本國；（三）限制外國貨物輸入於殖民地；（四）只許可本國船向殖民地貿易；（五）對殖民地的產業干涉的種類。

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分爲三區，共十三州：（一）北區四洲，即新英格蘭，包含馬薩諸塞、康涅克約克、羅得島、紐罕普捨爾；（二）中區四洲即紐約、新吉爾綏、賓西爾德尼亞、德瓦拉；（三）南區五洲即斐基利亞、馬利蘭、北加羅林納、南加羅林納、喬治亞。這十三州的全人口，在十七世紀末期，

只有二十五萬，到一七五四年也還不到一百五十萬。殖民地內部經濟生活，主要還是農業，十八世紀初，農村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大部分人口還是在農村。當時最大城市如菲利得爾菲亞（Philadelphia），也不過一萬人口，他如波士頓則只有七千。紐約只有五千。

在農業方面：殖民地的土地原來都是屬於英國國王所有的，但在實際上，土地的取得，都是由團體或個人用搶奪殺害或「購買」的方法由土人方面得來，不過在形式上都是由國王賦予的。北部新英格蘭的土地，是特許爲政府所有。這種

土地可以依照郡區公賣制，由當局許可的承領的團體，各承領三十六平方英里的郡區，承領之後，又以一部分可耕地分授予各移居人，並賦以世襲不動產所有權，以其另一部分的森林、沼澤、牧地作為公共使用土地。除新英格蘭、喬治亞之外，國王（如在佛基利阿）或個人的地主（如在馬利蘭、賓西法爾利亞），則在授與移居者的土地上，保持其徵收租課之權。但因國王或地主遠在英國，事實上土地租稅亦難於澈底徵收。因此，在新英格蘭，大部分的農民均為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加以該地帶氣候嚴寒，土質不好，農產品不豐，主要農產品為玉蜀黍……（沿海漁業甚為發達），以致轉營工商業的人數日益加多。在英國殖民地中部地方如紐約、新吉爾綏、賓西法爾利亞等地，土地比較豐饒，氣候較暖，農產麥子為主。除哈得遜河保存有歐洲移來的大地主制外，其餘地方也和新英格蘭一樣，大都是獨立的自耕農。至於在英國殖民地南部地方（如馬利蘭、斐基利亞、卡羅米納、喬治亞……），氣候甚暖，土質亦肥，那地盛行大地主佔有制及殖民地大田莊經濟。耕作者大半是從非洲運來的黑奴，其數佔全體居民的五分之三。農產品主要是煙草、米、麥之屬；北美英國殖民地農產品的輸出數是日益加多，在北部新英格蘭，主要是漁類、皮毛；中部是麵包；南部是烟草、靛青之屬。

在工業方面，可以說，整個殖民地時代的土著工業，還沒有脫離手工業的範圍。即至十八世紀中葉，手工工場還沒有表現到顯著的地位。這種小生

產的產業經濟，如纖維工業……大都是用家庭勞動製造，而供給家庭與地方之需要；一般重要的日用品，多半是仰給於英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在這殖民地中，工業上日漸佔重要地位的，是木料工業、漁業與製鐵業。新英格蘭，沿海地方，造船工業及其他製木工業甚為發達，一七五五年英國船舶噸數中，其三分之一就是在美洲製造的。英國需要此種產業，故異常重視其發展。漁業為新英格蘭的重要產品，一七六五年產量值竟超過二十五萬五千鎊。金屬製造業，發達最早的是製鐵業，因為鑄鐵木材的豐富，所以在十七世紀中，馬薩諸塞，已成為製鐵的中心；隨後在羅得島、科內堤卡特等地，發現大批鐵礦，製鐵中心亦移到該地。至於大規模的製鐵業，在紐約、新吉爾綏、賓西法爾利亞之建立，主要還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事。

在商業方面，殖民地的對內商業，較之對外商業，是佔着很劣勢的地位，而對外商業中，則以對英國貿易佔決定而重要地位。對內商業之所以不發達，是由於在前一時期，內地諸殖民地，大都構成自給的單位，而在未開發的土地上，又深感交通不便，因而無法構成統一國內市場。至於對外貿易上，新英格蘭輸出皮毛、木料、魚類於英國，又從英國及荷蘭輸入羊毛、鐵及其他製造品；從西印度羣島輸入砂糖、蜜、銀等物。中部殖民地亦如新英格蘭差不多相同。至於西部殖民地，其對外貿易量更大，它向英國及荷蘭輸出烟草、毛皮、穀物，而

輸入其衣物、種子、葡萄酒及工業製造品。據一七〇〇年的統計，這個英屬殖民地，只就其對英貿易總額而論，輸出方面已達三九五、〇〇〇磅，輸入方面，則已達三四〇、〇〇〇磅。到一七七〇年殖民地對英貿易可見下表：

殖民地		向英輸出		從英輸入	
賓西法爾利亞以北的北方殖民地		一七八、〇〇〇磅	一、四一〇、〇〇〇磅		
南方殖民地		九三二、〇〇〇磅	八三九、〇〇〇磅		
西印度羣島		二、三五〇、〇〇〇磅	八九七、〇〇〇磅		
合計		三、四六〇、〇〇〇磅	三、一四六、〇〇〇磅		

從這殖民地的工商業情形看來，一方面是土著工業之不發展，另一方面則對英貿易之激劇增加（在七〇年之中無論輸出輸入，都幾乎增加了十倍），主要原因是英國殖民地政策之強化，藉以保證殖民地成爲工業品銷售市場與農業原料的出產地。在十八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產業革命開始之後，這種殖民地政策，更是雷厲風行的猛進着。

由於自然與社會經濟條件，英屬殖民地的北、中、南三區中亦呈顯不同的政治與階級結構。北區殖民地以工商業資產階級勢力佔優勢，該地的移民原以商人、水手、大批小廠主及手工業者爲最多；他們多半是英國中等資產階級的代表（主要是被壓迫而來的清教徒），到這裏後，初則經商，業農，捕魚，繼後在這殖

民地漸次發展了工商業，而繼續經營工商業者遂甚夥。到十八世紀時，若就工業而論，北區殖民地比較其他英國殖民地說來是最先進的。他們的經濟日漸獨立，因而在政治上也最先發生脫離宗主國，而要求新英格蘭獨立的企圖。一六四三年，他們已經有了「新英格蘭同盟」的組織，大半的殖民地已實行共和性的政治機構。不過，種政治組織，仍帶新貴族性質，有財產的人才能享有政治的權利。這個殖民區的管理者，雖是英國派來的官吏，不過他的勢力較之其他殖民地區爲小。中區殖民地則以富裕的小資產階級佔優勢，農村中多係獨立自耕農，城市內多係小業主商人，至於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發展還不十分顯著。賓西法爾利亞的民治制度較爲發達，該地禁止使用奴隸，宗教信仰較爲自由。可是，南部殖民地則不同，南區的統治階級是農業貴族——田莊主人、黑奴主人，田莊工作者則大部分是由非洲運來的黑奴。爲數無多的工商業資產階級，每每依附於這些貴族，而在政治上說來，也是最落後的地方。

至於勞動者狀況怎樣呢？北美殖民地的勞動力在殖民地時代，一般的是很缺乏的。因爲土地的廣闊，小生產的經營，交通的不便，在生產中除依靠自力的獨立小經營者之外，則有不多的一幫，或兼經農業的短工。此外有不自由勞動的定期僕役，這般人們多係歐洲破產之輩，無錢買船票而來，或係被拐帶而來的兒童與犯罪者。他們以定期僕役來償債與贖罪，在期滿之後，仍可獲得自由報酬，有

時亦受到相當數量的土地（據說有五十英畝者）。但是無論如何，不論是僱傭勞動，是短工，是定期奴役，其生活都是很惡劣的。有產階級並不因勞動力之缺乏，而真正提高勞動者的生活地位，而當時勞動者都想藉此以躑躅到小有產者的地位，亦是事實。奴隸勞動則多半出之於土著印第安人，他們身體是不自由的，可是一般印第安人，寧可逃入深山荒郊之中，不願作奴隸式的勞動。所以，在十七世紀時，主要的勞動還是依前述之定期僕役的白種人。乃至十八世紀即開始輸入大批黑奴，大批用在南部農業區中。一七一四年，這殖民地共約黑奴五九〇〇人，到一七九〇年已增到六四〇、〇〇〇人了。總之，在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之前，北美殖民地社會內部階級分化是不甚顯明的，無產階級是還沒有形成起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還是民族的矛盾。即由各國移來的移民，在相當長期的歷史過程與完全是新的社會上，形成起來的民族，與宗主國的壓迫民族，主要是英國民族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成長，是北美殖民地獨立運動的中心因素。

北美獨立  
運動與民  
族解放戰  
爭

北美民族獨立運動之發生，是有它長久歷史的與社會的根源。殖民地與歐洲的關係，特別是與英國的關係，起初是極為密切，居民大多數從歐洲移來，其生活必需品，大都仰給於歐洲，爾後則多仰給於英國。殖民地內部經濟的互相聯繫，開始是非常薄弱，彼此間尚保有國籍的隔閡，語言、文化、宗教的



各殊，加以相距甚遠，交通不便，各地區社會經濟結構也不一致，內部經濟落後，且多各自獨立經營，其內在的經濟聯繫，反不如與歐洲的外在聯繫之大。所以直到十七世紀下半期，一般說來，殖民地內部經濟雖有發展，但尚未達到要求獨立的程度，只是在北部較爲先進的經濟中心，局部的孕育起民族運動的種子；而在整個殖民地內，尚無任何統一的民族運動發生。

然而，自十八世紀開始——特別到了十八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情況就不同了。雖然，英國政府一貫的採用壓制殖民地經濟的獨立發展，使之完全依賴於英國的政策，可是殖民地內部的工商業，自十八世紀以來亦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殖民地內部相互間的經濟聯繫也日漸密切。一六九三年，聯繫南北殖民地的郵局建立起來，更促成殖民地內部的接近。英法不斷在殖民地內戰爭，殖民地人民也轉入了戰爭的漩渦。這種戰爭，不但強有力的促進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彼此間的接近，而且在英國鼓勵殖民地人助英反法中，訓練與組織了殖民地的人民，並把準備反英的武器傳授給殖民地的人民。特別是一七六三年完結的最後一次英法戰爭，竟使殖民地人民取得組成獨立軍事組織的機會，並在戰爭中訓練了無數的戰鬥羣衆，造成了許多能幹的軍政領袖。一七六七年，僅紐約一城的出口貨已值二百五十萬元，而當時殖民地與西班牙葡萄牙及西印度羣島的貿易亦已漸擴大。一七七〇年，北美十三州人口已增至二百餘萬。這樣，英國之

殖民地政策，本來是要極力束縛殖民地經濟之獨立發展，可是在它的高壓政策之下，又不能不同時相當促進殖民地經濟的發達。而殖民地經濟的發達，遂引起了他們的獨立與統一要求日益擴大，原來殖民地對於宗主國之經濟上、政治上的依賴，遂日愈變為殖民地獨立發展的障礙了。另一方面，殖民地的移民，開始雖然保存有本國的經濟文化語言，而彼此間難於接近；可是大家長期處在一個新的社會條件之下，年代久遠，就由經濟政治文化語言上的接近，把原來許多不同的民族，溶化為一個新的民族形態了。從前殖民地的人民對本民族是依賴的，現在基於新民族之成長，而原來民族（特別是英國民族）遂變為自己新民族的壓迫者與新民族成長的障礙物了。到了這時，殖民地本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於是把『使言語一致的人民的領土，用國家形式團結起來』的需要，提供到歷史的首位了。因此，殖民地與宗主國的民族矛盾也發展到一定高度，只有從政治上用革命手段，打倒宗主國的壓迫，才能達到自己建立新國家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所施行的種種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實為殖民地所難忍受。這種壓迫，焉得不逼使殖民地人民去尋求他們的解放與獨立之路？！

一六六〇年的『航海條例』，規定歐貨輸入殖民地及殖民地產品輸到歐洲，必須用英國船隻；這個條例，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仍保存其效力。一六六〇年的

『貿易條例』，規定殖民地只有砂糖、煙草、棉花、靛、生薑及其他染料等七種『列舉品』，才能向英國輸出，亦只能向英國輸出。一七〇四年，又追加了船舶用品；一七〇六年，又追加了糖蜜與米；一七二七年，追加了鋼鐵、皮毛；一七六四年，追加了鐵、銹鐵、鯨骨、木料、皮革、加里；一七七六年的『列舉品』幾乎包括殖民地產品全部。至於特定的食品——如新英格蘭的魚類、小麥、玉蜀黍等，自一六六〇年以後，就很難向英國輸出了。至於殖民地輸入方面，根據一六六三年的『主要產品法令』，除少數貨品如鹽、葡萄酒外，規定歐洲製品，只有是英國製造並且只有由英國船隻，才能輸入到殖民地，他國或他國船運來的貨物則課以重稅。一六九九年，英國竟禁止殖民地毛織品出口；一七五〇年禁止殖民地製煉鋼鐵；一七六五年頒佈『印花條例』，凡報章、證書、契約、小冊子，均一律粘貼印花；同年頒佈『宿營法令』，凡英國派駐殖民地軍隊所需用的燈火、燃料均由當地供給；一七七〇年，又嚴禁新發明的機器及圖案輸入殖民地。

這樣一來，使殖民地工商業者異常憤慨（特別是北區與中區），加之英國在殖民地內苛課橫行，物價任意提高，特別是紙幣法，更遭致一般小資產階級、農民、勞動者的反對；就是南部殖民地的田莊主人與奴隸主人亦因英國政府壟斷奴隸貿易而表示不滿。

在政治統治上，英國派有駐此殖民地的總督、高級官吏、地方官吏，他們大

權在握，作福作威，常與當時立法會議發生衝突。總督們極力箝制會議，侵犯會議的權利，會議也難得讓步，雙方衝突時起。因為上述經濟上、政治上的原因，殖民地人民，除了一些官吏及少數沾染英國殖民地政策利益的商人田主之外，差不多全體都仇視英國，希望從英國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領導者則為殖民地工商業資產階級，北美英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遂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列入議事日程之上，而無法遏止矣。

北美民族革命發端於一七六四年反對英國所徵收的軍用稅（英法戰爭之後，將戰爭的負擔加上於殖民地人民身上）。一七六五年『印花稅法』頒佈之後，第一次在殖民地發生了廣大抵制英貨運動。一七六七年，英政府強行城市增稅條例，又發生第二次抵制英貨運動。這種抵貨運動，在北區、中區殖民地發展得很廣，值到革命戰爭前夜，仍繼續發生着。這種抵貨運動，對於打擊英貨與掀起各地民族運動有重大意義。一七六九年，又發生更強烈的抵制英貨運動，抵制結果，使英國對殖民地北區與中區的輸出由一七六八年之一、三六三、三一磅，驟減到一七六九年之五〇四、六〇六磅，即一年之內減少五分之三。這樣，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有相當的讓步，而廢止了一七六七年的新關稅法。然而，這種讓步不能使殖民地人民滿足，運動仍向前進展。一七七〇年，因英兵槍殺波士頓市民案，反英騷動大起，波士頓附近及其他城市亦羣起響應，並在波士頓成立了有

許多城市代表參加的『殖民地委員會』，實際上就是殖民地人民謀民族解放的初次領導機關。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在波士頓有『茶黨』(Boston Tea Party)之出現，並決定對英國保護之東印度公司的茶船舉行暴動，率之將三船的茶葉抄入海中。這件事情成爲北美民族革命底軍事行動之發端。英國政府爲懲治這次暴動計，遂於翌年宣佈封鎖波士頓港，要求賠償損失，並將馬薩諸塞直轄英國政府，將俄亥俄河以北地方劃歸魁洛克(英國直轄殖民地，包括加拿大)管理。同時取消地方憲法，而將殖民地政務移交駐美英軍總司令管治。這樣一來，使北美殖民地的民族運動不可避免的要訴之於民族革命戰爭了。

自波士頓事件發生，英國政府施行武力壓迫之後，各殖民區人民均羣起響應。波士頓及其所在省的馬薩諸塞，反抗英國。一七七四年九月，各殖民區的代表(除喬治亞外)齊集菲利得爾菲亞舉行『第一次大陸會議』。大會決議擬草『權利宣言』與英斷絕通商關係，決定『在英國憲法一日不除則與英絕商就一日不止』。自一七七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停止一切英貨及其他殖民地貨(如東西印度……)之輸入。爾後又決議自同年九月十日起，停止一切向英國及其他殖民地的輸出。自此之後，英國與北美殖民地貿易遂一落千丈。同時這殖民地與其他各國的通商亦行開始。至於英國原來束縛殖民地的一切政令，均無條件的加以廢止。然而英國政府仍異常強硬，不但不絲毫讓步，反而增集軍隊，宣佈戒嚴，認爲殖民地人

民走無能

「皇軍」作戰，更無力戰勝皇軍的。傲慢凶暴之勢，反而與日俱增。

一七七五年四月，『第二次大陸會議』，當場決定與英絕交，組織自己軍隊，發行貨幣，準備與英一戰，並任命華盛頓為北美軍總司令。當時，北美殖民地人民，除極少數的南區棉業資產階級（向英輸出棉花）及其他與英政府有利關係的民族敗類之外，全體人民都是盡忠竭力擁護大陸會議的決議，寧願與英一戰而生，不願受英踐踏而死。大陸會議有了這樣的廣大民衆為後盾，不但在最倉卒的時間內急忙組織軍隊發動民衆，而且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言』，這個宣言成為全美人民奮鬥的政治綱領。宣言內容，大意謂：（一）舉凡人類生而平等；（二）天賦人權，不可侵犯；（三）政府之權力由人民之同意而產生；（四）推翻舊政府成立新政府，係完全合法之行為，必要時得用武力。宣言中歷舉英國王政統治的種種罪惡，宣佈北美十三州正式與英脫離，自成爲『自由與獨立之邦』。十一月締結『聯盟規約』，各此聯盟爲『亞美利加合衆國』。獨立宣言發表之日，即光耀雄偉的獨立戰爭開始之時。

（見諸谷善一：『美國社會經濟史』）

年代

從英國來的輸入

一七七四年 二、五九〇、四七三鎊

一七七五年 一九六、一六二鎊

一七七六年 五五、四一五鎊

向英國去的輸出

一、三三三、八四六鎊

一、九二〇、七五〇鎊

一〇三、九六四鎊

美國獨立戰爭是革命的、自衛的、謀解放的戰爭；是弱者的殖民地反抗強者的「大英帝國」的戰爭。然而，它又是相當大的、進步的、有國際援助的國家，與小的、野蠻無理的、失援寡助的國家間的戰爭。在這樣的敵我關係對比之下，決定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長期性與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事實上，在獨立戰爭開始的時候，華盛頓所統率的美軍，數不過一萬七千名，軍隊倉卒成立，並無很好的訓練，武器落後，彈藥缺乏，更談不上好的裝備。加以糧食缺乏，物質困難，以之敵抗數質兼強之英軍，優劣之勢，起初懸殊甚大，自然在戰爭開始一個時期，美國方面就不免吃了許多敗仗，一連失去許多城市要塞。並且，在一七七六年末，中心城市的紐約也被英將荷威攻陷。第二年，英軍又乘勝攻破勃郎狄溫城，甚至進逼到當時首都——菲利得爾菲亞，以致「大陸會議」不能不遷移到波爾貼摩爾。當斯時也，在美軍方面，動搖主和者有之；悲觀失望者有之；暗中與英妥協作奸者有之；此正千鈞一髮勝敗攸關之頃，美國方面，在表面上看來，不能不說危乎殆哉！但以殖民地人民之團結奮起，華盛頓之勇敢堅持，大陸會議之鎮定前驅，而終於度過了這一難關。

首先，在華盛頓領導之下，實行改造軍隊，發揚民主精神，極力號召民衆從軍，並在各地襲擊敵人；同時，大陸會議派出富蘭克林等多人，到歐洲去活動，爭取外援孤立敵方。結果，一七七七年在美軍與民衆結合抗戰之下，遂在薩拉多

加 (Saracoe) 第一次大敗英軍。這使北美獨立的前途一放明光，而革命人民之勝利信心亦大為提高。

但是這次戰役，尙未決定戰爭的勝負，持久抗戰之最後勝利，仍待美國今後之努力。自此之後，雙方均有局部的勝負。北美革命者既不因敗而餒，亦不因勝而驕，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從各方面加強自己削弱敵人，本此宗旨，竭力進行持久抗戰。在政治上，則極力團結內部；經濟，則出之於內外債款（內債約一、六百萬美元，外債約七、八百萬美元），富有者大量捐輸，以及開源節流諸法；軍隊則不斷從民衆中募集；軍火，則加緊自製與向外購買；總之，以自身之努力爲基礎，去爭取與招徠國際之援助。一七七八年，法國政府因與英之敵對，曾先與北美訂立聯盟，正式出兵援助美軍對英宣戰。接着西班牙（一七七八），荷蘭（一七八一），亦因仇英而幫助北美。俄國則因英國軍艦故意攻擊中立國船隻，宣佈武裝中立。尤其是在獨立戰爭發動之後，歐洲人士幾乎全部同情美國，有數千的歐洲義勇軍，自動來參加美方抗戰，其中以法國義勇軍爲最多。在法國義勇軍中，有後來成爲法國大革命主謀者之一的青年侯爵——拉斐德（一二五二—一八三四），有後來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經過激烈而持久的苦戰，一方面是美國自力之加強，另一方面，則是國際援助之益大，使戰爭形勢終於轉變爲利於美而不利於英。結果，美之困難縮小，優勢形成；英之困難加大，



劣勢開始。於是，英方則轉勝爲敗，美方則轉敗爲勝。英國在陸戰上受到革命軍民的頑強突擊，海軍又受法、西聯合艦隊之牽制，兵疲力乏，而愈戰愈敗。美方則士氣愈旺，愈戰愈強，至一七八一年，不僅失地大致收復，甚至英軍根據地約克鎮也被美將格林所攻陷，英將孔華里投降。至此，英政府雖求最後掙扎，但亦知道北美殖民地民族之無法征服。一七八三年，自由黨內閣謝林伯，便和美國殖民地代表，在巴黎之凡爾賽，締結條約，承認北美十三州之獨立，以密士失必河以東之地爲美國領土，美國獨立戰爭之最後勝利，於此乃大功告成。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致美國勞動者的信』中，曾經這樣說到：

『亞美利加殖民地的解放戰爭，是真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這在歷來諸侯、地主、資本家間爲爭取領土或掠奪的利潤部分而發生的許多次戰爭中，是最罕有而且是最偉大的。這是亞美利加的民衆對壓迫亞美利加使其陷於殖民地奴隸狀態的英國強盜之戰爭。』

北美合衆  
國之建立

抗戰勝利之後，擺在美國人民面前的中心問題就是『建國問題』。這固然是說，一定要抗戰勝利之後才能建國，而抗戰與建國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不過美國的歷史證明，抗戰確是建國的先決條件，它替建國定下了大廈的基礎，建國則是抗戰的目的，它是抗戰勝利之後這不容緩的建設事業。現在我們來

看看當時美國的建國，只是按美國當時的條件，看它所建立的那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怎樣？

獨立戰爭時代的大陸會議不過是戰時十三州的共同臨時政府，「亞美利加合衆國」名稱出現之後，所謂聯盟規約會議無非是十三個獨立國家的攻守同盟，所以在獨立戰爭時代，美國並無集中的統一的中央政府。抗戰勝利之後，到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才有在費拉德爾費亞召開之各州代表會議，即歷史上所謂「憲法會議」。會議代表的選舉，係在高度的財產限制之下，由當時全體三百萬人口中之十二萬選舉者選舉出來的。代表均係工商業者，田莊主人，他們以資產階級利益爲依歸，會議根據聯盟規約來議定憲法。到九月間才議定了全部「憲法草案」，一七八九年，得各州之同意，乃正式成爲美國憲法，美國新政府乃於是年正式產生。在這憲法中，規定由上下兩院組成國會，成爲最高立法機關。下院議員，按各州人口比例由人民選出；上院議員，由各州分派，每州兩人。國會有權決定重大對外政策，可與外國簽定條約及決定關稅，劃定各州疆界等權；其他問題，各州仍保有其獨立性，但不能與聯邦憲法相抵觸，執行權屬於大總統，總統四年一任（第一任的大總統爲華盛頓），並受上議院監督，在上議院同意之下，才可以訂結條約，委任共和國官吏。憲法規定最高法院有最高司法權，可以增訂合乎憲法的新法律；倘若認爲某種法律不當，可以將其刪除。除開賓西法爾尼亞

與羅得島兩州外，其餘各州的憲法，都把選舉的財產限制定得很高，而廣大的下層民衆都沒有選舉資格。顯然，這個聯邦的實質，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戰爭雖然勝利，可是勝利的重大成果是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了。

在經濟方面，一七八三年到一七八九年間，是經濟上一個最困難的時期。因為在戰時，美國經濟受到大破壞，只有軍事工業相當發展。在戰後，因戰債繁重，人民購買力減低，產業無法恢復，英國廉價商品仍不斷輸入，壓抑美國幼稚的工業，這樣致令國民經濟瀕於困境。這時，美政府採取了如下的政策：（一）設立保護關稅，建設聯邦大銀行，課取必需品以捐稅，如此以整理國債，保護內部工商業之發展；（即『汗密爾敦計劃』）；（二）沒收親英派的財產（達四千萬美元以上），以爲復興經濟之基金；（三）許多大地主的土地（有的是被沒收後發賣，有的是帶強制性分售）分爲自耕的小農場，恢復農作；（四）獎勵向西移民。一八〇三年以後到一八五三年，美國政府用戰爭、收買、征服與訂立條約的手段，得到北美洲西部直抵太平洋岸的很廣大領土，用廉價（一英畝值一到二美元）出售土地的辦法，以獎勵移民。這些步驟都是造成美國資本主義發達的重要機會。不過它的結果是大有利於工商業資本家，並造成了土地的大投機事業，對小資產階級亦相當有利；至於下層勞動階級所獲得的利益則甚爲有限，而『汗密爾敦計劃』則遭受農民小有產者、貧苦羣衆之反對。

在外交上，當法國大革命爆發，英、西等國干涉法國革命之際，華盛頓政府拒絕了對法國共和政府應有的報酬，並宣佈實行中立（這就是以後美國超然孤立外交的萌芽）。當英國海軍封鎖法國海口之際，美國與法國貿易仍保持着。當時，英國乘機非法沒收美國向法領西印度及向法國運貨的海船，然而美國的孤立政策，並不對英反抗。這種向英退讓屈服的辦法，既得罪了法國，引起了在拿破崙時代，法、美關係的惡化，與海上法、美兩國的衝突；同時，又助長了英國的兇橫，致使英國又開始了侵略美國的第一次戰爭。美國政府這種只顧自己的政策，寧可向侵略者（英國）退讓，而不願乘機起來打擊侵略者，結果自己也不免遭禍，歷史也有先例存在。至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總統門羅的宣言（『門羅主義』，即美國不與歐洲的事，歐洲各國亦不得干涉美洲的事，不得在新大陸上開拓殖民地）無非是這一中立主義前進一步的發展而已。

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四年又發生了英、美第二次戰爭。當時英國雖然一面在歐洲與拿破崙為敵，可是仍不忘侵略北美。首先，抑制美國勢力在大洋上崛起，大肆在海上拘捕美國商船（達九百艘）並且還要進一步破壞美國民族的獨立，因而就爆發了這第二次戰爭。戰爭開始，英軍仍居優勢，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征俄失敗，於是英國集中大兵侵略美國。在海軍方面，美國海口全為英國封鎖；而陸戰方面，美軍亦陸續敗績，至一八一四年八月，美國首都華盛頓亦被英軍攻下。幸

而，美國人民之竭力與戰，加上拿破崙失敗後，英國忙於在歐陸分贓，同時亦不願在美國方面再陷第一次戰爭之覆轍，反而想藉此保持通商利益，及保持它在美洲其他殖民地之勢力，是年十二月遂與美媾和。

自從這次戰爭之後，美國建國過程，基本上已收到成功，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在大步的前進中。至於建國事業之最後完成則在南北美戰爭勝利、統一國家告成之後。

南北美戰  
爭與建國  
之最終完  
成

民族革命勝利與北美合衆國建立之結果，美國在一方面脫離了英國羈絆，樹立了民族經濟獨立的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又開闢了廣大的國內市場，並相統一一之，這使美國資本主義在掃除了許多障礙之後，自十九世紀起，其發展之迅速，為空前所未有。

首先，說到美國領土的擴張：如果說到十九世紀開始之年，美國還只有十三州的領土，面積為八九二、一三五、〇〇〇方里，到一八六〇年以前，美國領土面積增加到三、〇二六、七八九、〇〇〇方里，約增加三倍以上。

其次，在人口方面：如果說，在一七九〇年只有三、九二九、〇〇〇人；一八〇〇年為五、三〇八、〇〇〇人；一八四〇年為一七、〇六〇、〇〇〇人；到一八六〇年，增加到三一、四四三、〇〇〇人。

再次，在工業方面：美國北部中部的工業，在這時期，是大加向前發展。棉織工業——一八〇五年工廠只有四個；一八一一年，有八十七個；一八三〇年，有七百九十五個；紡錘數為一、二四七、〇〇〇個；生產額為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年，工廠增加到一〇九一個；紡錘數增加到五、二三六、〇〇〇個；生產額增加到一一五、六八二、〇〇〇美元。鐵的產額——在一八二〇年，只有二萬噸，一八三〇年，增至十六萬五千噸；一八四〇年，又增到三十一萬五千噸。

其次棉花生產（主要是南部）：一七九〇年生產量為一、五〇〇、〇〇〇磅；一八二〇年生產量為一四一、二〇〇、〇〇〇磅；輸出額為九一、一四四、〇〇〇磅；到一八六〇年生產量為一、七四九、四九七、〇〇〇磅，輸出量為一、三八三、七一、〇〇〇磅。

其次，對外貿易：一七九〇年，輸入額為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二〇年，輸入為七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為六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年輸入為三五三、六〇〇、〇〇〇美元，輸出為三三三、五七六、〇五七美元。

其次，鐵路交通：一八三〇年美國才開始有鐵路，一八四〇年長度為四、五三四公里，一八五〇年為一四、五一四公里，一八六〇年增加到五三、九三五公

里。

最後，銀行事業：一八二九年銀行數三〇九，資本總額一一〇、二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六〇年，銀行數增加到一、五六二，資本總額增到四二一、九〇〇、〇〇〇美元。

從上面數字中，可以看出這時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大步發展，同時因為工業的發展，亦引起了農業生產的突飛猛進。然而，美洲南北兩部的經濟結構不同，其社會階級利害亦各殊。北部工業發展，其工業資產階級需要保護工業，以免美國的競爭，因此贊成保護關稅制度，要求國家權力之更加集中，要求工業保護立法，使美國工業資本主義更加長足的發展；南方則反是，南方以農業為主，地主們利於把棉花輸入英國，故主張自由貿易。同時北方工業之發展，要求廣大的自由勞動力，因而主張廢除黑奴；南部則以黑奴為主要的棉業勞動力，因而南方地主極力去維持黑奴勞動，反對任何的廢除。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加促成南北經濟制度的矛盾，而南部經濟制度之保守性，確是大有障礙資本主義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經濟上的矛盾，必然引起了政治上的分歧。在南北美戰爭之前：北方固有工業上獨霸之勢力，而南方亦因其在全美生產上，特別是輸出上佔非常重要的地位（一八六〇年全美輸出總值為三三三、五七六、〇五三美元，而南部棉花輸出值即為一九一、八〇六、五五五美元，後者約佔前者的

五分之三以上），經濟力量之雄厚能於與北部抗爭。這時南北兩方，幾乎勢均力敵，儼然成爲兩個國家。而國家統一問題，成爲迫不及待的要解決的問題。

一八六〇年，美國舉行大總統選舉，『共和黨』首領（共和黨係北方工業家的政黨，於一八五四年組成，而與代表南方大土地主的『民主黨』相對峙）林肯當選。他是北方工業家的優秀代表，代表當時北方進步的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奴隸制度之激烈反對者；他之上台當然對南方地主大爲不利。因此南部諸州逐漸有脫離北方的傾向，卒之自行組織『亞美利加聯邦』（The Confederation of America），而與『亞美利加合衆國』脫離。自然，這種脫離對於北方工業就失去了國內原料出產地，對於整個美國，就是實行國內分裂；對於美國民族，就是實行反叛從敵。爲了美國獨立之鞏固，爲了建國之完成，爲了摧毀暗無天日的黑奴制度，北部在阻止這種分離運動無效之後，進而實行與南部作戰，這是必要的、正義的。

一八六一年南北美戰爆發。開始，南方尙處優勢，因爲該方主要有英國政府在錢台幫助。以後北方軍在林肯總統領導之下，實行以二萬萬美元的軍費，招募五百萬名義勇軍，並派艦隊封鎖南方諸州的各要港，阻止南方外來的英國援助；加之北方領域較大，人資俱豐（當時全國人口三千一百四十萬中，北方佔一千九百四十萬人），這都成爲北方的有利條件，特別因爲北方戰爭是革命的進步的戰爭。當林肯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宣佈解放黑奴之後，不但更加獲得本國廣大



民衆之同情與積極參戰，不但強有力的瓦解了敵方的經濟基礎，大大動搖了敵方的軍心，而且博得當時西歐各國進步人士，尤其是工人階級及其代表者們（第一國際）的莫大贊譽。這樣使戰爭結果終於是革命的北方獲勝。一八六四年九月，南方大總統大衛士，最後爲北方俘虜之後，南北戰爭遂告結束。

南北戰爭的結束，才使美國的統一運動實現，才使美國資產階級的建國達到最後的成功。而美國的資本主義乃得自由迅速的發展。加之美國有豐富的物力，生產上沒有中古時代的傳統，又向來受勞動力的缺乏，大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快；其發展速度爲世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同時，美國民族運動勝利之後，因爲只是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原來被壓迫民族遂一變爲壓迫的民族了。

十八世紀的北美獨立戰爭與十九世紀的南北戰爭，都是美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它不僅對於美國民族的解放、民族國家的建立上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於歐洲（對於世界）革命說來亦有重大的意義。美國獨立戰爭，激發了法國大革命及影響了爾後的西歐民主革命，而解放農奴戰爭，亦且驚醒了歐洲的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中說過：

『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好像警鐘一樣，敲醒了歐洲的資產階級；

而十九世紀美國的國內戰爭，却驚醒了歐洲的工人階級。」

## 第二節 波蘭、匈牙利、斯拉夫的民族運動

北美獨立運動成功之後，接着就是法國大革命，在這次革命中，法國人民不僅是澈底的推翻了國內的封建制度，而且是勝利的解除了反動歐洲對法國的民族壓迫與侵略。法國人在反對民族侵略中所提出的口號：民族平等，民族解放；不僅是當時革命法國解放的旗幟，而且成爲歐洲被壓迫國家被壓迫民族謀解放的警鐘。不過自法國反動勢力勝利拿破崙專政之日起，法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即告完結，法國民族自衛戰爭轉爲民族侵略戰爭。這時歐洲許多國家、民族被其征服，這就使當時歐洲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的反抗運動高漲起來。一八一二年到一八四四年所謂反拿破崙的『解放戰爭』，並沒有使歐洲各被壓迫民族得到解放，戰爭勝利的成果，只是使幾個建築封建貴族基礎上的（如俄、普、奧）或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如英）大國政府，得到勝利的分贖而已。維也納會議之盡力破壞民族主義的原則，盡力鞏固歐洲的反動勢力，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如：德國、意大利依然分裂，波蘭又被瓜分，匈牙利併屬於奧，奧、德之侵凌意大利，比利時之給予荷蘭等等。然而，歐洲的民族運動並未因此停止。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法國革

命，又給了歐洲民族運動一個新的刺激，比利時、波蘭、意大利及德意志帝國內之一部分，民族運動又重新起來。一八三〇年八月，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生革命的民族暴動，以求脫離荷蘭而獨立，南方各省聞響，應，十月比利時的宣佈獨立，並與荷蘭作戰，結果比利時勝利，建立了比利時的民族國家（一八三九年荷蘭承認比利時的獨立）。他如德、意、波諸國亦相繼發生民族統一與民族解放運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暴，更加掀動了歐洲的民族運動。不管這次革命的結果是反動勢力的勝利，但民族運動仍若斷若續的前進着，到一八七〇年基本上達到完結。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民族運動，已在本書第二講中論及，事實經過，此地不再重復；而意大利、德意志、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亦在下節中去分別論述，本節所要講的，是波蘭、匈牙利、斯拉夫這幾處的民族運動。

### 第一，波蘭。

波蘭，是屬於斯拉夫民族，到十世紀時，歷史上才見到它。它的第一個君主波勒斯拉夫（Polotsk——九九二——一〇二五）在阿庇爾河與菲希士拉河（Vistula）中間建樹過一個較大的王國，爾後衰落下去，到十四世紀時又復興起來。這時，波蘭與其東鄰之里索尼亞逐漸混合為一個國家。一四六八年，波

波蘭的  
民族運  
動前史

蘭並設立了一個一院制的國會，其政體仍為波蘭王國，除了俄國以外，當時波蘭幾為歐洲最大的王國。幅員雖廣，但無天然的國界，國內人種複雜，除了波蘭人外，其西普魯士諸城中多日爾曼人，里索尼亞多俄羅斯人與里索尼亞人，猶太人到處都有。政體則為封建貴族的，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集中的君主制。波蘭貴族專橫，王權衰弱，國皆為貴族把持，不得到國會同意，國王不能單獨宣戰、媾和、徵稅或通過任何法律；而國會的議案，不得到全數的贊同不能通過。國王不是世襲，而是在國王死後由國會選任國王。普通選出的國王多半是外國人，當時外人常說：『波蘭是無國家的國王，無國王的國家。』這種非常紊亂的政體，不但阻止國內生活之進步，而且易於招致國外之干涉。

波蘭的貴族很多，人數約在一百五十萬左右，大半都是很窮的，主要是依靠強力的壓迫農奴以為生。只有少數有財有勢的貴族，才操縱政府。直到十八世紀以至到十九世紀，波蘭的經濟仍是非常落後的，除了幾個少數的日耳曼人的城市之外，一般說來，波蘭自己還沒有資產階級。就是波蘭本身的工商業，也還是操縱在猶太人手中。而這般猶太人並不被認為是波蘭的國民。農民的狀況極為悲慘，他們大多數是佃農，無異於奴隸。地主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他們就是地主貴族的財產之一部分，生活地位是苦不堪言，政治權利完全沒有，等於是在最黑暗的地獄中過活。

恩格斯講到：「斯拉夫人，而且特別是西斯拉夫人（波蘭人與捷克人），都純然是一農業民族，他們從來不喜商業與製造，其結果，由於這一地帶人口增加與城市建立，一切製造品的生產，都落在德國移民手中，而這些商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完全為猶太人所佔；而我們假定考察這些猶太人的國家時，一定發現他們是德意志人，而非斯拉夫人。」（『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最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剛剛躋在歐洲三大列強（俄、普、奧）之間，自己既如此落後，如此頹弱，如此一蹶不振，自然就不免成為三大列強的角逐之地與犧牲之品了。一七六三年，波王奧古斯都第三身死，普王佛勒特里克與俄女皇迦色雲第二協定，立俄女皇親信斯他尼斯拉斯第二為波蘭國王。一七七〇年，法國助土耳其攻俄，反被俄國打敗，斯時，奧國恐俄南侵土耳其，於己不利，遂與普王佛勒里特克諒解，迫俄停止前進，而以波蘭領土一部予俄。一七七二年，俄、普、與三國成立協定，第一次瓜分波蘭。俄得東部，普得西部，奧得南部。波蘭被瓜分後，才深感亡國的痛苦。爾後，乘三強之衝突得到一時的復興，並於一七九一年仍然達到國家的相當自立，並仿效英國式政體成立了新國會與新憲法。如果繼續發奮圖存，加之當時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所及，未始不可以存在下去，但以內部之不團結，守舊派貴族等，寧可依人作嫁，而不願革新，其反對革新與內部分裂的結果，又招致了一七九三年之第二次波蘭的瓜分。這次俄、普、奧瓜分波

蘭的理由，就是說：「它（波蘭）爲法國甲可賓派所擾亂。」但澤地方送糧食到法國去接濟革命黨。」總之，說是波蘭通敵，有害歐洲反動勢力的安全。於是普王威廉第二斷然出兵佔領波蘭西境及但澤、波森、多農諸城市，與一百五十萬人口，俄國亦乘機得到三百萬人口的地方，奧國只從俄、普方面得到了空的允諾，爲了對付革命的法國，大家亦只好相安下去。

波蘭再被瓜分之後，又促成了民族的覺醒，特別是北美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一時民族思想深入到國人的腦筋中。時機尚不算晚，正在這個時候，波蘭有一個民族英雄——葛休斯克（Kosciusko），他曾在華盛頓指揮之下，參加過爲着自由解放而戰爭，他竭力鼓吹復國雪恥運動，並得到國人的同情。一七九〇年，發動了一個大的民族暴動，葛休斯克號召波蘭人民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一致動作起來。結果，在大多數人民間的團結與抗爭之下，逼退了威廉第二的駐軍，第二次奪回了自己的大部國土。可是俄國繼以出兵，葛休斯克在領導抗戰中受傷，並被俘虜。因爲領導乏人，內奸搗亂，加之法國反動勢力勝利，俄、普、奧均可集中力量對付波蘭，是年十二月波軍戰敗，波王又被迫退位。於是俄、普、奧三國又第三次瓜分波蘭。俄國所得的東波領土，幾佔普與兩國所得總數的兩倍。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將普魯士方面佔來的波蘭領土，建立一個瓦薩公國。一八一四年維也納會議又是將波蘭重新瓜分，藉以造成俄、普、奧之均勢。

十九世紀  
的波蘭民  
族運動

波蘭民族處在如此不幸與被壓迫的境地，但是，它並未被列強完全征服。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由於內部民族的覺醒與法國七月革命的刺激，波蘭的民族運動，又從新昇騰起來，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俄領波蘭發生一次民族暴動，領導人爲進步的貴族，他們的口號是：『民族自由』、『統一被割的波蘭』。而這次暴動，由於未能發動廣大民衆參加，沒有其他地方的波蘭人的起義配合，終於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即被俄國軍隊壓下去了。鎮壓是鎮壓，但波蘭的民族運動仍未消滅下去，並且，因爲俄、普、奧反動勢力之壓迫益劇，特別是歐陸反動柱石的俄國的踐踏愈烈，使波蘭民族運動到四十年代、六十年代更呈現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時期——卽是波蘭爲解脫俄、普、奧等國的統治而鬥爭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民族鬥爭，較之以前帶有更廣大與更深刻的性質。

一八四六年一月，當歐洲革命尚未爆發之前兩年，克拉可夫發生了暴動，這次暴動不僅是掀起波蘭的民族運動的高潮，而且成爲一八四八年西歐革命運動的信號。另一方面，歐洲一八四八年的大革命爆發之後，又特別有力的刺激到波蘭的民族鬥爭。因爲波蘭處於俄、普、奧三強之間，普、奧的革命火炬，很迅速的燃燒到波蘭。這時，波蘭被壓迫民族的要求，就是：民族獨立，恢復一七七二年以前的疆土，主張自己有權處理自己的事，統一被分割的波蘭於獨立的共和國之

下。不過此時，波蘭經濟仍是落後，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尚未形成，其社會機構仍建築在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封建主義之上，民族運動仍為貴族領導，但這運動的本質，仍是革命的。他們首先是積極的反對俄國，一八四八年三、四月，民族解放運動又普遍發生於普領波蘭境內，幾乎全波蘭都捲入這個運動的漩渦。

普魯士的自由資產階級，在三月革命之前，是揚言擁護波蘭獨立，因為波蘭人之反對俄國，是與普魯士資產階級本身有利的。既至三月革命爆發時，普魯士資產階級已經動搖妥協以至於叛變；可是在德國民衆壓迫之下，仍不能不咬住牙根，佯言願意幫助波蘭。然而，在普國自由資產階級上台之後，他們立刻拋棄了對波蘭的諾言。因為實際上，他們是不願放棄這一戰物（普領波蘭），不願把主要是德國人的波蘭城市與領土，歸還波蘭，更不願意做到爲了助波蘭去與俄國一戰，爲什麼呢？

「因為他們（指普魯士統治的資產階級——浩註）很清楚的預見他們會因對俄的民族戰爭而傾覆；因為實行戰爭需要更積極、更堅決的人民執掌收權，所以他們佯作熱烈的擁護德國民族的擴張，實行宣告革命鼓動中心地的普領波蘭，即爲未來德意志帝國之一部分。在緊張的最初數日所給予波蘭人的諾言，是很可以的拋棄了。」（恩格斯：『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正由於：（一）普魯士資產階級不僅背叛本國革命民衆，而且背叛了被壓迫



民族的波蘭人民，尤其可恥可惡的，普魯士資產階級不獨背叛波蘭人民，甚至於去贊助與主持用普國軍隊去協助俄國鎮壓波蘭；（二）俄國當時是歐洲反動的柱石，是民主革命與民族解放的強敵，當時俄國既沒有革命運動，而歐洲大革命的火炬，又隔在俄國之外，這使俄國能集中力量對付波蘭；（三）波蘭本身的民族革命力量，尚不能單獨去達到與俄宣戰，更不可能去推翻俄、普、奧共同的壓迫，特別是波蘭貴族不能發動農民與廣大羣衆來充實民族運動力量；因此，一八四八年的波蘭民族運動很快的就失敗了。恩格斯又繼續說道：

「波蘭的軍隊，曾爲政府所批准而組織起來的，亦爲普魯士的砲隊所解散所屠殺。直到一八四八年的四月，距柏林革命不到六星期，波蘭的運動被人擊碎了。對於俄國專制君主盡了這樣無限的功績，這樣功績是由自由主義的商人內閣——坎蒲好生與汗思曼所貢獻的。」（同上書）

只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及當時德國的急進民主派，對於波蘭民族運動，表示了熱烈的同情與積極贊助，馬、恩把波蘭民族運動看成是當時歐洲民主運動重要環節，特別對於德國革命有重大意義。馬克思曾這樣說道：

「波蘭已成爲俄國、奧國和普魯士革命的組成部分；甚至其中有一部分人還站在封建基礎上的波蘭貴族，也帶着空前的犧牲態度，贊助民主的土地革命。當德國還處於最粗陋的立憲思想和矜誇的哲學思想狀態中的時候，波

蘭已經成爲歐洲民主運動的發源地。當我們（德國人）還幫助壓迫波蘭時，當我們還使波蘭的一部分受着德國的束縛時，那我們自己就還是受俄國和俄國政治的束縛的，我們自己也不能在本國澈底地解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創立民主制的波蘭，是創立民主制德國的首要條件。」（見『列寧選集』中譯本第三卷，『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的引證）

不僅如此，馬、恩還具體提出爲了波蘭的獨立，德國應與俄一戰，這才是當時真正實現波蘭獨立的辦法。關於要求德國對俄宣戰問題，恩格斯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中，這樣說道：

「……然而，德國人曾宣告其熱烈擁護恢復波蘭，人們應當要求它：第一應當放棄他們的贓物，以爲他們的同情的真實證明。但是在另一方面，該民族還沒有證明其進步的能力可以超過以農奴制爲基礎的封建主義，則德人佔主要成分的大塊土地和完全是德人的大城市，他們是否放棄給該民族呢？這個問題是很糾纏的。唯一可能解決的辦法，是與俄國宣戰。這樣在冬革命國家中，劃界問題成爲次要的問題，首要的是建立一個安全的疆界，以禦共同的敵人。波蘭民族假如能在東方擴張領土，在西方必需說服和講理。他們終曾承認里加（Riga）和米蘭（Milan）對於他們是和但澤、愛爾賓（Elbing）同樣的重要。所以德國的急進政黨，認爲如欲支持歐洲大陸的運動，則有對

俄戰爭的必要，認為即令波蘭只是一部分的恢復，亦必會引起此種戰爭。」並且恩格斯在「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一文中，更加着重說明這一點，他說：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是由兩個主要點構成的，即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及對俄宣戰，而以波蘭的復興列入其中。」

馬、恩這種觀點之確立，理由就是：（一）波蘭人之反對俄國的革命運動，不僅是純粹波蘭人的事情，而且是全歐洲民主派的事情，因為這是反對全歐反動憲兵（俄國政府）的革命；（二）民主波蘭的恢復，等於使波蘭成爲反動俄國與民主歐洲之間的有力屏障，與俄國反動隔離的西歐反動，比與俄國反動聯接的西歐反動，不知要軟弱多少；（三）波蘭民族尙無能力足以打倒其強強的壓迫的敵人而恢復波蘭，只有促成德國爲了波蘭自由而對俄宣戰，才是唯一可能恢復波蘭的辦法。

這就是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馬、恩對波蘭民族運動所持的立場。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後，自然，波蘭的民族運動，也備受打擊而沉淪下去了。可是，波蘭仍有反俄的民族運動，不過這時俄國在文化教育工業中，資產階級的成分比貴族式的波蘭要進步得多，而波蘭在一八五一年一時反對俄國的運動，却沒有什麼進步的意義。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寫給馬克思的

信中，曾經說到，研究歷史，使他對於波蘭的問題做出悲觀的結論，就是說波蘭的意義是一時的，只是到俄國土地革命以前為止。這時波蘭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大胆的荒唐行爲』，『即使波蘭所反對的，只限於一個俄國，即我們還是不能假定說，它代表進步或有什麼歷史意義』。在俄國文化教育工業，資產階級成分等，都要比『貴族式的，沈眠的波蘭』多些。『瓦薩與克拉克可夫怎能敵得過彼得堡、莫斯科與奧德司呢？』所以列寧說：『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暴動能有成效。』（以上見列寧：『論民族自決權』）

然而，到了一八六三年一月，波蘭又發生了反對俄國沙皇政府壓迫與屠殺政策的暴動。這次暴動比之過去是更加擴大與更加有力。誰知因爲俄國的野蠻鎮壓與歐洲資、階級均對之持旁觀態度，使這次暴動依然很快疏失敗了。這時歐洲工人階級，以至有些民主派分子，都替波蘭鳴不平，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蘭的運動表示深切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工人會議，首先就是討論波蘭問題，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國際的工人協會）開幕詞中，對於一八六三年俄國壓服波蘭變亂與歐洲各國資產階級袖手旁觀，曾提出嚴厲的抗議。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際總會開會時，曾提出下列決議：『（一）波蘭的獨立戰爭，是為歐洲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起，這種戰爭的失敗，使文化與人類進步的事業受到一種嚴

重的打擊；（二）波蘭可以要求歐洲各主要民族給它以恢復民族主權所必需的每種資金。』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八日，國際總會決議與波蘭同盟會合開一個波蘭會議；是年三月一日，舉行了並儘力援助紀念一八六三年波蘭革命之舉。同時，馬克思深刻揭露那般對於波蘭運動採取消極態度的資產階級，以一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的錯誤，馬克思在是年二月二十五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道：

『此外已有其他議員如太羅等等（他們與馬志尼結合一氣的）告訴我們，說現在舉行一個波蘭會議，時機尚未成熟；我由總會回答道，工人階級有自己的對外政策，對於資產階級所謂時機，絲毫不以為意。他們總是藉口於所謂時機，在一種新騷動的初期激勸波蘭人，而在這種騷亂進行之中，就藉着他們的外交去陷害波蘭人，當俄國壓服了波蘭的時候，即拋棄波蘭人。』

（『馬恩書信集』第三卷）

另一方面，馬克思特別盡力的反對蒲魯東對波蘭問題的觀點，因為蒲魯東根本反對波蘭復興，他在一八六一年，尤其是在一八六三年當俄國壓服波蘭暴動之後，曾經寫出文章，堅持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完全否認民族問題。在一八八五年二月，馬克思論及蒲魯東時，說他最後反對波蘭的文字是『為俄皇那種惡魯的殘惡行為』威張目』。

馬克思在六十年代，始終堅持他在四十年代的觀點。認為俄國是瓜分波蘭的

主犯，普、奧是俄國的同謀，沒有一個民主主義的波蘭，德意志將成爲神聖同盟的前哨，歐洲工人階級的運動是會繼續被破壞的。直到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國際總會與波蘭工人開紀念波蘭革命大會時，馬克思的結論仍是『波蘭不獨立，歐洲無自由可言。』（以上見葉贊洛夫：『馬克思與恩格斯論波蘭問題』）現在，我們用列寧的話來做個結束，我們就可以知道四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波蘭民族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認爲積極的贊助波蘭獨立的要求，是歐洲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俄國『農民改良』時代，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是唯一徹底的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最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底民衆還在酣睡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內還沒有獨立的羣衆的和民主的運動底時候，波蘭的貴族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的、全斯拉夫的民主派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派看來，都具有偉大的、第一等意義的。』（列寧：『論民族自決權』）

『當時（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編者註）正是整個波蘭，不僅農民，而且貴族羣衆也是革命的。爲民族解放鬥爭的傳統，竟這樣厲害與這樣深刻，即在本國失敗之後，波蘭的優秀子弟，曾處處幫助革命階級，童叟

洛夫斯基和佛列勃列夫斯基底名字，與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與巴黎工人最後一次的（我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失敗的）暴動，彼此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列寧：一九〇三年『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卷）

不過此地要附帶說明一聲：在十九世紀末年特別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一）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於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俄國却掀起了獨立的民主運動，而且是無產階級的獨立運動；（二）原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貴族的波蘭已經消滅了，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波蘭；（三）波蘭的統治階級也與德、奧的貴族地主俄國的工業財政大王都起來擁護那些壓迫的國家中的統治階級。而另一方面，與繼承過去革命傳統的波蘭無產階級一塊，有了俄國、德國無產階級也在爲着自己解放而鬥爭。『現在波蘭問題的情形，就與五十年代以前根本不同了……現在的階級衝突已把民族問題，遠遠地推在後面了』。（列寧：『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九〇三年）『在這種情形之下，波蘭曾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論民族自決權』）『我們始終要告訴波蘭的工人，只有與俄國無產階級作最圓滿最緊密的聯合，才能滿足目前當時的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底要求；只有這種聯合，才能保障完全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列寧：『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九〇三年）

因此，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馬克思、恩格斯與二十世紀初的列寧，其對於不同時代的不同條件的波蘭問題的立場，同樣都是正確的。

## 第二，匈牙利。

### 匈牙利的 民族解放 運動

一八四八年以前，匈牙利是奧大利帝國領土之一部。居民約一千二百萬，其中一半是馬尼亞人，其餘一半是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匈牙利是一般很落後的農業國家，工業人口只佔百分之三，封建勢力頗大，農奴殘餘尚存在，貴族佔人口百分之五，而所佔土地達四千萬英畝，農民佔人口之絕大多數，僅佔土地一千八百萬英畝。農民大都是斯拉夫人及羅馬尼亞人，他們受地主的剝削，比奧國其他各地尤甚。奧國政府曾在十八世紀時，實行過的農民的小小改良，因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的農民，頗傾向於奧國政府。在政治上，匈牙利是完全依附於奧國，奧國對於匈牙利的政策，是極力阻止其經濟勢力的發展，匈牙利沒有自己的貨幣制度，不能實行獨立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沒有自己的軍隊，所以本國政府只不過是奧國的附屬品罷了。然而，匈牙利的貴族，對農民的統治是獨立的，法庭與地方行政都操在他們手中。另一方面，匈牙利本國的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也開始成長起來。那些經營資本主義的那些貴族，與剛剛開始成長起來而且非常幼稚的資產階級，逐漸生長了他們



的民族意識，他們對於現存政治制度感到不滿。貴族中的先進代表們，知道要謀民族解放就需要農民起來幫助，而發動農民起來，就非要向農民實行某些改革不可。這般革新派首領人物如曠蘇士（Kossuth）、狄克（Deák）等就主張實行溫和的農民改革，然因大多數匈牙利貴族反對終難實現。另外，曠蘇士等更主張與奧國分立，創造獨立的匈牙利民族國家，這種民族意識却日益深入匈牙利人——主要是馬基亞人的腦海中。可以說，匈牙利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四十年代已經開始醞釀着。

一八四八年三月，維也納革命的消息傳來，馬基亞人即乘機而起義。當時奧皇爲其本國革命力量所牽制，自然不能不對匈牙利表示一時的讓步。匈牙利首先將國會改組，三月十四日，國會通過解放農民的法令（這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農民解放中，國家負責償還地主的損失），並成立新內閣，曠蘇士、狄克均參加新政府。政府又頒佈了新出版法，設立法庭陪審制。此時匈牙利尚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只不過是創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最初嘗試而已。它在政治上，只有相當的自主權，同時，並未放棄承認奧皇爲其統一的君主。按當時革命形勢說來，匈牙利是有乘熱打鐵、徹底脫離奧國而獨立的機會，並且還有協助維也納的革命，一舉而推翻奧國專制政體的可能。因爲奧皇統治正是危急，奧境革命正是發軔，意大利反奧革命亦甚有力，德、法的革命仍在前進，匈牙利人正好利用這個

時機以成就自己的解放事業。然而，匈牙利的民族運動並未達到這樣勇敢堅決的程度，他們未能重視奧國內部的革命，未能與之密切配合並加以有力的協助，他們未能在國內發動廣大民衆起來，即時武裝民衆，澈底推翻奧皇的勢力。而在這時期內，他們所做的事，多限於逼迫奧皇所能承認的、自上的和平改革，儘可能不要民衆參與國事。這樣，自然不能放棄非常有利的時機，反而使奧皇有機會去準備力量，來打擊奧國革命，同時進攻匈牙利。

到了十月三日，奧皇政府在國內勢力漸趨穩定，特別是在斯拉夫人與沙俄的幫助之下，已經準備好自己的力量。在它還不便直接進攻國內革命，並企圖移轉國內視線的主意之下，自然首先要來一個先外後內的辦法，首先從匈牙利下手。十月五日維也納頒佈了皇上的命令，宣言解散匈牙利國會，指出新政府的議案無效，並且任命克魯西亞的反動領袖——耶拿其奇爲匈牙利的軍隊首腦，這位人物正是極力反對匈牙利合法政府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同時調動維也納的軍隊，並聯合其他地方調動好了的軍隊，去壓迫匈牙利人，承襲耶拿其奇的權力，與維護奧國對匈牙利的統治。這樣一來，在匈牙利就發生了民族暴動以表示對奧國的反抗。而在維也納，就發生了革命民衆的十月暴動，以阻止奧國軍隊向匈牙利出發。結果，維也納的暴動勝利，而耶拿其奇帶往匈牙利的軍隊又剛剛在希士爾懷森堡被匈牙利軍的泊爾柴所擊敗，一直退到維也納附近之奧領的日耳曼人住地。

匈牙利的勝利軍已成勢如破竹，大有直搗維也納之勢，而原來要開拔去援助耶拿其奇的維也納軍隊，坐見時機不利，也只好在維也納附近停去，假意對自己敗下的軍隊表示敵意，藉以愚惑維也納革命民衆，其實奧政府這時的主意是先集中軍隊進攻維也納，然後再去對付匈牙利。

現在爲匈牙利人爲匈牙利革命着想，任何人也覺得這是千載一時之機了。這一時機之前幾個月之時機，又不知好到若干倍：

第一，匈牙利的民族壓迫者——奧皇政府已經公開揭舉了侵略匈牙利的戰爭，這種侵略戰爭，不但引起了匈牙利的反侵略戰爭，而且直接激起了與匈牙利唇齒相接的奧國首都內之民衆武裝起義；這時，反侵略戰爭，剛剛與敵後的武裝起義呼應起來。

第二，奧國反動的侵略軍隊一部分尙未集中完善，許多軍隊被維也納及各地革命勢力所箝制，只有一部分先遣的冒死鬼出發，很快就被擊敗下來，退回維也納附近。這時勝利的匈牙利軍，又進擊到距維也納不遠的地方，這時的維也納又剛剛落到勝利的暴動民衆手中，這些民衆正已負着槍桿爲接合匈牙利與維也納的革命，爲打倒共同敵人——奧國統治者而拚死鬥爭；奧皇政府剛剛處在國外與國內敵人的緊密夾攻之下，正是手忙腳亂，岌岌可危的時候。

第三，當時國外形勢，雖然法國六月暴動已告失敗，普國革命尙未更深發

展，但一般說來，革命形勢仍然對匈牙利有利，而各國革命派都同情與擁護匈牙利革命，尤其是德國急進黨人，正在用大力援應匈牙利的革命，維也納十月革命勝利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這時匈牙利人第一等任務，應該毫不躊躇地、刻不容緩地，把自己反奧國的民族革命與奧國民衆反奧皇的民主革命結合起來，應該把兩者的命運看成血肉相關生死與共，應該堅決不貳的去援助維也納革命，用已經勝利的武裝，澈底擊破已被擊破的敵人，硬要一直打到維也納城下，接通維也納革命，乘勢夾擊與殲滅共同的敵人；這是成功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的絕好機會，也就是幫助奧、普革命之不可少的重要步驟。

可惜！匈牙利人沒有這樣去遂行自己神聖的歷史使命。他們忘記了維也納人替自己打了第一次仗，忘記了維也納是匈牙利獨立的唯一屏障，忘記了維也納的勝敗就是自己的勝敗，而抱着『只顧自己不顧人家』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在自己軍隊擊敗耶拿其奇之後，不但不乘勢進擊，反而把攻打自己的敵人，驅逐到維也納來，而增強了敵人進攻維也納的武力。當時匈牙利人替自己這樣失策辯護，彷彿不能打到維也納的原因是：（一）他們的武力不足；（二）維也納不向他們乞援；（三）他們謹守憲法，避免與德國中央政權之糾紛。其實這些理由，沒有一點能夠成立的。

第一，當耶拿其奇失敗之時，奧國常備軍並未集中，維也納已陷於革命者之手，當時乘勝追擊，並不要足夠武力，只要在希土耳懷森堡打了勝仗的地方軍隊，就可以打到維也納，實行夾擊已經殘敗與零碎集中的敵人。敵人稍受打擊，革命力量就不知長大多少，而反動武力也要削弱得多，『至少使奧國軍隊的集中推延到六個月。』（恩格斯）

第二，維也納人是要爲着援應匈牙利革命而實行暴動，匈牙利人爲什麼不能爲着維也納革命而自動出援呢？莫說在勝利之後，就是在不利之時，也應當去設法援助維也納革命。援助維也納是自己的急迫任務。尤其是在自己勝利之後的必盡義務。只能怪自己不援人家，那能怪人家不來求援呢？

第三，維也納不怕驚動憲法而起來暴動援助匈牙利，佛蘭克府的『中央政權』遵重憲法，坐視匈牙利而不顧；革命之中，戰爭之下，是勝利與失敗的問題，是你死我活，還是我死你活的問題，不顧一紙空文的憲法而得到勝利，較之拘於形式而坐遭失敗，其得失是不可以比擬的。打擊侵略者，並不管誰先進攻，也不怕在侵略者土地境內作戰，消滅侵略者於國境之外，這是正義並不違法。維也納人『三月』、『十月』的勝利，正是在『不合法』之下取得的。革命對於反動統治，應該是不合法的，在反動統治之下專去講合法就可以不革命。

結果怎樣呢？奧國反動軍隊集中齊備之後遂猛攻維也納。維也納十月革命失

敗之後不僅造成奧國以至普國革命的失敗，而且特別靈效的造成匈牙利的失敗。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溫狄希格萊慈率領攻破維也納的大軍，侵入匈牙利，翌年一月，佔領了匈牙利的首都——布達培斯，匈牙利的革命，也就在維也納革命失敗之後，不到兩個月的光景也跟着失敗了。

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四月九日的『紐約論壇』上曾經這樣批評道：

『人人知道我們對於匈牙利素具同情。我們曾在鬥爭中擁護過它，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報紙『新萊茵報』比任何家的報紙都盡力於在德國宣傳匈牙利的解放運動。：我們甚至於現在也可以說，在將來歐洲大陸的動亂中，匈牙利也是德國必要的而且是天然的同盟者。但是我們對本國人既十分嚴厲，我們亦有權批評我們的鄰居；我們須用歷史家公正無偏的態度記載事實，於是我們必須說到這件事實上來：維也納人民的義氣與勇敢，不僅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謹慎更爲偉大，而且比它更爲遠見些。我們可以德國人的資格說，討伐匈牙利戰爭中，所有的赫赫勝利與光耀的大戰，都比不上維也納人的，即我們同胞的那種蓬勃的單獨的運動和其英勇的抵抗，它給了匈牙利以組織軍隊的時間，以後始能獲得這些偉大的勝利。』（見『德國革命與反革命。』）好在匈牙利人還不甘屈服，匈牙利人在噶蘇士領導之下，又重新組織力量繼續革命戰爭，終於逼退奧軍，一八四九年四月十九日宣佈匈牙利獨立，以噶蘇士

爲共和國元首。可是這次運動，不久仍歸失敗了。失敗原因是：第一，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漲時之有利時機，爾後，對二次潰敗的敵人又不能作應有之進攻；第二，奧國政府允諾解放匈牙利農民，藉以拉攏農民，而匈牙利的貴族，連以前對農民改革的法令都不能實行，並且依然如故的壓迫農民，對農民表示害怕。這樣，不但不能發動廣大民衆參加抗戰，反而失去農民的援助，而使民族革命戰爭輾弱無力；第三，當時歐洲革命形勢已經衰退，反動局勢已佔上風，特別是反動支柱的沙俄出兵二十萬助奧，遂使匈牙利的解放戰爭不能支持，結果，八月休戰，匈牙利民族戰爭失敗，獨立國顛覆，噶蘇士逃往外國，匈牙利民衆大受殺害，此後匈牙利仍成爲奧國的附屬品。

一八五九年，意、奧戰爭發生，意大利自奧國手中奪回了倫巴底，並擊敗奧軍之後，奧皇約瑟夫會實行自上的改革，並頒佈一八六一年的憲法，其對匈牙利仍不許有自治權。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六年間，匈牙利人拒絕派代表加入帝國會議，並以革命相威脅。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發生，奧國爲普大敗，於是奧帝不得不對國內他種民族讓步，特別要拉住匈牙利以對付普國及其他，一八六七年根據奧、匈兩方意見（主腦自然是奧大利）頒佈新憲法，在這新憲法的基礎上，成立奧匈帝國。在這個奧匈帝國中，兩個主要的國家各有其憲法、內閣、法庭、官吏與首都，但是國旗、外交、陸軍與君主却不能分開。帝國政府只有三個大臣

外交、軍事、財政——處理共同政務。另外兩國國會中須各派代表六十人組織一委員會，處理關稅、商務、公債與鐵路事務；至於外交和陸軍的預算，也要經過這個會議通過，這個會議輪流在維也納與布達培斯兩處開會。從此時起，匈牙利才以獨立國家資格加入奧匈帝國，在趨重於保持奧國完整性以保障自己的民族獨立的特殊情形之下，匈牙利遂如此實現了自己的民族國家。

列寧關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道：

「另一方面匈牙利人曾經企圖創造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企圖還在一八四九年就在俄國農奴制的軍隊打擊之下而遭受了失敗。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非常特別的情況：在匈牙利人方面，後來又是捷克斯拉夫人方面，正因為要謀民族獨立所以不趨重於脫離奧國，而趨重於保持奧國的完整性，因為，否則民族獨立就會被更野蠻更強悍的鄰國所完全破壞。」（「論民族自決權」）  
第三，其他斯拉夫人。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波蘭發生了民族運動，同樣在奧國境內的波希米亞，與克魯西亞也發生了民族運動。雖然兩者同樣是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可是在本質上兩者根本不同：波蘭的斯拉夫人的運動，則是革命的民族運動，而且其他這些地方如波希米亞、克魯西亞的斯拉夫運動，則是反動的民族運動。前

其他斯拉  
夫的反動  
民族運動



面我們講完了波蘭的革命民族運動，現在就來研究這些其他斯拉夫的反動民族運動。

首先說到波希米亞。波希米亞即現在的捷克斯拉夫的主體，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奧大利領土內的一個王國。它有二百萬德國居民，有三百萬說捷克話的斯拉夫人。它也有過偉大歷史遺跡，早先是捷克人佔優勢，從十五世紀虎斯戰爭（War of the Hussites）以後，這個斯拉夫的支派，就衰落下去了，說捷克話的各省，都彼此分裂了。一部分組成波希米亞王國，另一部分組成摩拉維亞，第三部分成爲斯普瓦克人，爲匈牙利之一部分。這三部分之中，除了波希米亞人外，餘則久已失去了民族的感情與精神而與其他民族同化，不復單獨存在了，只是至多還大都保存着它的言語。波希米亞王國的四邊，有三邊與純然的德國毗連，而主要受着德國的影響，並與德國人不斷同化。在該國之內，日耳曼人佔着主要成分，而且逐漸發展。波希米亞的工商業與文化事業，都操在德國人手中，甚至在它的都城布拉格中，日耳曼人與捷克人這兩個民族，也是經常勢均力敵的。

其次克魯西亞（即現在的南斯拉夫），也是斯拉夫的分派，它處在奧國境內，接近匈牙利，而在歷史上是受匈牙利的影響的。到十九世紀時它仍然十分落後，國內經濟文化及少許的工商業，多半操在匈牙利人手中，而日益與匈牙利同化。總之，波希米亞與克魯西亞，都不是強大的民族，足以成爲一個單獨的真正

的國家。他們各種民族都受到社會歷史諸原因的影響，漸漸在瓦解崩潰與同化於其他更強大民族的過程中。恩格斯說：

『假使他們希望恢復獨立，只有和別的斯拉夫國家聯盟。世界上有二千二百萬波蘭人，四千五百萬俄國人，八百萬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爲什麼不可以結成一個全體八千萬的斯拉夫夫人強大的同盟，驅逐或撲滅那侵犯神聖的斯拉夫土地的侵略者！如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可恨而又可少的德國人呢？』（『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如果這般斯拉夫人能夠走着這樣的一條道路，即是真正革命的、打倒侵略者的、解放的道路，那才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民族運動，而且這條道路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高潮中，是可能去走而且應該去走的。然而，不幸，他們不去——實在是不願意去——走這條革命的道路；恰恰相反的，去走上擁護當時侵略者的，亦即反動的道路。誰都知道，俄國是十九世紀反動的台柱，是反動歐洲的憲兵，是積極去幫助各國反動勢力來撲滅歐洲革命運動的罪魁，而所謂『大斯拉夫主義』的故鄉——波希米亞，克魯西亞，在一八四八年及爾後所揭舉的民族運動的旗幟，剛剛做了反動的俄國以至奧國反動勢力的忠實走狗，主要是聽命於後台老闆——沙俄，扮演着伸張俄國勢力於歐洲的爪牙的角色。正如恩格斯所說：

『在斯拉夫人中，在少數愛好歷史科學者的書室內，起有一種滑稽的反

歷史的運動。這種運動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將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城市屈服於鄉村，商業工業和知識屈服於斯拉夫農奴制的原始農業。但在此滑稽理論之後方，站有一俄羅斯帝國的可怖的實際，帝俄之每步行動，都表示其野心，想把整個的歐洲當作斯拉夫人（主要是俄國人）的領土。……波希米亞、克魯西亞的大斯拉夫主義者，有些是自覺的，有些是不自覺的，都替俄國直接利益工作，他們爲了民族的憧憬，背叛了革命的主義。」（『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一八四八年六月，波希米亞人和克魯西亞人在布拉格，召集斯拉夫人大會，準備成立一個全體斯拉夫人的大聯盟。目的在於擁護反動的沙俄，逞大俄之威風，以表示斯拉夫人的氣概。出席代表三百餘人，彼此間不能說共同的語言，根本沒有一個說大家能懂的共同斯拉夫語。最初試用法文，大多數仍不懂，以後不能不用可恨的德文。他們對於當時的革命的德國，不但不表示同情，而且還發出這樣的怪話：『寧願受俄國的鞭笞，不願享德國的自由。』對於奧國，則傾向於皇室，而反對革命。大會開會不久，就被另一個武裝的斯拉夫人大會——在溫狄希格萊茨指揮下的奧國軍隊（士兵皆斯拉夫人），以不到二十四小時的速度，就把這般虛假的斯拉夫人的『優秀』代表驅出城外，如鳥獸散去，以後，這般可憐蟲，幹些什麼呢？

在奧國立憲會議中，波希米亞的、摩拉維亞的、德爾馬亞的代表則堅決反對革命的進步的日耳曼人與一部分波蘭人（破產貴族）的代表。他們並不以此爲足，而乃遺臭萬年的去和那解散了他們的布拉格會議的奧國政府，進行陰謀的勾結去找一碗反對革命的飯吃。在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十月革命暴動中，這般斯拉夫的拉圾，就是有名的擁護反動的政府派。接納由維也納逃出的皇帝的是半斯拉夫人的阿爾穆惹地方。開去進攻匈牙利革命的主要是斯拉夫人的官兵。攻陷革命的維也納的，正是斯拉夫人的軍隊。就因爲這些大功績，「就使得他們在奧國議會中終於佔得多數，直到議會解散時爲止」；議會解散之後，政府乃大興烹狗之師，警告他們：如再動作即將他們逮捕。這般斯拉夫議員才知道自己是受了騙，臨別的話不多，只有這樣兩句：「這裏我們既不能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我們只有到佛蘭克府那裏去！」去幹啥呢？依然是去幹反對革命的工作。他們既幫助了奧國、普國反動勢力之勝利，又幫助了俄國斯拉夫軍鎮壓了匈牙利的革命。總之這般斯拉夫主義者實質上都是擁護反動勢力的強固爪牙。歸根到底，究竟這般斯拉夫人是獨立了呢？還是沉淪了呢？還是前進了呢？還是後退了昵？這不待智者而可知矣！

恩格斯在這一時代（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認爲「過去四百年來捷克是死亡的民族」，認爲，當時這般斯拉夫人（除波蘭外）沒有共同語言，並「首先缺乏民族生存的真正條件，即人數衆多和地域密接」，證明「波希米亞的

存在此後只能成爲德國的一部分」。當時恩格斯這種論斷完全是正確的，誰也不能否認的。然而七十年以前恩格斯的這種論斷，並不妨害在六七十年後，事實之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由於，捷克人南斯拉夫人的社會歷史情況之變化，在他們具備了民族生存條件之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後的具體時代之中，他們可能成爲相當獨立的民族國家。這是恩格斯所不可能預見的，也是他所無權禁止的。如果拿六七十年以後的歷史演變，去懷疑恩格斯在六七十年以前的歷史真理，這就是曲解馬克思主義。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反對這般斯拉夫人的反動民族運動，這種立場是完全正確的；亦猶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擁護捷克斯拉夫之革命的反法西斯運動的正確一樣。

所以，斯大林同志說：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助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捷克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政體的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都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列寧

第三節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與統一運動

意大利史  
的略述

意大利是由古代的高盧人、葉特魯斯克人、奧斯干人、薩  
陪利安人、溫伯羅拉丁人、希臘人、羅馬人及以後的日耳曼  
人、亞拉伯人以至法蘭克人，在長期歷史過程中組合起來的。  
意大利在歐洲人類史上，佔演過很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紀元前  
四世紀，羅馬人佔領意大利，而以此地為中心建立起基於奴隸  
制的有名的羅馬帝國。這個羅馬帝國，極盛行於紀元一世紀之末到二世紀之初。  
日耳曼人崛起之後，到四世紀末，大舉侵入到羅馬帝國。紀元三九五年，羅馬帝  
國分為東西兩部。五世紀初，日耳曼人佔領了意大利。四七六年鄂多沙稱意大利  
皇帝後，西羅馬帝國滅亡。七六八年，查理曼大帝時代，統治到意大利的北部，  
而中南部仍為東羅馬帝國，教皇及倫巴底人的勢力，這四大勢力仍紛爭不已。  
九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分裂，意大利乃單獨成爲一個封建王國。十世紀中葉，  
北部與中部意大利，為德意志的鄂圖大帝所佔領，成爲『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  
之一部。意大利的封建主義（亦大致和歐洲封建主義相同），也就在這羅馬世界

的原理與日耳曼的原理之同化發展與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成長與發展起來。

意大利的封建主義支持得較爲長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仍保存其殘餘勢力。意大利的封建時代，表現出它的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外來的『民族侵略』與內部『封建勢力』，兩者綿連交錯的進行着，造成意大利歷史上之異常複雜的社會與民族關係。現在我們來簡明的加以說明：

第一，外族不斷地侵入。從紀元開始就是日耳曼人之南下，滅亡羅馬帝國與佔領意大利。自五世紀起，意大利是不斷遭受外族的侵略，除日耳曼人外，他如西哥德人（四一〇年），匈奴人（四五二年），凡德爾人（四五五年），東哥德人，希臘人（四九二年），倫巴底人（五六八年），法蘭克人，九世紀時的亞拉伯人，馬基亞人，均曾相繼侵入。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意大利主要爲德意志人的勢力範圍，十四世紀起初轉爲法國人的勢力範圍，不久又加上西班牙人。十五世紀末，又有德、法、西之角逐，十六世紀，則有法德之爭奪。十七世紀，法國波旁王朝勃興，又扶持奧國起來，壓倒西班牙在意大利之勢力。到十八世紀中葉（一七四八年），『阿利和約』告成，那波里、西西里兩王國屬西班牙；米蘭、塔斯卡尼兩公國屬奧地利；巴馬、彼阿成薩兩公國，熱內亞共和國屬法國。此後，西班牙德意志在意大利的勢力都衰退了，餘下來的就是與法兩國在意大利之互爭。這種長期受外族侵略蹂躪的結果，就是：（一）造成意大利內部的分離割據並

彼此對峙；（二）連續不斷的戰爭，一方面破壞意大利經濟生活，同時在一個時候，又加強許多商業城市經濟的相當發展；（三）造成意大利封建教皇與領主之拚命掙扎與無情的維持對農民之統治。

第二，羅馬教皇與封建主之勢力。意大利的羅馬教皇，用偽造的文書形成他在天主教上無上的威權。不僅在意大利管區內，並且在其他歐洲在教的國家內，教皇有『加帝王冠冕』之權，同時，還在握意大利世俗政柄之權。這是意大利遭致外國干涉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幾次與德與西之戰），也就是極力保持封建統治與支持意大利封建勢力到最後的禍根之一。至於意大利內部的貴族領主與教皇之間，貴族領主的彼此之間，亦發生不斷紛爭。在這些紛爭中，貴族們多半仰賴外來勢力，以對抗教皇，造成意大利的分裂割據。而這種分裂割據，又往往招來外族的干涉。這在整個封建時代都表現得異常明顯。

第三，社會經濟發展的畸形狀態。自從日耳曼人征服意大利之後，不斷分封土地給武士親信，他們遂成爲佔有許多土地的封建領主。爾後，有的則自成獨立國家，有的則強制割據。其在經濟生活上，依靠於自然經濟上對農民之剝奪。因爲割據稱雄與不斷戰爭的結果，使意大利封主對農民的壓榨，是異常厲害。雖然封主與封主間、封主與教皇間，存在許多矛盾，然而對於壓迫農民保持其特權地位，仍是一致的，農民難於獨起反抗，更不能聯合起來反抗。在另一方面，意大



利的商業與城市發生得最早，羅馬帝國時代已見其雛形。九世紀時意大利既出現了許多著名城市（如北部沿海之威尼斯，熱內亞，彼薩及內地交通要道上佛羅倫斯，米蘭等），手工業相當發達。這些城市在歐洲說來，是首先戰勝封建，取得自由。他們不但與歐洲貿易，並且與近東各國貿易，十字軍東征，更促進其發達。十二、十三世紀是意大利自由城市獨盛時代，佛羅倫斯的毛織等為歐洲之冠，而威尼斯在當時是世界第一大城市。然而因為地理條件及意大利內政紛亂原因，這些城市之對外貿易，要重於對內貿易。加之這些商業城市彼此間也不統一，而且互相對抗，遂難於組成國內經濟的發展。十五世紀土耳其人截斷東方商路之後，接着新航線發現商業中心轉移到大西洋，此時，意大利商業城市遂大衰落下去。此地要說明的是，就是意大利的經濟之畸形發展：（一）自由城市與封建領主的經濟之懸殊；（二）商業城市對外關係重於對內關係；（三）重要商業城市中間及其與小城市中間之不能統一的狀態；（四）各國與各國、各地與各地間，經濟上之分離狀況，這就是意大利的內部經濟結構之特點。

第四，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之所在。意大利的國內矛盾，一般說來，是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結合生長，然亦有其特異地方。封建時代，工商業發達的自由城市，對外關係之異外密切，並且許多還依賴外族力量，以對抗封建主避免戰禍向前發展。這使早已興起的城市市民與有產階級，在開始一個長久過程中，並不迫切

需要國內之統一與獨立，而羅馬教主之企圖以教皇勢力統一意大利並與外族戰爭，並不能處處招致中等階級之擁護。經濟生活中之決定地位，主要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加之各地的割據對峙局面；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前，意大利不能早期成長資本主義，不能形成資產階級，亦不能產生民族獨立與統一思想。那時的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尚在一種紊亂狀態中遊離着。但是，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世界商路中心他移，意大利商業遂行停滯，但資本主義的因素仍在生成，其發展趨勢，日益有賴於國內市場的形成與國家之獨立與統一。因而對外來的民族侵略與內在的封建割據，就日益明顯的成爲民族資本主義成長的障礙。這種矛盾到十八世紀末，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刺激之後，就愈加暴露出來。

從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結論，意大利革命的基本要求，就是外除民族之壓迫，內除封建殘餘之束縛，達到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其歷史任務即在於此。

一八四八  
年的革命  
運動

十八世紀末年（一七九六——一七九七）拿破崙首次進入意大利，那時客觀上仍帶有革命意義。法國革命的思想意識與力量，傳入到意大利之後，強有力的刺激到意大利的覺醒，部分的摧毀了封建勢力的基礎，推翻了奧大利在皮蒙特、倫巴底的統治，並且成立了許多共和國：如北意地方以波羅涅爲中心的基斯巴達耶共和國（這是近代意大利國家的雛形），以熱內亞爲中心的利求利阿共

和國，以那波里爲中心的巴頓諾彼共和國。但自拿破崙第二次侵入意大利，就顯係帶着侵略性，他合併基斯巴達耶共和國，以米蘭爲中心建立起沙彼拉共和國，後改之爲『意大利共和國』，自兼大總統。拿破崙稱帝後，又改爲『意大利王國』。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意大利仍恢復原狀，意大利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倫巴底、威尼斯，復爲奧國領土。獨立的國家只有撒丁王國（並包括皮蒙特王國），羅馬附近的教皇區，西西里王國，那波里王國及其他小國，共九個獨立國。這些獨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爲兼有世俗權力的羅馬教皇。王政恢復之後，意大利的反動局面愈加厲害。小資產階級與少數微弱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因拿破崙法典所獲得的市民權亦隨之剝奪。意大利外則仍受奧國較前更甚的民族壓迫；內則不僅爲政治國界而且爲關稅分割爲許多小國，這種分割更加障礙着國內工商業的發展，當時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偶有不滿的表示，政府則施以殘酷的懲罰。

也正是這個時期，意大利的自由主義的國民運動就在祕密狀態中形成起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不久，意大利首先有『燒炭黨』（Carbonari）的活動，這是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的組織，目的在於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在他們領導下有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參加，其在軍隊中及一些失職的軍官中也有其活動。一八二〇年初，西班牙發生革命，突然的加強了燒炭黨的活動。七月，燒炭黨指導一部

分叛軍長驅那波里，毫未受到抵抗，迫使該國國王不得不承認照一七九一年法國憲法所編定的意大利憲法。但這次革命並未成爲廣大運動，而與他地革命運動亦未採取協同動作。一八二一年三月皮蒙特又起革命運動，撒丁王國亦照那波里宣佈憲法。但兩週後，那波里的革命爲奧軍所擊退，又三週後，撒丁王國下的燒炭黨亦被奧軍所打敗，革命分子遭受很大的犧牲與懲罰。一八三〇年法國發生七月革命，又影響到意大利，中部意大利於一八三一年爆發革命，聲勢浩大，但不久仍爲奧大利之援助下的反動勢力所撲滅。

四十年代意大利的工商業亦有相當的進步，而反動勢力依然專橫如故。這種情形，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下層民衆，愈加感於難堪。不過，在前次革命之後，燒炭黨已大受摧殘，工業之不發達亦反映到資產階級之軟弱少力，而意大利的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因其人數甚多，民族與民主意識日強，其中產生了意大利的革命領袖馬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與加里波的（一八〇七——一八八二）。斯時在馬志尼領導之下組織了一個祕密團體，『青年意大利黨』（La Giovine Italia），其政綱爲驅逐奧大利人，統一意大利爲民主主義共和國。他們與自由資產階級間雖有政綱與原則上之分歧，但對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共同目標上是一致的，而且開始也是合衷共濟的。

一八四七年，歐洲經濟危機與革命形勢之到來，這種形勢，同樣出現於意大

利。青年意大利黨的活動，一時普及意大利全境。倫巴底地方因與人之殘暴壓迫與民衆生活之異常痛苦，革命首先在此地發難。一八四八年一月中旬，巴勒莫再起暴動，瞬息間，革命蔓延到全西西里島，教皇軍隊自島上潰退，西西里遂成立革命臨時政府。不久那波里亦起暴動，國王不得已又允許憲法，而撒丁王國亦在革命影響下，同意於改訂憲法之要求。巴黎二月革命特別是維也納三月革命的消息傳來，革命烽火，燃燒到全意大利。倫巴底的暴動馬上得到撒丁及那波里的革命來援，遂驅走奧軍，並由國民投票加盟於撒丁王國。接着威尼斯亦宣佈脫離奧大利，成立獨立共和國。在這種革命風暴之中，一八四八年十一月，羅馬教皇皮阿九世亦不得不由羅馬逃亡。一八四九年二月，羅馬亦宣佈共和，而以馬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三人總攬國政，於是意大利的革命收到了第一步的成功。

可惜，意大利的革命的命運，也如德國一樣，首先是革命勝利之頃刻間，即暴露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即君主立憲派與民主共和派間的分裂。工商業資產階級鑒於革命勢力之發展與民衆力量之可怕，不惜馬上與反動的教皇、貴族，以至與外敵合謀。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氣餒雖高，志願雖大，但一無社會綱領，更無明確的行動方案，勝利中異常驕狂，稍一不利即表示灰心，特別是他們不能重視民衆具體利益，因而不能發動廣大羣衆參加。當時意大利尚無真正的無產階級，農民並未興起，革命的主力軍是城市貧民、無產者及港灣居民。正由於

意大利之落後、分裂、交通不便，使這次革命沒有全國的統一指導，特別是普、奧、法革命的失敗，尤其是與國革命的失敗，對意大利革命有決定一時命運的作用。因此，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革命，就與德國革命一樣，到一八四九年就歸於失敗。奧軍在平定本國革命之後，即調大軍進攻倫巴底，於是倫巴底與威尼斯相繼爲奧吞併。同時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亦派軍隊到意大利，擁護教皇復位，並圍攻羅馬，加里波的即在羅馬率領義軍，作英雄無比的抗法戰爭。抗戰至兩月之久，終因彈盡援絕，反動力大，而於一八四九年七月，放棄羅馬，意大利一八四八年革命就從此完結。

馬克思、恩格斯對意大利的革命是甚表同情，他們在『萊茵報』上攻擊奧大利，尤其是攻擊佛蘭克府國會之對意大利冷淡。恩格斯這樣說：

「德國政府寧願在波蘭、意大利、以後在匈牙利進行極猛烈的軍事行動，而對於這個唯一的人民的戰爭和唯一（至少各部分的）的革命的戰爭，進行許多無結果的進攻與退守，以後又屈服於別國的外交干涉，使許多英勇的交戰，竟受得最可憐的結果。」

它（佛蘭克府國民會議——浩註）讓德意志的奧大利去進行討伐意大利的戰爭，然而它又讓奧大利人安全退到德國，禁止意大利人追擊。」（『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幾次抗  
戰與最  
後勝利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意大利各國，內受教皇及各國君主封建壓迫，外受奧大利以及德國的摧殘蹂躪，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其所受的痛苦，較前更甚。奧大利在倫巴底與威尼斯每年所徵的賦稅，等於奧國歲入的百分之二十八。一八四九年倫巴底的土地稅增加一倍又半，威尼斯的間接稅亦大為增加。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一年間，意大利境內是充滿了白色恐怖，凡革命被鎮壓了的區域，革命組織是摧殘殆盡，一般革命者或殺或捕者不知凡幾。所有革命時的憲法都取消了，特別在那波里王國，反動得更加厲害，教皇區更不待言。然而，革命的秘密活動，並未因此停止，零星暴動仍時有所聞。當時，在意大利境內，只有皮蒙特一國仍保存憲法，情況較好，因而意大利的革命家均廣集於此。這時意大利已開始有大工業（那波里較為發達），可是手工工業手工廠仍佔優勢。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愈苦，無產階級甚屬幼稚，而資產階級又因反動勢力的籠罩，不能不又來傾向於革命。革命中最積極的力量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無產者、貧農亦極力贊助革命。這樣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又重新高漲起來。

意大利革命的基本任務——掃除民族壓迫，掃除封建殘餘，達到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現在又提在歷史的議程上來，而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團結國內人民，爭取有利的外來援助，首先靠自己力量，用革命與戰爭來解決之。意大利人當時

是正向着這種方針努力，而其最後勝利，也剛剛是從這種堅苦的、長期的解放戰爭中所得來。

由於皮蒙特王國之比較前進，於是影響其所屬之撒丁王國亦不如其他小國之那樣反動，這就使意大利革命的中樞，能在撒丁、皮蒙特站起腳來。一八五二年，自由資產階級的先進人物加富爾被任為撒丁國王伊葛紐第二的內閣首相。加富爾開始並沒有真正求得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願望，只不過是想強大大皮蒙特以至抓得撒丁，擴張自己領土，使其餘意大利土地及奧國所佔地方為己有而已。不過在加里波的的影響與推動之下，才把『獨立與統一』的共同政綱，作為自身的奮鬥目標。當時他們的計劃是：第一，內部團結——不但加富爾的立憲派，馬志尼的共和派及加里波的的革命黨，親密合作起來，而且要把全國的工、農、商、學、兵各界團結與發動起來。第二，以撒丁為革命中心地，及整理內政，振興實業，發展交通，擴充軍備，充實國力，鞏固這一根據地，以坦負起解放與統一意大利的任務。第三，利用法、奧的衝突，爭取法國的援助，中立普國，首先集中目標打倒奧國，當時他們的政略方針，就是如此。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四年間，他們對於第一第二兩點已經做的有些成績，所難者就是第三點，因為法國傾心羅馬教皇，尚無瞞目撒丁之意。恰好，一八五四年，東歐發生克里姆之戰，英、法助土打俄，初尚無效，英、法約奧參加，奧國拒絕，反去就俄，斯時英、



法正疲乏求助，而法與奧又成不睦，加富爾乃乘機出兵（一萬七千），協助英法戰爭，獲勝之後，加富爾得機出席一八五六年三月的巴黎會議，博得法、英及其他歐洲人士對意大利統一之注意。而此時英國雖無明顯表示，然法國確有在意大利發展力量驅逐奧大利之心。正當奧國拒絕英法提議之後，就已開始興師伐意之時，法國即大舉出兵。一八五九年四月，法、意軍（撒丁軍八萬四千，加里波的義勇軍二萬六千，法軍十四萬），與奧軍十六萬大戰，結果，奧軍完全敗北，意大利首次抗戰得到勝利。

如果加富爾的政策，真正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積極發動民衆，這樣去貫徹抗戰到底，則奧國勢力未始不可在這次全瀆逐退，而意大利革命事業亦可早日告成。那知加富爾派之努力不着重在依靠自力，而着重在依賴法皇，不願意去發動民衆，而僥倖於專靠外援成功，因而國內政治不大進步，團結不夠堅強，軍力未能擴張，民衆未大興起，戰爭的主動權握在人家手中，遂使法皇拿破崙第三得以左右一切，意大利反而做了他的尾巴。因此正在勝奧之下，拿破崙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是害怕意大利勝利於己不利，特別是害怕意大利共和派革命黨人之得勢）反而與奧妥協，成立休戰條約。結果，奧割倫巴底使之獨立，意大利各國共組聯邦國，而以教皇爲首，實際上是在法皇影響之下。撒丁領土加大，成爲意大利的大國。法國得着尼芝（Nizza）、撒服雅（Sardinia）兩地方以爲報酬。這樣

意大利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與國勢力沒有除淨，而法國作用反而加大起來，分裂局面固然存在，而教皇勢力更擴張不已。這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也感覺不滿，更無論於共和派革命黨了。此地經驗告訴我們：第一，外援是要爭取，但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去爭取外援，而不可失去主動；何況當時拿破崙第三係歐洲反動台柱與侵略者之一，依賴於反動台柱，依賴於侵略者去打侵略者，自己失掉了主動權，結果，不但不能達到本身解放之目的，而且還與侵略者以可乘之機。第二，資產階級自由派不願發動廣大民族力量以爲革命戰爭的主要實力，故不能在戰爭中起堅持主動作用，故不能不去主要依賴侵略者。第三，羅馬教皇之存在，在內是封建最後堡壘，對外是民族奸細，寧肯依附外族而不願民族獨立與統一。不打下這種內奸，是不能謀民族獨立與統一的。

一八五九年以後，意大利民族革命主義者，既不滿於奧力之猶在，亦不滿於法國之新佔領，更不滿於羅馬教皇之作祟爲奸，加里波利的所影響下的革命運動仍堅持不止。一八六〇年西西里發生暴動，急進派提出統一意大利口號。五月，加里波的率北部民衆義勇軍一千來援，沿途民衆響應，不到一月即擊破二萬四千之那波里軍，並佔領二百萬人口的西西里島。加里波的乘勝渡海北進，各地民衆響應，加以撒丁派隊來助，九月佔領那波里城，並擊破羅馬教皇軍隊。當時除羅馬城以外，全教皇區落入革命派之手。在那波里與全教皇區人民投票之下，大多數

贊成歸附撒丁。一八六一年二月，在撒丁之吐杯，召集意大利第一次國會（選舉財產標準很高，二千一百七十萬人民中，只有三十九萬四千人有選舉權），宣佈意大利爲君主立憲國，奉伊曼紐爾第二爲意大利國王。歐美各國亦先後承認意大利這個政府。六月加富爾死。

一八六六年七月，普奧戰爭開始，意大利的革命派，極力主張與抗奧之戰。在主要依靠自力而聯普擊奧的結果，奧大利失敗，威尼斯歸還意大利，此後，奧國在意勢力方全部肅清出去。現在的問題，就是羅馬與法人新佔的兩個地方，只要這個問題解決，意大利的獨立與統一就可以完成了。然而法國到底是侵略者的法國，它不但想意大利真正自生，還想乘機樹立自己在意大利的力量。當與國勢力驅出之後，法國反而派兵進駐羅馬，竭力保護教皇，以阻止意國的獨立與統一。這樣引起了意大利人對法國的仇視增加，同時力求消滅教皇勢力。民主派與加里波的都主張開戰，革命軍曾在加里波的領導之下，一度圍攻羅馬，結果爲法軍所敗（並又引起奧軍來助教皇）。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大戰爆發，法軍由羅馬撤回，意大利王國的軍隊擊退了教皇的抵抗之後，即進佔了羅馬。一千餘年來封建反動的教皇政權從此滅亡。十二月，意大利政府遷都羅馬。政體仍爲君主立憲制，不過是以資產階級利益爲依歸，表示資產階級得到統治而已。歷史上從來被分裂與受外族侵略的意大利，

從此達到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最後勝利，而意大利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亦從此完結。意大利資本主義的大步發展亦從此開始。

這裏，經驗告訴我們：（一）意大利的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是從長期的革命戰爭（主要是外抗強敵，同時內擊人民公敵——羅馬教皇與封建勢力）中所得來的。只有革命與戰爭，才能解決民族解放與建國的事業，不管意大利在千餘年來外受敵族壓迫與內呈封建割據，積弱無能，然而一旦歷史演變，民族醒覺，就可以用革命戰爭來解救自己。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救自己。（二）抗戰首先要內部團結，團結是指革命的黨派團結，政府與人民團結，同時要剷除內奸。意大利當時內奸，就是封建殘餘的教皇統治，不同時打倒內奸，是不能順利抗戰的，肅清內奸正是團結內部與戰勝強敵之道。（三）抗戰與建國不能分離。抗戰中固要盡一切可能來建國，不如此不足以充實抗戰力量，然而大規模的建國仍在抗戰勝利之後。（四）意大利的統一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而是資產階級領導，所以統一的結果，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不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因此意大利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對外說來，就馬上由民族革命主義變為民族侵略主義，由解放民族變為侵略民族，一直走到帝國主義，對內說來，主要是壓迫本國工人與民衆。

雖然如此，意大利的統一還比較是真正的統一，即公開的革命的階級底統一。恩格斯論到德國統一問題時曾經這樣說過：

『第一條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國家，實現真正的統一，換言之，即公開的革命的進路。這一條道路，不久以前在意大利獲得成功。薩甫瓦王朝加入革命，因此得到了王位。』

而這一條革命的進路，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德國所不能實現的。

但是，一八五九年，意大利與拿破崙第三聯合，這一點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考茨基在沒有離開革命事業時，曾經在一八九三年論『波蘭亡了嗎？』這篇文章上說過：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堅決地主張意大利的統一與解放，可是這並不妨害他們在一八五九年反對意大利和拿破崙聯合。』

#### 第四節 德意志的民族統一運動

我們在前面第二章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就已說過德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推翻封建政體，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然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德國革命，主要因為資產階級的妥協叛變，使這任務未能得到解決。而客觀社會歷史的演進，遲早總得要解決這個任務。現在我們就講到着重德國的民族統

統 一  
運 動

一問題。

德國一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李斯特曾經這樣說過：

『德國有三十八道關稅，妨害國內商品的流通，正像人的身體全被綑縛，血管與血管隔開，週身血液不能彼此流通一樣，從漢堡到奧地利，從柏林到瑞士，爲了做一趟買賣，一定要經過十個國家，研究十種稅制，繳納十次稅款，誰要不幸生在三四十個國家交界的地方，那末，他就要在這些國家彼此敵對的收稅吏司之下，斷送他的一生。』

德國內部這種分裂狀況，自然有它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如第二章中已經說過的），而外族侵略，特別是十九世紀初葉前後，法、俄兩方對它的壓迫，也成爲重大原因之一。侵略者瓜分過德國的領土，干涉過德國的內政，特別在拿破崙第一時代。一八〇七年，爾希特條約，使普魯士喪失了許多領土與人口，只剩下不到三千方英里的土地，與四百五十萬的居民。拿破崙組織的萊茵同盟，實際上只是把這塊土地抓到自己的懷抱中來。拿破崙失敗與維也納會議，至多不過是滿足了一些王室的利益，並沒能解決德國統一的問題。國國相望，關林林立，分裂離析之狀，仍然存在，而德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能不終於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恩格斯說：

『資產階級非常不願意走幾條路，就遇到一道新關稅；度量衡和幣制單

位，各處都不一致與紊亂，工業每發展一步，即受到官僚勒索與苛徵的障礙，他們都十分感覺得國家分裂成若干小國，是工業發展的障礙，由此而發生民族統一的要求。」

統一德意志的思想，已發生於十九世紀上半期，「當時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爲兩派：北德意志派，歡喜一個民主主義的皇帝，南德意志派——當時幾全爲巴敦派——願意依瑞士的榜樣使德意志成爲一個聯邦共和國。」（恩格斯：「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在這種和平的政治統一運動無力實現之後，於是發生一種宗教上的反對派。「德國天主教」運動，就攻擊天主教國家，特別是攻擊奧大利與巴維利亞政府。反之，「自由組合教會」就攻擊新教的普魯士政府。可是兩者都「缺乏確定的主張……他們想建造那一所大宮殿，在其屋頂之上，把全德國人聯合起來，他們在宗教形式裏代表當時德國統一的思想，然而，他們自己中間就永遠不能一致與統一。」（「德國革命與反革命」）

只有代表德國無產階級，亦即代表德國人民的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提出了革命統一德國的政治主張——即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與對俄宣戰。這種主張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特別在「新萊茵報」上，是異常鮮明的提出來了。恩格斯曾經這樣寫道：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是由兩個主要點組成的，即統一的民主主義

義的德意志共和國與對俄宣戰。……我們對於兩者（即南北德意志派——浩註）都必須反對，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在阻止德意志的普魯士化與其長久分的戰場，才能夠出現以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比武之地。可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一樣是在阻止普魯士構成一個頂點普魯士國家及其全部組織沿革與朝代，恰爲內部唯一重要的敵人，這個敵人，是德意志的革命應當打倒的。並且普魯士要使德意志分裂，將德意志的奧大利除外，他才能統一德意志。普魯士的敗亡，奧大利的傾覆，德意志真正聯合爲一個共和國，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其他綱領我們是不能要的，並且只有與俄國一戰才能實現這個綱領。」（『論馬克思與新萊茵報』）

這就是說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內除普魯士的君主政體，撇開意大利，外與俄國一戰，才能夠真正統一德意志，真正統一的德意志不是別的，就是統一的民主的共和國。

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沒有實現這一任務，資產階級已經叛變，懼怕民衆，懼怕無產階級，依附與捧喝普王之不暇，自然談不上肩負這一任務。所謂佛蘭克府國民會議也只是空談統一，毫無濟於實事，無產階級力弱，亦不能負此任務。這個問題，仍是一個懸案。然而，德國客觀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日益



尖銳的提出這問題。我們現在來看一八四八年以後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情形：

一，蒸汽機的馬力：

一八四六年 七、〇〇〇

一八五九年 六二、〇〇〇

一八七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

二，煤的產量（噸）（全德包括盧森堡）：

一八四三年 三、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三七〇、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三四、〇〇三、〇〇〇

三，鐵的產量（噸）：

一八四〇年 一四三、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二〇八、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五二九、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一、三九二、〇〇〇

四，鐵道長度（公里）：

一八四八年 一、五七三

一八六二年 二八、八〇〇

一八七六年 四六、四五四

五、農村人口對全人口之比率（以百分法計算）：

一八一六年 七八

一八四九年 六四

一八六七年 四八

一九〇七年 二八

從這些材料看來，一八四八年以後，雖然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沒有大的肅清，但資本主義也在舊的社會桎梏中，部分的發展起來。這種發展，顯然與現時德國分裂狀況不能適合。因此，統一德國問題，不但不會取消，反而更急劇的提供出來。可是，在當時德國政治狀況，特別是階級關係上面說來，究竟德國統一問題，可能經過什麼道路來實現呢？恩格斯具體分析了一八四八年以後德國社會的具體情況時，曾經這樣說過：

「國家統一的完成，在一八四八年模糊的努力，差不多到處失敗以後，很明顯地，只有三條道路存在：

第一條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國家，實現真正的統一，換言之，即公開的革命道路……但這條道理沒有出現就給別的兩種可能開闢了道路。

第二條道路——是在與奧大利領導之下的統一……但是實際上它比普魯士

要弱些……。它和德國關係日弱一日，梅特涅的政策使奧大利與其他部的德國之間建立了一道長城隔離起來，無數次的完稅和奧大利的反動擁護，章程等等都異常妨礙兩方面的經濟、政治、思想和知識上對奧大利的影響，因檢查制度，而相當困難，奧大利成了最反動的國家……此外，宗教的因素，難以使一切德國人在奧大利領導之下統一。

現在只有第三條道路——德國在普魯士領導之下統一。這是由上層統一的道路，因為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已成爲歷史的不可能。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之後，繼起的有維也納的三月革命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的革命，資產階級沒有認真的參加鬥爭，很容易的獲得了勝利，他們不想作堅決的鬥爭，不久以前，他們和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有過接洽（特別是萊茵省），但是很快的，他們看出德國也誕生一個整個的工人階級，雖然他（工人階級——浩註）在政治上沒有經驗，然而在本能上是革命的，是仇視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法國的事情就是明顯的教訓。從此時起（指法國一八四八年六月暴動——浩註），全歐的資產階級都轉到反動勢力一方面。和在不久以前想藉工人的幫助以推翻專制主義的官僚們締結聯盟，以反對「社會公敵」即反對那同一的工人。」

恩格斯的意思，就是說，德國資產階級出世太遲，當他得勢的時候，正是西

歐資產階級衰落的時期。在一八四八年，已經達到他轉變的頂點，過了這一點，他的資本權力每一次的增加，只是助成他一天天失去保持政治上的統治能力；他眼見背後的無產階級已經勝過了自己，從這時起，他已失去了獨有的政治上的統治權力，他要尋找同盟者，或與同盟者共分政權，或把政權交給同盟者，這就是說，他不能夠擔負德國革命與自下的統一的任務。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力量尚弱，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來一個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統一，奧地利不夠資格亦缺乏領導統一的條件，那時只有由普魯士統治的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的捧場之下，實行自上而下的統一。

一八五九年德國資產階級組織一個自由主義的『民族聯合會』，要求由普魯士領導以統一德意志，因為自己領導革命之不可能，因為害怕無產階級，於是不能不囑望於統治的地主貴族。一八六一年威廉第一做了普王，一八六二年俾斯麥為宰相，盧恩、毛奇為將軍。於是他們就來擔負這個由上層來統一德國的任務。俾斯麥在國會中宣稱：『德意志所希望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乃是它的軍力』，又說『德意志的統一，不是靠演講，也不是靠大多數的表決，乃是靠鐵與血』，這就是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俾斯麥統一德國的計劃是：

- 一，普魯士必須樹立一個所向無敵的戰鬥力；
- 二，普魯士政權與土地必須藉武力而增大；

- 三，時機成熟須以勝利的戰爭，驅逐奧國於德意志之外；
  - 四，爾後普魯士必須聯合所有的德意志國家於其統一之下；
  - 五，最後這軍事化與普魯士化的德意志，必成爲歐洲一個主要國家。
- 在這一計劃之下，普魯士即整軍經武，坐待統一德意志時機之到來。

### 三 次 戰 爭

一八六四年開始第一次戰爭，即普國與丹麥的戰爭。

這次戰爭發生於什列斯威與好斯敦問題。這兩個地方，位於丹麥半島與普國北境接連處。好斯敦有日耳曼人口五十萬，什列斯威有日耳曼人與丹麥人各五十萬。「這些國家的民族、語言、習慣、無疑義地是德意志的，而且從海陸軍與商業的見地上說來，德國也應當屬於德國。」（恩格斯：「德國革命與反革命」）歷來，丹麥政府對這兩個地方，採取高壓政策，一八四八年起，該處發生了反丹麥的民族鬥爭以至演成民族革命戰爭，以求脫離丹麥而獨立，事實上是願歸入德意志。「最近三年來，該地居民爲反抗丹麥的干涉，頗有艱苦的鬥爭」，可是，由於「德國政府在戰爭期內，在每次的機會，都是背叛什列斯威、好斯敦的革命軍隊，當他們被驅逐或分散的時候，有委任其被丹麥人截擊」，（同上書），於是兩地民族運動遂遭失敗。但是，一八五一年，丹麥給普、奧的允諾，並不敢公開吞併這兩地，而到了一八六三年丹麥新王克里斯聖第九即位，即宣佈新憲法，把

這兩地併爲丹麥所有。這不但引起這地人民的反抗，更加傾向德意志，同時正與普國俾斯麥以可乘之機，以爲統一德意志之先聲。

俾斯麥首先結好奧大利，一則增加德意志的威力，保證能夠壓服丹麥，二則不使奧大利懷疑普國有包辦獨佔之心，三則要排斥奧大利，必先故意拉攏奧大利，以種日後擊之之根。這樣一來，普奧兩國就聯合給丹麥以哀的美敦書，限其即日取消新憲法，然而丹麥偏偏拒絕，一八六四年，即爆發普國與丹麥之戰，結果，丹麥大敗，除交出兩地外，並創勞恩堡公國以和。

關於處置戰利品問題，普國就計劃就是針對着準備與奧一戰。奧國意見就想把這些地方組織一個公國，加入德意志聯邦，以免普國獨佔。俾斯麥的計劃，就是要直接併入普國。結果，普就不免與奧即時一戰。但普魯士此時對奧戰爭，尙未準備就緒，爲不願與奧馬上決裂計，一八六五年乃與奧國訂立加斯太爾條約：（一）普魯士即刻從奧國購買勞恩堡；（二）普魯士治理什列斯威；（三）奧大利治理好斯敦。這樣表面上是普、奧平分秋色，實際上是種下了普奧戰爭之根。

第二次戰爭是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德意志聯邦實際上是普奧爭霸，奧國早已就是與普國對立。奧國一貫政策，都是阻止普魯士之獨霸與妨害普魯士之統一德意志，反之，普魯士則又大不容奧大利之爭雄。俾斯麥的國策，也就是要

驅逐奧大利，由普魯士來統一德國。兩雄既爭峯對壁，結果不免一戰。俾斯麥無日不在準備與奧作戰，唯以羽毛未豐，尚不敢輕於挑釁，卽加斯太茵條約亦無非是爭取時機之舉而已。然而普魯士欲保證戰勝奧大利，不但要強化內力，同時還要爭取國際有利形勢，孤立奧國才着有把握。當時法、俄兩國關係重大，於是俾斯麥一面交好俄國使其中立，因普魯士曾於一八六三年助俄平定波蘭革命，俄之中立似有可能；另一方面則竭力誘導法國，斥責奧國於克里姆之役背法就俄，指出在意大利方面，奧甘與法爲難，並且許拿破崙第三以在比利時或萊茵方面給以報酬，再三聲明普對法素無領土野心，藉此以聯絡法國，至少使其中立。另外，則暗中結納意大利反奧，並與之訂立攻守同盟條約，以威尼斯（奧屬）許意。這樣，普魯士之孤立奧國與爭取外援的目的成就之後，差不多「萬事俱備，只差東風」了。

一八六六年六月，普魯士宣佈解散德意志聯邦會議，除去奧大利，組織新的國民會議，同時以武力佔據什列斯威、好斯敦。當與國動員軍隊起而反抗時，於是雙方戰爭發生。七月三日薩多瓦（Sadowa）一戰，奧軍大敗，同時意大利軍乘勢驅逐奧軍出境。根據布拉格條約：奧大利與德意志聯邦脫離，由普魯士爲首另組北德意志聯邦，除南德意志的巴威略、符騰堡、巴敦、黑森、丹穆斯達均各獨立外（實際上仍暗與普約，爲普所有），其餘梅茵河以北二十一個小國均爲北德

意志聯邦統轄。另外奧與匈合成立奧匈帝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解散）。

二次戰爭勝利使德意志的統一完成了大部的事業，此地所要注意的問題是：一，普魯士大勝之後，對於奧大利首先是把它打出德意志之外，次則使南德諸小國獨立，以隔離奧國，然而不公開合併之；此外，又對奧無過高苛求者，正是俾斯麥之手腕，以備將來有所求於奧也。

二，新德意志聯邦又慨然實行普選制，組織新的國會，一八七六年編訂聯邦憲法，以普王為主席，他不受國會多數限制，有自由委聯邦首相大臣及決定一切國策之權，這也是俾斯麥對內政策，這種政策就是在於利用國內階級的矛盾，而從中控制，以為己用，實際上，是利用資產階級及一切有產者宰制無產階級。同時利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資產階級與貴族諸侯間，小邦與小邦間之均勢，以資總的控制，這就是普魯士式的拿破崙主義的政權形式，即恩格斯所謂「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同等的表演把戲的此種最近傑作；為俾斯麥式的國民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那裏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互相平衡，又為墮落的普魯士地主貴族的利益所驅」，（「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這種政權正是在壓抑長大了的無產階級的條件之下，由上層貴族來統一德國所具有的政權形式。

三，戰勝了丹麥只是替德意志的統一事業做了第一步工作，戰勝了奧大利只是第二步。但是，還不是最終的一步。最終的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乃是



是如何戰勝法國拿破崙第三的問題。因為拿破崙第三，始終是直接障礙德國統一的罪魁，對於德國也可說是民族侵略主義者，不最終戰勝法國的侵略主義，則德意志的統一是不能最終實現的。普魯士的統治階級已見及此。如果說，戰丹是戰奧的準備，那末，戰奧也是戰法的準備。如果說勝丹而不驕丹，目的是爲了勝奧；那末，勝奧而不苛求，目的也就是爲了勝法。何況內政軍備，一切一切，都是準備好了要與法一戰呢？

因此普魯士在勝奧國之後，統一的議事日程上就是如何與拿破崙第三一戰。未說到第三次戰爭——普法戰爭（一八七〇）之前，首先要說到拿破崙第三的侵略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站在德意志統一的這個進步事業（雖然俾斯麥政權對德國工人階級仍是壓迫的政權）的觀點上，爲什麼說當時法國政府是侵略的呢？恩格斯說得非常清楚，他說：

「但第二帝國對於法蘭西國家主義的號召，也就是擴張國土到一八一四年所失去的第一帝國的邊疆，至少也是第一共和國邊疆的要求。法蘭西帝國，不能永處於舊皇國的疆界之內，更不能永處於一八一五年更狹窄的疆界之內，因此，就不時發生了戰爭與擴大國界的必要。最吸引法蘭西國家主義幻想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的萊茵河左岸，在國家主義的眼目中看來，萊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較之亞爾卑斯山或其他地方的十平方英里，還要寶貴得

多。在第二帝國之下，歸還萊茵河左岸（一次的或分次的）的要求，實不過時間的問題罷了。這個時間，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之後，是已經到來了。

被俾斯麥所欺騙並被他自己的狡猾而猶豫的政策所欺騙的拿破崙，在等待着「土地報酬」之際，便只有出之於戰爭一法。——「法蘭西內戰」引言，一八九一年，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七頁）

拿破崙第三既然早就垂涎萊茵河左岸夢想擴大國境恢復拿破崙第一時代所侵略的疆土，既然法國從各方面攔阻德國的統一與進步，又加之在普奧戰爭前夜，從俾斯麥口中所得到的「土地報酬」不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法國方面說來自然是迫於一試身手；何況法國在這第二帝國時代，國內階級矛盾的深入正欲藉此發揚愛國主義特別是藉與德一戰以移轉國內視線呢？法國是要與德一戰了。

至於德國方面亦已準備一戰，此時，不但「土地報酬」徒託空言，甚至唯恐法國不戰，特別又拉攏了奧、俄兩國能守中立，而引意大利作為聯盟（這時法軍近駐羅馬，並在意奧戰爭中，佔獲了意大利的大塊地方，法、意衝突甚大）。在這種已是準備妥善的情形之下，就是一個簡單的西班牙王位承繼問題，俾斯麥竟改了一個艾姆斯公文（The Ems Dispatch）就引起了法皇之怒。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法國即宣佈對德作戰。以普魯士軍為主體的德軍，已在八月間屢敗法軍，九月一日瑟當（Sedan）之役，毛奇大施包圍的、殲滅的運動戰術，大敗法軍十有二

萬。翌日，拿破崙第三率八萬一千之衆被俘，法軍全部覆沒，德軍大獲全勝，直逼巴黎。自是之後，德國的自衛戰爭完結，而其侵略戰爭開始了。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德軍陷巴黎，法國賣國求榮的資產階級國會，遂於三月一日，完全接受俾斯麥奴役法國人民的和約，以便集中與聯合一切力量，對付法國工人階級。凡爾賽和約（五月十日正式批准）決定：（一）法賠款五十億法郎，三年付清；（二）割亞爾薩斯與勞倫兩州與德。德法戰爭於此結束。

第三次戰爭勝利之後，德意志的統一乃告最終實現，德國的民族國家，才得最後形成起來。南德四國都加入聯邦，北德意志聯邦改爲德意志帝國，以原來主席爲皇帝。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威廉第一在法國凡爾賽宮上德意志聯邦皇帝稱號。德國統一與民族建國，從此實現，德國政權從此成爲資產階級與貴族調協的（即在資產階級甘願把政權交給政府，政府則自上執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普魯士式的政權了。

馬、恩對  
統一與戰  
爭的態度

這個時期，馬克思仍在倫敦，恩格斯原居曼切斯特，在普法戰爭結束的前五月亦移居倫敦。他們站在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之一致的立場上，努力於德國的統一與各國無產階級的團結。他們在這個時期，對於德國的統一與戰爭，採取了非常正確、堅定與模範的政治策略。這種政治策略剛剛是代表德

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德國的民族利益，也就是代表國際工人的利益。他們的基本政治策略是什麼呢？

第一，德意志的統一，雖然已經走上上層統一的道路，這種道路在當時還是需要的，但是要區別全民族利益與單獨統治者的利益。我們從前面所引證的恩格斯的論斷中，可以知道，既然當時『德國的統一，不可能由下層革命的道路來實現』，既然當時『只有第三條道路——在普魯士領導之下的上層統一的道路』，而且自俾斯麥上台以來，事實上已經走上了這條上層統一的道路。爲了德國民族與無產階級之現在的及將來的利益着想，這種統一還是當時德國所需要的。因爲上層的統一，較之下層的統一，固然差得太遠；然而，上層的統一，較之不統一，則是勝過一籌。可以說，與其國家的分裂，不如上層統一之爲愈。恩格斯在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寫信給馬克思說道：

『德意志的歷史，在我看來，現在較爲簡單。自俾斯麥將小德意志資產階級的計劃和普魯士的軍隊連貫起來，並獲得這樣巨大的成效以後，德國的發達已經決切地向這一方面（即指上層的統一方向——浩註）前進，無論願意與否，我們和別人一樣，必須認清這種完全的事實。：就好的方面說，此舉將局勢弄簡單了，因而使一種革命易於進行，並且消滅各小邦的騷擾，促進國內的發展。一個德意志的國會，畢竟將與一個普魯士的會議完全不同。

全部小邦制度將牽入運動中，各種最壞的地方勢力都要銷聲匿跡，各派終久也要變成全國的而非地方的。就壞的方面說，主要的是德意志免不了要爲普魯士所操縱，這是一種很大的壞處，於是將有德意志與奧大利的分離，這種分離的結果將使斯拉夫人即刻向勃門馬倫和頓屯進發，可惜對於此兩事，都無能爲力。依我的意見，我們除掉明白承認事實而不加贊成外，別無他法，我們除掉在可能的限度內，利用現今所存在的很容易着手的狀況，使德意志的無產階級形成全國的組織和聯合外，也別無他法。」

馬、恩的觀點，是明白承認這個上層統一的事實，爲了德國民族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他們對於德意志民族的統一贊成的。但是他們又嚴格區別德意志民族利益與普魯士王朝利益。對於普魯士王朝的特權上面，對於德意志爲普魯士王朝所操縱這一點上面，他們是不加贊成的。因爲這種特權與操縱是強制全民族利益與造成將來民族侵略的先兆。馬、恩的基本精神，即在於此。所以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致馬克思的兩信中，一方面提出：「因爲將反對俾斯麥主義提出來作爲一種單獨的指導原則，未免荒謬，第一，俾斯麥現在和一八六六年一樣，總是在他的方式中將我們的工作做了一部分，這雖不是他所願意，但是總算做了，他和從前一樣替我們創造出來乾淨的地盤。」——這就是他之所以承認的根據。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在同情中，明白指出：「注重德意志民族利益與普魯士

王朝利益的區別。』——這就是他之所以不一般贊成的根據。而這種不贊成普魯士王朝特殊利益，正是馬、恩之贊成德意志民族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問題的樞紐即在於此。

第二，德意志的戰爭是自衛的戰爭，但須防止自衛戰變為侵略戰。自衛戰爭則擁護，但一旦變為侵略戰時則反對。法國拿破崙第三要使德國分裂而極力阻止德國的統一，在普魯士方面是為求德意志的統一而去掉分裂，在這樣兩方對立的政略而引起的普法戰爭，不管誰先進攻誰，在法國方面是侵略戰爭，而在普魯士方面則是自衛戰爭；也不管在普魯士方面是俾斯麥主持（自然俾斯麥是別有企圖），然而德意志為獨立統一而抗法，在這種意義上，乃是自衛的戰爭。馬克思在這戰爭開始不久之日（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國際為普法戰爭告同志的第一書上，就指出：『對於德意志方面，這次戰爭是防禦的戰爭。』（『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二頁）

因此，他就極力號召德國及各國無產階級來擁護德方的自衛戰爭。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第一國際的第二書上說道：

『德國工人階級沒有阻止這一戰爭的可能，他把這一戰爭作為為着德國獨立，為着把德意志與全歐洲，從第二帝國腐爛的羈絆之下解放出來的那種戰爭，而用力來擁護它。』

然而正因為馬克思明白看到，德國這種自衛戰爭是普魯士的統治階級所單獨領導，明白看出普魯士王朝的利益與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有區別；因此也明白看到，並且事先指出，在這樣的自衛戰爭的發展中，工人階級與民衆力量尚不足以管制這種自衛戰爭的結束時，則其前途，有由自衛戰變爲侵略戰之可能。當着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爲普法戰爭告同志的第一書上，指出德國是自衛戰爭時，同時就預示着：

「如若德國的工人階級，容許這一戰爭失去其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蜕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時，那不論是勝利，不論是失敗，都同樣是敗滅之路。」（同上書第二四頁）

並且恩格斯在當年八月致馬克思信中又說到：

「民族運動既以防衛德國爲限，在現今情況之下，侵略一事，直到構成爲止，並非不可能。」

這就是說，德國無產階級固然尚無能力担保其不向侵略戰變化，但是，如果這種自衛戰轉變爲侵略戰時，德國無產階級及德國人民就應當起而反對。

果然，不出馬、恩之所預料，九月一日，瑟當之戰，普勝而法大敗，普軍直向巴黎進犯，從這時起，德國的自衛戰爭就變爲侵略戰了。所以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告同志的第二書上就首先說道：

『：我們對於在德意志方面，戰爭會失去它的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蜕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的危懼，也是沒有錯誤的。在拿破崙第三出降，瑟當投誠，並在巴黎宣佈共和國的前後，防禦的戰爭，真的是已經終結了。……普魯士當局已經決定把戰爭變爲掠奪的戰爭了。』（『法蘭西內戰』第二七——二八頁）

從這時起，馬克思即號召德國及世界的工人民衆，來反對德國方面的侵略戰。

第三，德法工人及全世界工人的團結，這是使自衛戰爭有利於全民族，有利於民衆，使侵略戰爭滅亡，及最後根絕一切戰爭的保證。在民族自衛戰爭中，無產階級的利益與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民族的侵略戰爭中，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其統治者的『愛國主義』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所以，馬克思在德方自衛，法方侵略的戰爭階段中，一方面極力號召德國及世界工人擁護德國自衛戰爭，而反對法國的愛國主義。他在國際第一書中，嚴厲指摘當時法國支部贊成國民投票的罪惡說：『這就等於贊成國內的專制與對外戰爭。』另一方面，則極力號召法國工人與德國工人的團結。

馬克思贊揚柏林支部的宣言，『任何勝敗，都不能使我們拋棄我們的共同事業——全世界工人聯合的事業』。其中這樣說：



「我們反對吞併亞爾薩斯與勞倫。……我們爲了共同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事業，將和我們的同志們、其他國家的工人們共同奮鬥到底。」

只有工人階級的團結，才能保證使自衛戰爭的結局，有利於民族，有利於民衆——對外則阻止變防禦爲吞併，對內則反對酒無數民族之血，爲少數統治者謀私利。馬克思又在「法蘭西內戰」上這樣提出：

「……德意志的工業工人及鄉村工人組成了英勇的軍隊的骨幹，而他們家庭中的人丁，却處於半飢半餓的狀態之中，他們不僅過着國外戰場上的痛苦，而且還有家庭的貧困的極大痛苦，在等候着他們。他們現在也要求「保證」，保證他們無數的犧牲不會付之流水，保證他們真正的得到自由，保證他們對於拿破崙之勝利不會像一八一五年那樣變成德意志人民的失敗。」

同時，也只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最後消滅侵略戰爭，才能最後根絕一切戰爭，才能保證社會的真正和平。

國際工人聯合總會，爲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一書上，最後這樣說到：

「他們相信，不論現在的可憎的戰爭如何結局，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聯合，最後是要根絕一切戰爭的。……只是這一件在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事實，

已經展開着對於更光明的將來之希望。這事實指示出：與經濟貧窮政治荒謬的舊社會相反的新社會，是在誕生着了。這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就是和平，因為在一切民族中，將只有一個同樣的統治原則——即勞動。這新社會的預告者，是國際工人聯合會。」

### 第五節 愛爾蘭問題

愛爾蘭民  
族解放運  
動

愛爾蘭位於英國西部，它是與英國不同的民族。自一六六二年為克倫威爾征服以後，此地就成為英國的屬地。一八〇〇年與英國間成立了所謂「最終聯合」，後來自己就沒有任何議會，一切受英國宰割。英國對愛爾蘭的政策，就是把它造成為供給英國原料與銷售英國商品的農業國。因而愛爾蘭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那怕英國的工商業已在長足進步，「然而愛爾蘭，就在今天還不過是由寬大海峽所隔開的英格蘭的一個農業區域，它對英格蘭供給穀物、羊毛、家畜，並供給產業上軍事上的新兵」。(『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章)愛爾蘭最大部分的土地，為任在愛爾蘭的大地主所有，他們在那裏由奴役愛爾蘭人民來耕種，其所收穫的羊毛、穀物、家畜完全供給本國，而對愛爾蘭農民則施非常蠻橫

的壓迫政策。加之，一八四六年的大災荒，所以愛爾蘭的人口急劇減少。一八四一年愛爾蘭人口爲八、八二二、六六四人，到一八五一年爲六、六二二、九八五人，一八六六年更爲五、五〇〇、〇〇〇人，約與一八〇一年人口相當；而到十九世紀末則減爲四、五〇〇、〇〇〇人。其結果就是：（一）大批人口移到外國，自一八五一年五月至一八六五年七月間，移出人口計一、五九一、四八七人，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之五年間，移出人口則有五十萬人以上；（二）愛爾蘭土地愈益集中於英國地主手中，自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一年間，各種租地的總數減少了一二〇、〇〇〇之多。這種減少就是完全由於十五英畝以下租地的消滅，與土地之愈益集中化；（三）外國市場，特別是英國國內市場上勞動力之增加，因爲愛爾蘭既無大工業（當時唯一麻織業的工業並不需要這多成年工人），可以容納這些剩餘勞動力，自然大批向美國以至英國流入；（四）愛爾蘭本國勞動者生活之愈趨惡化，勞動人口之過剩，就必然使愛爾蘭的工業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過剩，因而愛爾蘭勞動者的生活原來是異常惡化，而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雖然工業工人名義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可是因生活品的昂貴，其實際工資仍是提不起來，特別是農村的僱傭工人，工資更低。因爲城市勞動力過剩與工資貧乏，使城市的勞動者多兼營農村的短工或季工，又成爲農業後備軍，這是愛爾蘭的特點。從此又可以想見愛爾蘭勞動者生活之惡化；（五）

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家、大地主，遂大發其財，因為土地的集中化，地租反因人口減少而增多，加上橫暴權力的施與，自然，這般大地所有者就大發其財。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上所列舉的材料中，一八四八年愛爾蘭的總利潤爲四、三六八、六一〇鎊；到一八六四年，一、一三一一個貨殖家攫有利潤二、一五〇、八一八鎊，等於當年總利潤之一半。

由此看來，英國奴役愛爾蘭的結果，是：第一，愛爾蘭人的銳減與奴化；第二，英國財富的驟增與資本權力的更加加大；第三，英國工人階級與英國民衆的壓迫更加加重。所以愛爾蘭的問題，不僅是愛爾蘭民族的解放問題，同時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放問題。

愛爾蘭人在政治上所受到英國這種殘暴不堪的壓迫與痛苦，到一定時期，就必然發生民族運動。遠在一六四一年，英國革命開始時，愛爾蘭人就發生過反英的民族運動，曾經有大部分的地方，脫離了英國的勢力。但是，一六四九年，這種民族運動被征服下去，而到一六六二年，完全被英征服。爾後愛爾蘭就長期陷於英國統治之下。一八四一年，英國根據『最終聯合』的條約，將愛爾蘭完全吞併。一八三〇年愛爾蘭人又在鄂康尼的指導之下，用和平的方法向英政府要求取消『最終聯合』，但絲毫沒有效果。一八四〇年間，愛爾蘭有『少年愛爾蘭黨』出現，他們鑒於和平解放之無效，於是主張用暴力來達到愛爾蘭的獨立。

可是他們無廣大民衆做基礎，即是沒有發動廣大的民族力量，這種暴動企圖，終於被英政府壓制下去了。英國政府運用高壓手段，對付這種民族運動，拘捕革命首領，封閉言論機關，甚至於在愛爾蘭實行全部戒嚴，屠殺宰割，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如此，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並未因之停止，一八六三年流亡在美國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又在美國成立「芬尼亞黨」(Fenian)，力謀使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他們在紐約開會，議決於下年在愛爾蘭與英格蘭共起革命。

一八六七年三月，愛爾蘭的首要城市都柏林與其地方，爆發了抗英的革命，然而終於很快的又被英國政府鎮壓下去了。爾後愛爾蘭的革命家們仍奮鬥不止，甚至在英格蘭亦從事零星的暴動，是年九月曼徹斯特的警察用車押送兩個愛爾蘭革命黨人，在途中被其他手持武裝的愛爾蘭人劫去，英政府於是大捕黨人，甚至將沒有證據的被捕者三人判處死刑。十二月他們又在克萊肯威爾的監獄中施放炸藥企圖暴動，結果，死十二人傷百餘人。然而在這個時期，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始終沒有完成，列寧說過：

「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的是早就完成了。但是它在愛爾蘭，還沒有完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由英國自由派的改良來完成。」（「論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四年）

一八六六年葛雷領導下的自由黨，曾在英國國會提出愛爾蘭自治案，首先在下院就被否決了。一八九三年，他又提出二次自治案，下院通過，但遭上院否決。最後，到一九一二年，英國自由黨又提出第三次愛爾蘭自治案，規定：

一，愛爾蘭得設立兩院制的國會。

二，軍事、外交、財政與商業問題，仍由大英國會管轄。

三，英下院中仍有四十二個愛爾蘭議員。

這個議案終於在一九一四年被英國國會通過，一九一五年經英皇簽字成爲法律，這就是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間實行的一種可憐的改良與妥協。這種改良的內幕就是：（一）英國政府向愛爾蘭富裕農民讓步，使他們容易購買地主土地，以促成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二）減輕地方行政的壓迫，以收買愛爾蘭的人心。一九二二年英國最後承認愛爾蘭自治領如加拿大一樣。實際上愛爾蘭的民族問題還是沒有真正解決。

馬、恩與  
愛爾蘭問題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愛爾蘭問題非常關心，並且給了世界無產階級之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際的模範。馬、恩的基本精神表現在那地呢？

第一，愛爾蘭是英國第一個殖民地，它脫離英國而獨立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愛爾蘭距離英國只一海峽之隔，英國固然便於

統治它，但由於英國壓迫之厲害，必然要使愛爾蘭走到脫離英國而獨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曾經這樣說：

『我會設法激起英國工人爲援助芬尼亞運動而舉行示威遊行……過去我們以爲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以爲是不可避免的，那怕分立以後弄成聯邦。』

馬克思這種觀點在當時是否正確呢？是完全正確的。因爲芬尼亞運動是要求愛爾蘭獨立，而且因爲這種要求，激起了愛爾蘭的民族運動，同時得到了一部分英國工人與他國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在客觀上說來，這種『不可避免』是可以靠當時的及爾後的以革命手段來實現。

第二，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正是脫離英國而獨立與土地革命。馬克思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上又補充道：

『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是：（一）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認爲愛爾蘭的脫離英國而獨立，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愛爾蘭人所必需的。只有愛爾蘭人來爲這需要而努力，這種需要是可以達到目的的。馬克思在此地所說的自治，並不是爾後一般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所了解的單純的『自治』，而是在一直做到脫離英國而獨立的自治，這種自治剛剛就是民族自決的

自治。同時，馬克思認為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與愛爾蘭的土地革命聯繫起來，因為愛爾蘭的土地，最大部分在英國的大地主手中，成為壓迫愛爾蘭人的強有力的武器。而愛爾蘭人的土地革命，正是摧毀英國統治愛爾蘭的堡壘，這種土地革命，正是愛爾蘭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問題，正是實現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先決條件，也就是達到這一政治目的所必採取的革命手段。

第三，英國工人要積極幫助愛爾蘭的獨立。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國際總會』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說道：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利益的，要求它與愛爾蘭斷絕現有關係……我在許久時期內，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高漲，可以推倒愛爾蘭所受的壓迫，我在『紐約論壇』上總是擁護這種觀點。但是更深刻的研究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却使我相信相反的情形：英國工人階級在未擺脫愛爾蘭以前，它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其根源就在於對愛爾蘭的束縛。」（參見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七卷『論民族自決權』）

馬克思認為愛爾蘭是英國反動統治的要塞，站在被壓迫的愛爾蘭人的立場方面，固然需要脫離英國而獨立；同時，站在壓迫民族的英國無產階級以至英國民族的立場方面，就要努力於幫助愛爾蘭人民實現脫離英國而獨立，這是解放愛爾蘭民族，同樣也是解放英國無產階級的本身。因為：



一，愛爾蘭不僅是英國貴族財產的主要來源，而且是他們極大的精神力量。英國貴族藉助於愛爾蘭這個工具的幫助之下，才在英國保持他的統治力量。

二，假如明天英國的軍警離開了愛爾蘭，則愛爾蘭的土地革命，就要馬上開始。可是，英國貴族在愛爾蘭的傾覆，其必然結果，就要引起他在英吉利的覆沒，也就是造成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決條件。

三，土地問題是愛爾蘭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問題，是與民族問題分不開的。在愛爾蘭推翻英國的土地貴族，較之在英國去推翻他，是比較容易的舉動。

四，「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民族」。『英國工人階級，如不擺脫愛爾蘭，他便一點也沒有辦法。』（以上參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二卷馬恩關於愛爾蘭的通訊）

因此，馬克思一方面號召英國工人階級來極力援助愛爾蘭，贊成其脫離英國而獨立，『那怕分立以後變為聯邦』；另一方面極力告訴英國無產階級，『要求與愛爾蘭斷絕現有的關係』，即是要求他打破對愛爾蘭的狹隘的『大國主義』，這種『大國主義』正是英國資產階級、貴族欺騙英國工人仇視愛爾蘭人的精神武器，也就是幫助敵人來束縛自己的武斷工具。

馬克思這種政策，雖然在爾後愛爾蘭的歷史發展中並未成為事實，但是，這種政策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是完全實際的，而且是無產階級解決民族問題的基

本方針。不過由於愛爾蘭本身力量之不足，領導工人，特別是英國工人階級長期處於自由派的影響之下，做了他們的尾巴，遂使愛爾蘭的民族運動不是走上革命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改良的道路。結果不是愛爾蘭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而是形式上自治、實際上仍被束縛於英國，直到現在亦如此。

列寧說：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真正以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了羣衆。只有這種政策才能使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至於將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至於由自由派爲反動勢力着想而來損傷這個改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做了一個最偉大的有實際意義的榜樣，指示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付民族運動；警戒他們不要沾染各個國家、各個種色以及各種言語的小資產者所持有的那種「奴隸式的急躁性」……

愛爾蘭及英國無產階級如果沒有採納馬克思的政策，沒把愛爾蘭獨立作爲自己的口號，他們就犯了最惡劣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忘記了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向英國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表示了讓步。」（「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卷）

## 第六節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  
之歷史的  
具體的提  
法

史的具體的提法：

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猶之對於一切其他問題一樣，決不是抽象的、機械的、片面的提法，而是歷史的、辯證的、具體的提法。就是說，把一定問題，放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國家或民族，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情勢之上，找出民族運動的一般規律性；同時把握到某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社會情勢中的具體特點；針對這種一般性以及特殊性，具體地提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策。這正是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所首先着重說到的：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的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例如講到該國的

以上各節，我們敘述了歐美民族運動的歷史，同時敘述過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具體國家的民族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現在，我們就來將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與策略，作一個總合與簡要的說明——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問題，現在，首先說到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族問題在方法上之歷

民族綱領），則還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之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七卷第二八九頁）

什麼是民族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呢？

第一，馬克思提出民族問題時，首先就要區別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國家民族：（一）他對於同一時代之不同國家的看法不同。例如，同樣是一八四八年的時代，他對波蘭人與其他斯拉夫人的看法不同；同樣是一八七〇年，他對普魯士與法蘭西的看法又不同；（二）他對於不同時代之同一國家或民族的看法不同。例如，波蘭還是波蘭，馬、恩在一八四八年時，擁護它的民族運動；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五月時，又認為它是『大胆的荒唐行爲』；而在六十年代又熱烈的擁護它。這猶之，同樣是一個捷克斯拉夫人，馬、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反對它的民族運動，而到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又擁護它的民族獨立一樣。看法不同，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同。

第二，就是要區別不同的民族運動的本質。在表面上看來，同樣是一個民族運動，是一個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運動，並且有時還是同一個民族的民族運動；然而在本質上，如果這個運動，是擁護當時的民族侵略者的，都是帶反動性的，不管這個運動在形式上，標榜如何漂亮的民族詞句。例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捷克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反之，如果這個運動，在形式上，還是貴族領導的，

非民主的，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而在實質上，這個運動仍是革命的。例如十七世紀四十、六十年代的波蘭。本質不同，看法不同，自然所採取的策略也不同。列寧說：『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僅僅當這運動真正是革命的。』（一九二〇年在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的報告）真意思就是如此。

第三，就是還要區別不同民族與不同階級：（一）區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對前者無條件的反對，對後者只要它是革命的，就加以擁護；（二）區別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前者無條件的反对，對於後者則不然。例如：意大利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及開始時，曾經也積極參加民族鬥爭，馬克思贊許之；而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及爾後不久，又由動搖轉為與敵人妥協，馬克思則反對之；既至五十年代又能回頭參加並領導民族鬥爭時，馬克思又認為它是革命的。此地還可以引證到一九〇三年列寧論波蘭問題，雖然當時的波蘭是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雖然當時波蘭的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的，但是列寧毫不視波蘭還存在民族矛盾，認為波蘭的資產階級，在某種局面之下，還可能站到獨立方面來。列寧這樣說：

『現在的波蘭問題情形與五十年以前根本不同了。可是現在這個情形是不能當着永久的。無疑的，現在的階級衝突已把民族問題遠遠的推到後面，可是，還不能絕對肯定的說（如果不想陷於理想主義的話）：某個民族

問題，就不能暫時出現於政治舞台前面。無疑的，在資本主義未顛覆之前，波蘭的恢復只有極少的可能性；可是不能說，它絕對沒有可能，不能說，波蘭資產階級不能在某種局面之下站到獨立方面來。」（『列寧選集』中譯本第三卷，『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一文）

這就是說，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但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具有他的特點。雖然他隨時具有與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去謀妥協的妥協性，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寧可倒到民族敵人方面來共同壓迫革命；然而，到底他還是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在民族壓迫之來，使他不能再行退讓忍受時，他也有可能重新站到民族獨立這個方面來，實行民族革命。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對他也有看法與策略之不同。

三，區別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同樣是一個無產階級，但是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間也有不同之點。即是說要區別他們中間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或精神上的區別。（參看『列寧選集』中文本第九卷第二四二——二四三頁）馬克思曾在愛爾蘭問題上，說服與教育英國的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他們中間存在的大國主義，要他們脫離英國資產階級的民族欺騙，斷絕對愛爾蘭人的仇視態度，贊助愛爾蘭的解放等等，並對他們兩方指出不同的任務。又如，在普法戰爭時，在普方自衛與法方侵略時，馬克思要求

法國工人『反對國民投票』，號召德國工人擁護自衛戰爭。而在反過來——法方自衛，普方侵略時，馬克思又要求法國工人：『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舉。』而對德國工人則號召他們起來反對德國的侵略戰爭。

四、區別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同樣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人民，但是在被壓迫民族中，既然有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則對於這兩個階級決不能看成一樣。這兩個階級在共同反對民族壓迫時，在革命的民族意義上，即不求民族獨立、民族統一與民族建國的事業上，一般說來，是可以聯合，可以一致的（還要看具體的時代與具體國家）。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大不相同了。如：

（一）無產階級能夠一貫地、澈底地、為民族事業奮鬥到底，資產階級則可能在中途動搖或退出革命又可能在退走之後重新回頭來參加革命。但缺乏堅持性與澈底性。（二）無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民生、發動全民力量，保證民族主義之完全勝利；資產階級可能只要民族主義，不要民主、民生，控制民衆運動，使民族主義不能澈底實現。（三）無產階級不僅為澈底的民族解放而奮鬥，並且還要為全人類社會解放，亦即為自身最終解放而奮鬥；資產階級則否，他至多只願意民族解放勝利，只願意把持民族運動勝利的成果，作為本階級包辦統治的工具。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普國自衛戰爭中，號召德國工人階級『把德國民族的利益與普魯士皇朝的利益分開』。一方面號召德國工人進行自衛戰爭，另一方面又揭發

俾斯麥的陰謀，不要使之「蜕化爲侵略戰爭，而趨毀滅之路」。在巴黎被圍開始，法國變爲自衛戰爭時，馬克思一面號召法國工人「應完成他們公民的義務」，同時要求他們「更切實地鞏固本階級的組織」去爲法蘭西新生命與我們無產階級解放的共同事業而鬥爭。（『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四、三六、三七頁）因此，在列寧所提出而爲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殖民地問題決議案上，曾經這樣說過：

『共產黨對於民族問題：第一，不以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則爲觀點，而以歷史的具體的尤其是經濟的形勢爲觀點。第二，要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從全國的普遍人民的利益區別出來。第三，把被壓迫的民族的獨立的、無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壓迫的民族區分開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方法上的基本精神。

民族問題  
之基本理  
論的出發  
點

民族問題在理論上之基本出發點就是：對於壓迫民族說來，壓迫其他民族的，不能成爲自由的民族；對於被壓迫民族說來，民族未得到解放，社會就不能解放。總的方向，是爲了人類社會亦即無產階級之最終解放。

既然，民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民族壓迫民族，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馬克思不僅說，『人壓迫人』——『階級壓迫階



級」，而且說到「民族壓迫民族」。在資本主義社會未顛覆以前，民族壓迫是不可免除的。同時，既然有了民族壓迫民族，則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馬克思主義，在他的理論與綱領中，不僅要最終消滅階級的區別，而且要消滅民族的區別，不如此，則不能實現其必然到來與最終奮鬥的目的。怎樣才能消滅民族的區別呢？首先要求得民族接近與民族融合。怎樣使民族接近與民族融合呢？要首先求得民族的真正平等。怎樣才能求得民族平等呢？一方面要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與勞動民衆起來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需要被壓迫民族人民起來打倒外國民族的壓迫；總之，要共同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若不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則一切民族的平等與階級的消滅是不可能的。」（列寧：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殖民地問題決議案」）

現在，首先說到壓迫民族方面，究竟壓迫民族的統治，是建築在什麼上面呢？固然，它一方面還依賴於壓迫與剝削本國的勞動階級與廣大民衆；同時非常重要的，是依賴於壓迫被壓迫的民族。它從被壓迫民族中，擷取無數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力量，來維持在本國的統治；藉此以增強對於國內無產階級的壓迫，以及對於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收買；同時，也就藉此來增強它對被壓迫民族的壓迫。因此，有了被壓迫民族的存在，有了本民族之壓迫其他的民族，則本民族的統治階級，就更有力量，就更加厲害的來壓迫本民族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因

而造成本民族是不自由的，『是何等不幸的』。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只差一步……看了愛爾蘭的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的民族，它自己是何等的不幸。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由愛爾蘭問題而發生的。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對於我無意的是：如果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建立軍事統治和創造新的貴族，那末，英國的情形就採取了另外一種局面。』（見『列寧選集』第七卷『論民族自決權』的引文）

這就是說，英國是一個壓迫愛爾蘭的民族，英國從愛爾蘭方面獲得了維護貴族統治的力量，促成了英國工人仇視愛爾蘭人的心理，結果也就發生了英國的卑鄙現象，加重了對英國工人的壓迫，使英國不能早些走上『另一種局面』，不能早些獲得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放與英國民族之真正自由。所以恩格斯說：『一個民族奴役於別的民族，它自己是何等的幸福。』

次之，在被壓迫民族方面，當着自己民族的經濟政治權力，都操縱在（或者被箝制在）壓迫民族手中，整個民族都處在火熱水深的陷阱之中，無產階級要求得本身的解放，必須首先推翻民族的壓迫，取得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自由，然後工人階級才能順利的發展組織與強大自己的力量，才能夠創造出為社會解放而鬥爭

的乾淨的便利的地盤，才能使於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不首先求得民族的解放，則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是無從說起的。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五日給馬克思的通信中說道：

「依我看來，大局的形勢如下：德意志爲着民族的生存，因巴登極（*Baden*）——即拿破崙第三之混名——浩註<sup>1</sup>而出於一戰。德意志如屈服於巴登極之下，則那那帕特主義，在許多年中便鞏固了，而德意志在許多年中——或許多代中——便敗滅了。至於德意志工人運動更無從說起，因爲一種企圖民族生存的爭鬥將耗去一切精力，德國工人最好也不過落在法國工人的窠臼中。德意志如果勝利，則法國那那帕特主義一定敗滅，而那種因德意志統一的長久紛擾畢竟也被剷除，於是德國工人可以在一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民族標準上組織起來，法國人也一定會比在那那帕特主義之下，獲得一種較爲自由的地域。德國各階級的人民的全部羣衆已經看出了他們首先當注力於民族的生存，才可以因此馬上抬起頭來。」（見「馬恩通訊集」）

這就是說，當德意志處在法國侵略之下，德意志工人，一定要首先取得民族的生存，打倒法國的侵略，然後德國工人及德國全體民衆才能抬起頭來。不然，如果德國因戰敗而滅亡，德意志民族已不能生存，則德國工人運動更無從談起。我們還可以引證恩格斯在七十年代論到西班牙問題時，也會在他所著的「共

產主義與巴枯寧主義」一文中說道：

「西班牙是一個工業很不發達的國家（按西班牙亦曾處在法國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第三的侵略蹂躪之下。一八七三年三月，西班牙只在表面上宣佈爲共和國——浩註），所以說不上勞動級階的即刻解放。在這種解放未實現之前，西班牙還須有預先幾步的發達，並且還須把許多障礙物除去，在最短期的時間內，踏過這預先的幾步，並迅速除去這些障礙物——這種機會共和國已貢獻出來了。西班牙的勞動階級，只有藉實際參與政治的力量，才能夠利用此機會。」

可是當時西班牙雖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然而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亦更必須真正去肅清這民族的與內部的障礙物，取得真正民族獨立民權自由，然後才能夠達到自己社會的解放。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堅決反對巴枯寧派在西班牙所舉行的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尤其是一八七三年），他們不估計到西班牙的民主革命還未完成，企圖以少數人的「英勇」行爲以號召一羈總同盟罷工，就可以推翻現政權，而立刻達到社會主義。所以恩格斯在以上這篇論文中，曾經這樣批評巴枯寧派：

「他們的根本錯誤原則，就是以爲勞動者除了無產階級即刻得到充分解放的革命之外，其他革命不可參加……結果除了對於革命鬥爭的工具作一種無辦法的和一種無意識的破壞之外，一無所有。」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之理論上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解決民族

問題的基

本策略

根據以上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民族問題在方法上在理論上

的基本出發點，現在我們就來講講馬、恩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的具體的策略。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怎樣具體的來解決民族問題。列寧曾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文的結論中說：

起來——馬克思主義，全世界底經驗和俄國底經驗，把這個民族問題綱領教給工人們。』

可見，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就是：

- 一，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決之權；
- 二，各民族工人團結起來。

這個基本策略，就是根據前面所說的出發點而來的。現在，就來分別講到這幾個問題。

第一，民族自決。馬克思主義民族綱領上的民族自決就是政治的自決；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其他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民族在政治上不隨意脫離壓迫民族的自由權，就是用民族自決的方法來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

馬克思根據『壓迫其他民族的、不是自由的民族』的出發點，得出壓迫民族

的工人階級以至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切實贊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即民族自決。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根據德國工人運動的利益，要求德國勝利的德謨克拉西，宣告並實行被德國所壓迫的民族的自由，他們不僅一般地要求德國人援助波蘭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具體的要求德國與俄國一戰，這樣才能真正幫助波蘭民族的解放，實現波蘭民族的自決；同時堅決揭露與打擊德國的資產階級之口頭上宣言援助波蘭，實際上把波蘭作為德意志領土的吞併政策。在普魯士資產階級叛賣革命，並幫助俄國去壓迫征服波蘭民族運動時，馬克思是極力號召工人階級以示反抗。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為英國工人的革命鬥爭起見，要求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在愛爾蘭未脫離英國而獨立之前，『英國工人階級連一點辦法也沒有』。並且要求英國工人的黨，把愛爾蘭獨立一條成爲自己的黨綱。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寫信給恩格斯說：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做些什麼呢？我以為他們應當把聯盟破裂（所謂聯盟，就是指英國與愛爾蘭聯盟，所謂破裂聯盟，就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作爲自己綱領內的一條，這就是愛爾蘭解放底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愛爾蘭所需要的是：（一）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爲了要使愛爾蘭脫離英國獨立的行動，能夠成爲現實，甚至於補充說

過，只要愛爾蘭能夠脫離英國而獨立，「那怕他將來弄成聯邦」。

此地應當說明，馬克思爲了要達到愛爾蘭的民族獨立，容許愛爾蘭與英國「弄成聯邦」，但是馬克思決不是聯邦主義者，而是集中主義者。馬克思不贊成聯邦主義，並不等於他絕對反對聯邦主義。此地，馬克思把聯邦主義看成是「達到完全民主主義的集中主義」的唯一道路；就是說，「與其民族不平等，則不如聯邦之爲愈」；就是說，與其讓愛爾蘭受到英國的直接壓迫，亦寧願愛爾蘭與英國有聯邦制度。這種聯邦主義也是達到愛爾蘭的完全德謨克拉西的集中主義的可以采取的過渡形式。不過，馬克思的中心策略決不是聯邦主義，而唯一是愛爾蘭的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完全民主的集中主義。

同時，還要說明，無產階級要堅持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那怕這個民族在反對某一個強大壓迫民族的鬥爭中，可能有被其他另一個強國所利用，這時也少能放棄承認其民族自決權。列寧在揭破那般藉口這種情況來拒絕承認自決權的分子時，就這樣說過：

「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底民族解放鬥爭，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被其他另一個「大」強國所利用，以遂其同樣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情形，少能逼迫社會民主黨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猶之資產階級屢次利用共和主義的口號以達其政治欺騙和財政掠奪之目的，這種情形，不能逼迫社會民主黨放

棄自己的共和主義是一個樣子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馬克思堅持這個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一方面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普魯東主義者作鬥爭，因為他們『爲着社會革命』而否認了『民族問題，因為他們把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看成與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的解放無關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反對英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所傳染到工人中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是帶着輕視甚至仇視愛爾蘭人的心理。馬克思把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壓迫其他民族的、不是自由的民族——提到第一位，也就是堅決贊助民族自決。

列寧堅持與發展了馬克思這種政策曾經這樣着重的說道：

『馬克思只有提出這樣的要求，才以國際主義的精神真正教育了英國的工人，只有這樣馬克思才能把這歷史任務之革命的解決與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對立起來……只有這樣，馬克思才會並且在民族問題之解決方面，也拿羣衆的革命行動與那種口頭上的和往往是假仁假義的承認民族平權和民族自決權的態度對立起來。』（『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卷第二一八——二一九頁）

『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能只限於用擁護的千篇一律的爲各層和平的資產階級所重複的空話，去反對吞併與贊成一般的民族的平權。……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那種強迫壓迫民族歸併於某國版圖以內的政策，這就是說，無



產階級不能不爲自決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應當要求：爲「本」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上分立的自由，否則無產階級底國際主義只是一種空話，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底工人之間即不能有相互的信任與階級的團結，而民族自決底改良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的擁護者的假面具還是沒有揭破。」

（『列寧選集』第九卷——『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

第二，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團結。壓迫民族的工人應當堅持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團結，而這種團結是以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爲前提的。當法國進行侵略戰時，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宣言上最後指出：「在官場的法蘭西與官場的德意志進行自相殘殺的搏鬥時，工人們却相互致送和平與友愛的感詞。」這就是說，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應當在侵略戰爭中堅持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實行堅固的團結，主張本國政府的失敗，主張被壓迫民族的自決，來表示自己工人階級的團結。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亦應當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謀團結，堅決不渝的贊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以達到打倒共同的敵人——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最終目的。

特別在被壓迫民族方面，更加要堅持這個原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要在堅決爲解放本民族的鬥爭中，絲毫不能有仇視壓迫民族之工人階級的心理，要與他們及全世界工人團結。不要忘記，被壓迫民族的工人與壓迫民族的工人與其他

國家工人的團結，是解放自己被壓迫民族之必不少的勝利條件。不要忘記，推翻民族壓迫者，是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共同事業。不要只限於本民族解放之自願自的現象，解放了本民族，還要繼續為解放本階級而鬥爭。不要忘記，各國工人階級共同奮鬥的目標，是消滅階級與民族的差別，是共產主義新社會。馬克思在普法戰爭中，完全贊成站在自衛方面的、國際柏林支部對巴黎支部的回答：

『我們以十二分誠意擁護你們的抗議，我們敢立大的誓言，任何軍號的響聲，任何大砲的轟聲，任何勝利，任何失敗，都不能使我們拋棄我們共同事業——全世界工人聯合的事業。』（見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五頁）

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八月給馬克思的信中所提出，而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普法戰爭開始的基本策略，就是，一方面承認普國是自衛戰爭，同時要求德國工人政黨，應當『不停的鄭重主張德國與法國工人團結起來』。

沒有這種被壓迫民族工人與壓迫民族工人之親密團結，是不容易從雙方夾擊敵人取得更快更大的民族解放勝利的。也只有這樣親密團結，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勝利就能成為社會解放之第一步的勝利。

因此，列寧又告訴我們：

「另一方面，被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應特別堅持和實行那種壓迫民族的工人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完全的、絕對的統一；組織上的統一也在內。沒有這種統一，則在資產階級底一切妥協叛變和欺騙之下，就不能堅持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該國無產階級就不能與其他各國底無產階級實行階級的團結一致。」（『列寧選集』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九卷第二一七頁）

無產階級  
在民族自  
衛戰爭中  
的任務

如果這種戰爭是反對民族侵略的敵人，是為貫徹自己民族解放統一的事業，是為打擊、削弱與消滅當時侵略者的力量，則這種戰爭，無疑義的是革命的、自衛的、正義的戰爭。對於這種民族自衛戰爭，壓迫民族及其他國的無產階級應當切實的加以援助，特別是在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應當用『敗北主義』，主張本國政府的失敗，以來具體援助被壓迫民族。至於在被壓迫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其最中心的任務，就是要竭力爭取本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普法戰爭所給予我們的正確的模範的策略，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在民族自衛戰爭中，被壓迫民族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被侵略國家的工人『應當完成他們公民的義務』。馬克思根據上述對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在普法戰爭末期，法國轉為自衛戰爭之時，曾經這樣警告法國工人：

「法國工人階級現在是處在最困難的情況之下，正在敵人敲着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舉，法國工人們應當完成他們公民的任務，但不應爲一七九二年的民族回憶所誘惑，如像法國農民爲第一帝國的民族的回憶所欺騙一樣。」（『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七頁）

馬克思根據當時法國情況的具體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敵臨城下，工人們不應該起來推翻自己的政府；第二，但是當時法國的政府是以退爾爲首的政府，這個政府一開始就是私謀與俾斯麥妥協出賣法國。所以，馬克思要他們不要一般地去重複過去法國大革命時之『祖國危殆』的口號而受到誘惑，要他們時時注意政府的叛賣行爲，同時還是要盡自己公民的義務。這就告訴我們：（一）被侵略國的工人應該成爲抵抗侵略的中堅分子，猶之在普國自衛戰爭中，普國工人成爲抵抗侵略的柱石一樣；（二）在被侵略國中，工人應該對自己的祖國，負公民應有的責任，應當保衛自己民族的祖國，打倒敵人的侵略，同時要監督政府，不讓自己的祖國爲如退爾這樣的人所出賣；（三）巴黎工人「容忍他們（指國防政府的首要人物如退爾等——浩註）的僭位行動，完全是以他們利用這政權在保衛祖國這一點爲條件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三九——四〇頁），因此，馬克思認爲在大敵當前之下，法國工人不應當推翻政府

（雖然他們實質上是企圖投降——然名義上還是要保衛巴黎），應當去盡公民的義務。可是，在退爾政府的叛賣行爲已經暴露，「羣衆已經起來時，馬克思就和他們一起前進」。（列寧）這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被侵略民族的工人去保衛祖國的。而他的「工人階級無祖國」（『共產黨宣言』）的口號，則是指壓迫民族而言，指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而資產階級已經統治了政權的國家而言；在這般國家，工人們除了直接創造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祖國之外別無出路。而在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與國家，這裏的工人階級應當去保衛祖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在抵抗民族侵略與謀民族解放的條件下，工人階級應當有條件的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但同時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就早已指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這個光明磊落的政策，在那裏說：

『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努力於一切國家民主政黨的聯盟與團結。  
共產黨人鄙棄把他們的立場與意見隱蔽起來，他們公開聲明他們的目的的。』

這就是說，在一般民主革命運動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這裏的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人，就應當在抗敵救亡與建立獨立自由的民主國家的條件上，可以而且應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建立聯盟。這種聯盟的目的，爲的是要鞏固民族的力量，爲的是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爲的是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但同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聯盟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因為（一）無產階級今天爲了民族解放而鬥爭，將來還要爲着社會解放而鬥爭，沒有這種獨立性是不行的；（二）無產階級政黨是民族解放的最堅決最徹底的先鋒隊，沒有他的堅持性與徹底性則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保證是缺乏的；（三）打倒侵略者是有賴於被壓迫民族的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之共同努力，沒有這種獨立性是不容易謀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來順利打倒侵略戰爭的。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號召德國工人來堅持自衛戰爭時，同時指出德國民族與俾斯麥之分別；在警告法國工人不要推翻政府時，同時要他們不要爲退爾的背叛所欺騙。他的中心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爲了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就是爲了堅持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不致使民族自衛戰爭，可能爲資產階級的中途動搖與妥協所出賣，不致使民族解放的勝利，變成少數人的特權與私利。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立場，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殖民地決議案上這樣說到：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地妥協或協作，但是絕不能與他們混合，而要保持無產階級運動之獨立性，雖然這種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第三，爲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而鬥爭。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在反對民族侵

略的自衛戰爭中，究竟爲什麼樣的政權形式而鬥爭呢？換句話說，在民族自衛戰爭勝利之下，應當成立什麼樣的國家政權呢？如果說，在壓迫民族中民族國家已經成立，資產階級已經獨特統治，亦即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的國家，無產階級所爭取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那麼在民族還未獨立，民族國家還未建立，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還未完結的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所爭取實現的，則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爲了德國革命勝利的需要（即剷除君主政體與民族統一），即明白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主張有建立單一不可分離的德意志共和國之必要』。（『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在當時『新萊茵報』主要的綱領之一，就是『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之後，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在起草的『共產主義同盟告同志書』中，仍然指出『無產階級不僅應當堅持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國，而且要達到把力量掌握在國家政權手中底最堅決的集中主義』。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國際第二封告同志書中，最後向一切國家工人階級提出『共和國萬歲！』的口號，這對於被壓迫民族工人說來，就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此外，在意大利問題中，馬、恩堅決贊助加里波利的『民主共和國』的政綱，而指斥馬志尼的民族機會主義，因爲他不但對於『民主共和國』的政黨表示消極，而且事實上是幫助了加富爾之君主立憲派的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既把民主共和國作為被壓迫民族所需要的政權形式，那末，這種民主共和國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權實質呢？我們應當說，這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實質就是：

第一，是民族完全獨立的。即是說，完全解除了民族壓迫，取得了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且保障這種民族獨立與自由。這種共和國，一方面不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同時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國。就是說，一方面不受外來民族的壓迫，同時也不去壓迫國外與國內的其他民族，對內對外，都處在民族真正平等的地位。

第二，是民權完全平等的。即是說，在這民主共和國之下，國內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大家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都有參加政權的自由，各級官吏都是民選的，對民負責時，不負責者可依民意更換之。也就是說，實現真正是大多數民衆有權利的民主政治，不是少數人壓迫大多數國民的政治武器，是各個革命階級共管共享的國家政權，不是那一個階級特出包辦的國家政權。

第三，是能改善民衆生活的。民主共和國並不取消財產私有制，但是，必須使國民大眾都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有事做。在這中間，自然是使農民有田耕，廢除苛雜重担；使工人有工做，改善勞動條件；使貧苦學生能讀書，做到對他們的免費教育；使各界職業者都能因才而用。也就是說，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民主共和國的實質即在於此。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民主共和國，並不是舊的法蘭西共和國，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評考茨基的『福特網領』時，說明了自己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他說：

『……這樣說來，是統一的共和國，但這不是指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而言；法蘭西共和國並非別的，只是一七八九年所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每一個省份和每一個鄉里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也是我們應該有的。』

恩格斯的意思，是說那時法蘭西共和國，只不過是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國家，只不過是沒有皇帝的共和國而已，但是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只是在法國一七八九——一七九八年的各省與鄉村中才是民主主義的，但這些不過是局部與暫時的現象而已。在歷史上，那些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資產階級已經奪得政權的共和國，真正說來，都不是民主主義的，而只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而已。至於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共和國，則是各階級參政民衆都有利益的民主主義共和國。

這個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取消了資本主義私有制，

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達到並實現消滅階級並準備走向高度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過渡的國家形式。至於前面所說的民主主義共和國，仍然是不超過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範圍，其經濟基礎，仍然是建築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上，而且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這種共和國，自然還不是取消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共和國，既不是資產階級獨治政權的舊的共和國，也不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剛剛是還不超過資本主義範圍、能謀全民族全人民共同利益之民主主義共和國。

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宣佈自己需要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真正要為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而鬥爭。但是，這裏的無產階級，同時也不絲毫隱蔽自己的獨立政治面目，即是說，無產階級不僅要第一步爭取民主主義共和國，而且要第二步為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鬥爭，最終還要為實現全世界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民主主義共和國較之社會主義共和國其民主與進步成分是相差甚遠，但較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其民主與進步成分却是要多得多。民主主義共和國正是無產階級在完成民族獨立之後所應爭取的政權形式，同時民主主義共和國也就是走到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近便途徑。

恩格斯繼續上面的批評時說到：

「……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問的，就是我們的黨與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列寧解釋這點，說道：「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最近便的途徑」）。」（以上是『國家與革命』引文與解釋）

並且，根據列寧的解釋，在這樣的民主主義共和國之下，在人民的民主權利極自由的條件之下，是可以『想像的』和平的轉到社會主義。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一方面，說到恩格斯的意見，『正因為那時德國缺乏共和國與自由，所以『和平』道路的幻想簡直是荒謬的』，但同時又說道：

『恩格斯十分小心地使自己不致掣肘，他承認在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和平的發展到社會主義』。（『列寧選集』中譯本第十二卷解放社版『國家與革命』第四章第四節）

國際主義  
義與民族主義

此地就來說說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我們所說的國際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換句話說，就是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全部的革命鬥爭的理論與策略，就是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主義。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換句話說，就是馬克思的民族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中之局部的民族革命鬥爭的理論與策略，就是為推翻民族壓迫與

實現民族之真正獨立自由平等的主義。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包含局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後者正是前者的組成部分；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正是實現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之必要步驟；也只有實現無產階級全部的國際主義，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才能最終與澈底的完成。具體說來，馬克思主義指出壓迫民族及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應當堅決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實行與被壓迫民族及各國的工人團結，這就是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民族問題的策略，亦即他們的國際主義。同時又指出，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應當堅決去爲本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實行與壓迫民族及其他國家工人的團結，這就是這樣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亦即他們的國際主義。『工人無祖國』是針對那些壓迫民族或國家的無產階級而言，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用推翻本國政府來贊助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這是他們應有的國際主義。『應當盡公民的義務』，這是指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而言，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來保衛自己的祖國，爲澈底的民族解放而鬥爭，這是他們應有的民族主義。總的目的，無論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都是或先或後的爲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全部的或最高的國際主義。這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相互關係。

至於說到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那我們就要認清：在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對自己的民族，沒有任何民族主義，就只有無產階級的國

際主義，這種國際主義，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是主張本國政府失敗的『敗北』主義，這裏只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絕對對立。然而，在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對自己的民族，不但有民族主義，而且他的民族主義是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的革命政綱上，可以相容，可以一致的。亦猶之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一定革命的政綱上，可以相容，可以一致的一樣。而且無產階級的政黨，可以去為這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整個的民主主義之澈底實現而奮鬥，為什麼呢？因為：（一）反對共同敵人；（二）向着最近的共同目標前進；（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澈底實現，是無產階級澈底的民主主義勝利的先決條件；（四）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只有在與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結合，才能充實，才有力量，才能夠澈底實現。在這兩個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中，存在有他們的共同點，這種共同點正是這些不同的革命階級以至成聯盟的根據。

然而，常常使人易於忽略的，就是在被壓迫的民族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間存在有他們的不同性，亦猶之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都存在有他們的不同性一樣。什麼是不同的地方呢？（一）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能夠澈底的完成民族解放，因為

無產階級是被壓迫民族中最受壓迫的階級，而且有全部科學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以爲指導。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常常不能徹底的完成民族解放，因爲資產階級是被壓迫民族中統治的、至少是受壓迫最小的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力量強大的被壓迫國家或民族，其中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更大。如果說，在美國，部分說來在法國的民族運動中，資產階級可以完成他當時的民族革命，但在十九世紀以來，因爲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歷史證明，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就不能至少是難於單獨勝任了。（二）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與無產階級的全部民主主義接連不分的，而且是願爲全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因爲要徹底完成民族主義，必需實行民主主義以至民主主義，然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整個民主革命才有胜利的保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有時拋棄民主主義，更不去談民主革命；有時容在全部民主主義，但不願去真正的全部的實現它，因爲他愛好獨佔民族主義的領導與勝利，而不願民衆分肥，特別是懼怕無產階級力量之發展，這種單純的或空洞的民族主義自然就缺乏胜利的保證。（三）實現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徹底的民主主義之基礎與前提。無產階級實現了他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還要去實現他的徹底的民主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則不然，即令他的民族主義實現，也難於實現他全部的民主主義，即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也談不到再進一步了，這時，他不可避免的要被歷史淘汰了。

這也就決定了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之澈底性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之不澈底性。

被壓迫民族的共產黨人，要認清這一點，所以他的民族主義，雖可以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在一定條件下，攜手前進，然而他決不能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至民主主義混爲一談。如果說把兩者融爲一體，那便是十足的糊塗。所以這裏的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中，應當保持其獨立性，只有這樣，則民族解放的事業，才有勝利的保障，只有這樣，則無產階級走完了第一步，才能走上第二步。

至於再說到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問題，這也是與本題有關的。有人說，有了對外的民族鬥爭，就不存在民族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樣說法是不合乎歷史事實，不合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上既然存在階級，既然存在階級鬥爭，這種階級與階級鬥爭，並不因爲有了對外的民族鬥爭而忽然取消，並不能劇然隨着人意把它取消。民族之內既然有階級，民族鬥爭中仍然存在着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隨階級而產生，老早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的。它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火車頭，過去有階級鬥爭，今天有階級鬥爭，將來仍然有階級鬥爭，只有階級消滅，階級鬥爭才隨之消滅，而這正是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標。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正表現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之民族主義之不同點上面；正表現在

統治階級之極力控制民衆，抑壓民主，不願改善民衆生活上面；正表現在無產階級與廣大民衆之要求民主要求民生這樣才利於民族鬥爭上面。在革命的民族聯盟中，階級鬥爭，正表現在不同政黨之磨擦、鬥爭，有時走到破裂上面；正表現在資產階級政黨之極力防範、限制與排擠無產階級政黨上面；正表現在無產階級政黨之力圖民族鬥爭的澈底勝利有所要求與統治的政黨上面。總之，在民族鬥爭中，階級與階級鬥爭仍是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告訴我們，即大而言之，民族利益是服從階級利益（壓迫民族的工人要反對本民族統治的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的工人，要在完成民族解放之後，走上無產階級的民族聯合——以期共同達到解放無產階級之最終目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告訴我們，即小而言之（即對被壓迫民族工人階級言之），階級利益要服從民族利益（被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必須首先爭取民族鬥爭的勝利）。這就是說，共產黨人在壓迫民族中，應當指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還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時就應當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應當指導階級鬥爭去服從民族鬥爭，應當儘可能使存在的階級鬥爭不要發展到障礙民族鬥爭，使存在的政黨間的磨擦不致去危害民族聯盟。然而共產黨人，既沒有權去製造階級鬥爭，也沒有權去取消階級鬥爭，也不會去放棄階級鬥爭，更沒有權去干涉與取消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對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不過這裏的共產黨人，根據無產階級



的民族主義，亦即國際主義，能夠指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去適應民族的鬥爭，他不僅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且是民族的代表。可是，這裏的資產階級及其他政黨却要擴大他們階級鬥爭，毫不讓步的去與工人農民及工人政黨鬥爭，以致妨害民族鬥爭，有時分裂民族聯盟，那又怪誰誰負責呢？至於在民族矛盾佔主位時特別是在民族抗戰中有人打起馬克思主義的招牌，冒充代表無產階級，故意把階級鬥爭提到第一位，來破壞民族抗戰來分裂民族聯合戰線，這自然是民族鬥爭的敵人，同時也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在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之對立的統一，只有這樣來了解其中關係與運用這一原則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西歐民族運動中，一面反對普魯東與巴枯寧的左傾錯誤，他們否認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為國際主義就不能有民族主義，否認在被壓迫民族中，存在着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否認在這裏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一定條件下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可以符合，否認這裏的無產階級應當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奮鬥；另一方面，他們又反對德國拉薩爾派及意大利馬志尼的右傾錯誤。前者認為當時德國的民族統一事業，只要靠俾斯麥去幹就夠了，德國工人階級不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性，德國工人階級只要去跟隨俾斯麥

走就完了，不應當有任何獨立的行動；後者是只願意追隨加富爾派（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之後，只迎奉加富爾派去領導意大利的統一，不願意發動民衆的獨立行動。所以兩者或錯誤，都是在被壓迫民族中，忽視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區別，拋棄自己的獨立立場，一味去遷就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專門去做統治階級的尾巴。總之，無論是「左」是「右」的錯誤，同樣是機會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所以馬克思公開指責拉薩爾「在客觀上背叛了工人運動與投降了俾斯麥」，爾後材料證明，拉薩爾是與俾斯麥有過勾結。

#### 第七節 歐美民族運動的經驗教訓

總結起來，歐美的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給了我們一些什麼經驗教訓呢？

我們研究了這個時期歐美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的歷史，就很顯然地看出了：勝利的經驗教訓，失敗的經驗教訓以及總的經驗教訓。現在分別來說一說：

##### 第一，什麼是勝利的經驗教訓呢？

在這個時期中，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是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勝利的國家，從它們的勝利中可以看出這些經驗教訓：

一，這些勝利是從堅持長期的艱苦的抗到底的民族自衛戰

勝利的經驗教訓

爭所得來，而不是從屈服妥協投降所得來。美國有第一次七年獨立戰爭，第二次對英戰爭，第三次南北統一戰爭；法國也有幾年的對外戰爭，德國也有三次戰爭，意大利又是四次戰爭，就是十六世紀的荷蘭，也經過對西班牙的戰爭，十七世紀的英國，也是經過對荷蘭的戰爭。這些戰爭在開始時，都是敵強我弱，敵勝我敗，都是從持久抗戰中，增強自己力量，削弱敵人力量；都是抗戰到底，中途不和平妥協，這樣最後才取得敵敗我勝的勝利。也只有這種持久的長期的抗戰，經歷百折不回的苦打苦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那一個國家的勝利，都不是從僥倖一時的『速勝論』中所得來，更不是從屈服妥協投降的『亡國論』中所得來。雖然這些國家在自己的自衛戰爭中，客觀上都存在這種危險，主觀上也有過這類險象之部分的發生，然而，他們確能堅決無貳的克服這種危險，達到最後勝利，尤其是美國的經驗教訓，特別明顯的告訴了我們。

二，這些勝利都是內部大體團結，同時堅決反對和平妥協中所得來。美國當時那種內部團結與堅決反對和平妥協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同樣，法國在『祖國危急了』的號召之下，是如何團結一致，上下一心，去對付國外敵人，其模範精神更無討論。就在德國，雖然階級對立很明顯，但擁護民族自衛戰爭時，還是相當一致的。在意大利雖然加里波的民主革命派與加富爾的君主立憲派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反抗侵略與統一意大利，大家意見仍是相同的。內部團結是

戰勝外族侵略的先決與中心條件，然而這種團結，決不是無原則的團結，而是在「抗敵第一」的原則之下謀團結，凡是主張堅決抗戰的，就精誠攜手起來，主張和平妥協或賣國求榮的，就把他堅決驅逐出去。美國華盛頓之反對內部的妥協派，法國之同時驅逐本國的保王派、貴族與基倫特派，意大利之同時反對羅馬教皇，這都是爲了團結抗戰所採取的必須驅除內奸的正確步驟，不如此，就不能抗戰到底，就不能最終戰勝國外的敵人。

三，這些勝利都是離不開廣大民衆的參加。對外抗戰是全民族的戰爭，無論從軍、生產，無論前方、後方，沒有廣大民衆參加，是決不能勝利的。美國戰局之轉敗爲勝，是在組織五十萬新義勇軍之後；法國擊退外敵，是由於個個青年男子從軍，個個婦女參加後方工作，甚至老人做宣傳隊，兒童做看護生，即是全體民衆參加抗戰所得來。德國、意國發動民衆是非常不夠，但致勝之路，沒有相當多的民衆參戰，是決不成功的。就是匈牙利的抗戰，貴族們也了解到也得要掀動農民起來。發動民衆參戰，有賴於民主政治之發揚，亦賴於民衆生活之相當改善，法國在這一點上做待特別好，所以，不怕當時內外敵人夾攻，不怕戰局那樣困難，但終能戰勝內外之敵。美國在民主政治與改善生活上，也有相當成績，不然就不會發動那樣多的民衆抗戰。德、意的情況不同，但爲了作戰統治者對民衆亦不得不施行些許讓步。總之，爭取長期抗戰勝利，必須發動民衆；發動民衆，

必須發揚民主與民生，古今中外，此理正同。

四，這些勝利也離不了善於爭取外援。如果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而專門依靠外援，或者主要依靠侵略者去反抗侵略者，這都是民族自殺主義，決不能勝利；但是，只依靠自己力量，絕對不去爭取外援，這又是民族左傾幼稚病，也不會勝利。正確的道理，是依據具體的國際形勢，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抗戰，但同時不絲毫放鬆爭取一切有利的國際形勢，孤立敵人，削弱敵人，以增強我之力量；抗戰愈堅持，自力愈強大，則國際幫助亦愈大，這是被侵略民族或國家在反抗某一個主要敵人時所不可缺少致勝的條件。美國的例子，就在於它善於利用英與法、西、荷諸國中間的矛盾，利用幾個國家特別主要法國的幫助，集中火力來反抗侵略者的英國；英國勢力打倒後，自己的力量強大，德國也終得讓步，美國也終於獨立。法國自衛戰爭中，雖是同時打幾個侵略國家，但是打的辦法，也是用各個擊破。德國的外交用得巧妙，但亦逃不出『中立一個，聯合一個；先打這個，再打那個』的辦法，也就是利用敵人矛盾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辦法。意大利在一八五九年不正確的主要依靠了侵略的法國去打侵略的奧國，結果在當時還是達不到目的，延遲了解放之路，這是相反的例子。因此，爭取有利的外援，這是弱者戰勝強者必要的手段。

失敗的經驗教訓

第二，什麼是失敗的經驗教訓呢？

在這個時期中，波蘭、斯拉夫、愛爾蘭，都是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失敗了的國家（在真正獨立意義上說來，匈牙利也是相當失敗的國家），從他們的失敗中，可以得出這些經驗教訓：

一，依靠侵略者去謀民族獨立與建國者必失敗。斯拉夫的民族運動是標本式的例子。他們不靠自力更生，他們不去真正結合自己的民族力量，他們不去與反侵略的民主陣線聯合，反而去做俄奧侵略國家的頑強工具，反而去幫助他們『爲虎作倀』，擴大侵略力量，反而去幫助侵略者鎮壓革命的民族的民主的運動，結果怎樣？在這個時期中，只能是『死亡的民族』，是反動的民族運動，是民族運動的失敗。這就充分的教訓了今天在被侵略民族中，主張聯合侵略者，主張走德意路線的人了。如果照他們這樣主張做去，就不免要走十九世紀斯拉夫人的道路了。

二，國內不團結，民主不講，民生不要，不發動廣大民衆抗戰者失敗。波蘭是標本式的例子。他們的民族運動，只由貴族領導，政治落後，民主民生是一點也談不上，廣大農民也不願去發動，結果，幾次民族運動就幾次失敗。匈牙利雖然好一點，但是民族運動領導者，總不願去真正改革政治，發揚民主，改良民

生，總不願去發動廣大農民，結果雖有好時機，而不能充分利用，一時勝利也不能堅固撐持，稍一失敗，就易蹶難振，結果，只有走到名則聯邦，實則受奧左右的道路。愛爾蘭的例子，也說明了他們如何不能發動民衆，以致於勞而無功。這就告訴我們，一個落後的腐敗的國家，要踏上先進道路，去對抗一個強大侵略國家，而且還要去戰勝它，那末，只有堅決團結內部，改革政治機構，堅決發揚民主精神，使全國民衆都有發揚抗戰精神的機會，都能在抗戰中出一份智力與體力，只有發動全民族的人民起來抗戰，則抗戰力量，才算充實，才能源源補充，才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最後也需得盡量改善民衆生活，使民衆有物質的相當保障，得以在抗戰中充分供獻自己的力量。在抗戰建國之過程中，民族主義是與民主民生不可分離的，在民族是高於一切的原則之下，講求民主民生，不但不破壞這個原則，而且是充實這個原則，這是民族解放勝利的基礎，這也正是這般失敗國家所未能做到的。這就充分教訓了今天在被侵略民族中，主張加緊磨擦不顧大局，或者主張只要民族，不要民主民生，不要發動民衆的人了，如果照他們這種主張做去，就難免於十九世紀的失敗民族運動的覆轍。

三，不積極與壓迫民族的革命勢力，及與以平等對我的民主勢力聯合者失敗。匈牙利是一個標本的例子，他門不去積極援應維也納的革命，不去與壓迫民族的革命勢力聯合，而自圖一時之僥倖，坐視朋友之困難而不顧，結果朋友受到失

敗，自己也跟着失敗。他們不積極與當時德國的急進民主派攜手，不願意積極取得他們的幫助以謀自己民族力量之加強，他們把民族解放的事業看成是單獨的事，結果，自己吃虧。這就告訴我們，被壓迫民族應當盡力去推動敵國內部革命勢力的發展，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緊密的結合起來，促進與發展壓迫民族中革命運動，並積極援助之，這是打倒共同敵人的攻守同盟政策，內外夾攻敵人的辦法。同時，還要認清以平等待我之民主勢力或民族力量，而與之精誠攜手，不要受到敵人的挑撥離間，不要出賣自己的朋友，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又正是這般失敗的民族國家所未能做到的。這就充分教訓了我們今天在侵略民族中，仇視敵方人民以及還對國際真正朋友抱成見的人了。如果照他們這種主張去做，就難免於十九世紀的失敗民族的前例。

### 第三，什麼是總的經驗教訓呢？

從這個時期的歐美民族運動與民族建國的經驗教訓中，無論勝利的民族或失敗的民族，都告訴我們一個最可寶貴的經驗教訓，這個經驗教訓就是：無產階級是民族解放事業中最堅固的支柱，他的政黨——共產黨，是民族解放事業中最先進與

最澈底的代表。他的主義——共產主義是民族革命勝利之最正確、最澈底、亦即最有保障的武器。在美國、法國的民族獨立統一與建國的事業中，固然那時還沒

總的經驗教訓



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因為還沒有近代的無產階級，然而那時這些國家的無產羣衆勞動者，無論在軍隊中，在一切民族鬥爭中，都是民族的中堅力量，沒有他們參加，這種民族事業決不能勝利的。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就已經有了無產階級，並且還有了這個階級先進代表——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的共產主義，以及共產主義同盟與爾後第一國際的組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德國的統一抗戰是起了如何偉大的推進與堅持作用，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全德國民族的利益，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是如何爲着德國的民族事業而努力。他們不僅對於德國，而且對於一切其他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或國家，都是起了如何偉大的幫助與推動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鐵的事實。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使無產階級達到自己的希望，也並沒有使馬、恩的當時主張實現，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底政治的、思想的、與組織的本能，發展得不足，大多數的工人階級還沒接受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還浸染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些還浸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之下，甚至有些國家還根本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加之統治階級之盡力限制與壓迫無產階級及其代表者，遂使當時勝利的民族（如德、意）運動，在民族建國事業剛一完成以後，馬上變爲壓迫民族，亦即不自由的民族，民族問題仍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同樣，使失敗的民族（波蘭、愛爾蘭、匈牙利）運動，亦無法挽回其失敗的命運，在這個時期終於一蹶不

振。反過來說，假使當時這些國家，都有了強大的「自爲的」無產階級與強大的真正爲馬克思主義所武裝的共產黨，那就可以這樣說，民族勝利的國家，不僅民族獨立與民族統一可以更早與更圓滿的得到勝利，而且民族建國的事業中，可以保證真正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實現，可以使民族的勝利成爲全人民的勝利；另一方面，在弱小民族的解放的事業中，不僅可能保證民族運動不走上失敗而走上勝利，而且亦可能實現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

由是可知，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民族解放與民族統一的事業中，他的存在與發展，不但不妨礙民族運動，不但不違背民族主義，而且正是代表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是民族事業團結的核心，是堅強的力量與澈底的執行者。在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存在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僅不能削弱、限制、吞併或融化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力量而且還應當加強之、發展之、固鞏與擴大之，使他能夠大大發揚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就是大大發揚民族的力量，這是爭取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先決條件，一切削弱、取消與反對共產黨的企圖，都是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民族事業的。

附本書卷一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四	六	加之百年戰爭中	加之在百年戰爭中，
八	一五	天主教之反對者	舊宗教之反對者
一〇	四	王命自徵	王命自徵
一七	一	能獲得	不能獲得
二一	三	倫敦資產階級	倫敦的大資產階級
三四	五	就接踵而至了	就接踵而至了
四九	一四	土地落後	土地為多
五四	八	社會物質	「社會物質
五四	一〇	革命時代	革命時代。」
五九	九	唯朕擇之」	唯朕操之」
七〇	九	徵收雜穀稅	徵收穀稅
七三	一	就是偉大的	這就是偉大的

七五 要求尚未  
 七七 十月五日的革命  
 七七 十月五日  
 一一九 度穆累  
 一四七 小題  
 一四七 甲可賓之分裂派  
 一五六 生產工具  
 二 而不能不沒落了。

要求並未  
 十月十五日的革命  
 十月十五日  
 度穆休  
 甲可賓派之分裂  
 生產手段  
 加之當時法國又無獨立的  
 無產階級足以推進革命更  
 向前進，這一政權遂不能  
 不沒落了。

級

# 本卷正誤表

頁	行
一四	一二
二二	一一—一二
五四	五
五八	九
七七	四
七七	一七
九八	九
一〇二	二—三
一〇八	一一
一四〇	一一

誤

編者註

或另去墾地。

農民的利益是不去與

資產階級的合唱中間

，不是去與

德國社會發展

是有作用的。

駕乎工業之上。

無產階級之上。

。本想轉變

三月革命勝利之後

團結。

正

浩註

或另去墾地，

農民的利益不是去與資

產階級的合唱，不是在

與

德國社會歷史發展

是有進步作用的。

駕乎工業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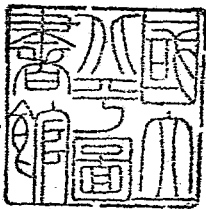
無產階級的矛盾之上。

，他本想轉變

三月革命勝利之後，

團結。』

第六卷國軍駐渝辦事處國報



二九五	一五	這就是三月革命 統治。」	三月革命 統治。」
二七八	五	編者註	浩註
一九一	九	第二講中論及 自衛方面的、國際柏 林支部	第一卷第二章中論及 自衛方面的國際柏林黨 部
二九五	一五	精神更無討論	精神更無待論

---

近代世界革命史（卷二）

著者：陳昌浩

出版者：解放社

總經售：新華書店

售價：國幣一元二角

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

---

75 2763  
7

75

20